四部叢刊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遺山先生文集

二

卷二十一至卷四十
附錄一卷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盷樗文士李周卿所譔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州縣爲良民吏於臺閣爲材大夫朝譽翕然君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絕泰然以閉户讀書爲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爲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



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後汨沒簿領間不得灑掃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闇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為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虞芮有間田豐鎬之間男女異路孔子近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肖國侯公參政高公奉高丞旨党公黄山內翰趙

公謚陽内翰關公敦庵著艾海内取以爲法其餘
經明行脩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
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
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已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
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
後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
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汝上曾大父靖
大父秀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
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歲喪父程母故衣冠家而
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

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
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
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爲尚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
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
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往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
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知其究即縱遣之不
數月諸縣卒以贓敗郡人以爲神明三年八月辟
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
老上牋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
馬六年二月召爲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

遷户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脩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進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即昉也今為東平萬户府經歷官遹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曄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尚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祔於汶上由村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稟厚重與人交

敦信義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貲其他尚多可稱弗著著不爲窮達易節者銘曰

汶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爲之鄉維御史君尤魯士之良沉潛而剛耆艾而敦庬可以爲公卿大臣訓于四方昔往矣秉筆㡀旁藹然粹温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暴粻衡門棲遲詠歌虞唐謂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逢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而不忘在君爲樂天而識者涕滂林深而蘭芳

風雨如晦而鷄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爲發
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霞字威卿先世居睢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尚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于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群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用君貴封太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太中子八人長曰鼎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

賜第調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
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
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
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
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爲西京招
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粮草尋擢王剛牓詞賦
進士一科換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尚書省
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
秩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辟舉法行
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

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預焉幸無擾之使今得盡力尹諾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粮徐邳君為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耶民事畢集雖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粮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為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為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爲奏首且言可充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

莅職慨然有理輪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頑乃專恃權勢威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史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程其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內府銀使償物直敕司馬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爲斂手東方頻歲飢饉盜賊蠭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燕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粮八万石賑徐邳君經畫饟

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敓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起病疾勸耕藉以通留滯葺運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飢民踵来凡所以爲貸爲糶爲賑贍忖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府願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爲部官詔再徙徐宿邳荆王積不平寔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爲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宮遣醫藥官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爲縣治行第一監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爲留難已而璋伏

誣告君當遝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
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
罷官君泰然自豪都無已仕之慍聚書深讀蓋將
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
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
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三年殁于
一人思温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祔於金
昌府芝田縣某里太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
實難盡其才重爲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
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万里而車折其軸有才

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
乃以一御史犯彊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
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爲銘
曰曲士賁直見射而慄鄙夫婞婀與鬼同波犯父
子之至難孰紋許而上剷横潰我障剛癉我阿
鍊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爲却日之戈古有之和
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奚後福之
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称德陵朝正大初詣闕

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問孰可爲相道真以尚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之諾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顧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継遷鄆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懐欽官于曹遂占籍焉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

祖誥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誥錫用公貴及封朝
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大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
初從鄉先生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
才每賙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
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以廉能換鄢縣尋辟威戎
令時歲飢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賑貸
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
例罷入爲尚書省令史歷粮草邊關知管差除三
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
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

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遷領昌武
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華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
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
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
召還行臺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時
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
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
由間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拒
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為北軍所得
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

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梴次曰朧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慍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掾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統紀下者或胥胥於簿書米鹽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

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季公知爲厚敢述梗槩而爲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爲憂黄琮禮天帝所休毀之櫝中孰汝仇海内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衆職脩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兕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請我則求衣冠李衛汗褐裘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烏𥙷天爲囚枯龜千年一蜉蝣畀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

無千秋若孫君子公且侯豆籩奔走物絜羞魂
兮歸君安此丘北陰葬墟不可留

希顏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豪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

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
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
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嗟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
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
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
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
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
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
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
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

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
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
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
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曰
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
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蒲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塡
壓谿谷間不可勝筭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
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
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
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

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絶異也蓋自延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黙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

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顔其暮子也崇慶二
年中黄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録事不赴換東
平府録事以勞績遥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
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儀拜監
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
遷應奉終于翰林脩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
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
某其幼在室初希顔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
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

拊之希顔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儼然不爲丞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閭巷閭家有希顔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戸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廷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顔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万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

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為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淩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頰渥册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乎

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
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爲餘
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
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
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
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
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
師戒嚴銘曰

維季黙父起営平弱齡飛鶱振厥声倫具文武
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廷前

有趙張恥自名目中之獻無遁情太息流涕請
進兵揜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
四面開鯢鯨祇柱不揉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
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僨不起誰使令如秦而
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烱烱賦子形
溘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
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錫字伯禄姓康氏世爲寧晉人大父諱成曾
與昆弟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

人縱爲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請謚少爲里胥資
純篤縣令者倚之以納賄及令爲御史所劾謚自
念言直則令被罪終世不廕澋官長而我以事證
之何以立於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
免伯祿既孤養於外祖田氏田見伯祿骨骼異他
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臥起躬自調護備
極勞苦得觧赴都一日暮行茭蒿中攫爲同行者
所遺至負之而趨及長師柏鄉王翰周輔束脩不
能備周輔與諸生共賙給之中崇慶二年進士第
釋褐櫟陽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入爲尚書省掾

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焰熾公門請托不可使久在禁近朝議偉之遷授右司都事遷京南路大司農丞破上蔡諸縣群不逞把持之黨彈種人以贓污尤狼籍者五六輩宰相有不說者云康錫不欲吾種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之出為河中府治中充行尚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伯祿孝於母友於其弟有恩義於朋友從仕則死心奉公以為民古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者唯伯祿為然同年生如雷御史

希顏冀都司京父米內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世以比唐曰龍虎牓至論公輔大器尚以伯祿為稱首云歲戊申秋九月予過寧晉伯祿之從弟銳招魂葬伯祿於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阿千為之後伯祿先娶薊州游氏再娶會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子彭原張出歿於京師之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俱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魚寧晉之墟維君之居眷焉顧之泣涕漣如豈無蛟蜃之波以投畀乎諒夫百歲而下有

歷九關為上訴者其有說歟

聶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諱明自先世椎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太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舉封丘令入為尚書省邊關粮草房令史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玄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自貿易于其間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為

陝西行臺所辟仍用爲書遞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入為右司員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衞州行尚書六部事襄陽圍急朝議以宿州總帥牲𢶡之奏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將守鄧將欲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寃者即召為開封府簽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留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卧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哲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

長黃童次玄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風夫殁歸在室元吉旣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絶脰而死時亂已極凌奪忝報無復人紀女獨以大義自見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其二尚幼初元吉以衛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顔淵宋飛卿九嘉商平叔衛張正卿天綱冀京父禹錫康伯祿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爲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爲不及也予與元吉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遲予資下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予則矯

枉過直寧屈巳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爲謀故雖與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也今元吉巳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焉而卒之無所就也乃爲之銘以哀之辭曰

嶽牆之死匪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奪予衆力獨窶窶多壽辱隨瞑目爲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栱梏萌意於方寸未有毫末也而觸機穽吾於吾元吉誠愛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槩之操泯泯

黙黙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碑銘表誌碣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

公諱汝翼字舜卿姓劉氏世爲淄州鄒平人曾大父諱昇政和末擢進士第歷楊隆平主簿時西山劇賊千餘人據險爲柵旁近多被刦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于官屬諸人恇怯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懾之耳乃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群盜慹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首把臂俱下而無亡

鏇之費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伸不樂仕
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繼困爲多父諱時昌太定初
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左三部檢法用
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太中大夫公其
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
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間
聲名籍甚貞祐四年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
郎賜緋衣銀魚調兖州錄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
君郝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爲尚書省掾終
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楊翟縣令縣戶籍餘三

蠹豪猾所聚令丞少不目撿爲所把持莫有得善
代者公下車差次貧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
粟之歛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見欲相誣
染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暁于衆至於宗室大家
聲勢焰焰人莫敢與之抗一爲平民所訐必深治
而痛繩之黠賊褚二養丐者爲子羅富民鬬毆有
勸解者即逡巡而退乃於隱處以大棓繫兒胷背
腫青隨以藥敷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詐
械褚送獄褚包哮不即承公召尉司宿賊與褚同
繫以計覘之數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

償丐者命一縣稱爲神明考滿換洛陽令陽翟父
老百餘人詣都堂請留不聽縣中爲立生祠以致
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爲户部主事正大八年
超同知汝州防禦使事留爲户部員外郎官太中
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
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　朝旨理索
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户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庚
子辟尚書省叅佐癸卯　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
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來燕
齊之間以壬子冬遘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

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衍奏差清滄鹽司都提舉次曰衍真定河間路都提舉次曰衡清鹽司提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適進士謝之一適士族張簡男孫四人尚幼女孫七人二及笄者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孫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歸葬於邳平梁鄉鄉孫鎮東原之先塋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太中公下世藁葬燕城南僧舍既冠問知旅櫬所在將往迎之大夫人鍾愛于公不欲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

燕城歲月既久立瓏光淡寂暮訪求十數日乃獲
刻甓為識官號宛然扶護東還州里嘉嘆公之立
志已見于此矣百年以來御題魁選以趙內翰承
元賦周德莫若文王翹出倫等有司目為金字品
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絕去科舉蹊徑以古文
取之亦當在優等故縱有金字之褒連宰二大縣
以經術飾吏事雖擊伏強梗人不能欺至于仁心
為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南渡以來士子潛心文
律視師弟子之傳為重從公講學者如羅鼎臣賈
庭揚李浩輩往往甲一擢第其有功後進蓋如此

某早以詩文授知于公千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以碑銘爲請輙爲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範何以蔽之思無邪詁訓瑣細春官科茲政弗達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真積力久無復加石磨玉琢絕類瑕內美信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卑品責望奢是時軍聲振三河星火餽饟供荷戈筋疲力涸方薦瘥獨以砥柱當頹波劉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靜無敢譁庚疲剛瘅公業訶流離顛蛽公拊摩

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殿屎今笑歌望公長劍

冠巍峩百未一試老濶阿不能不虵賢人嗟人

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鬱以華會與毛鄭俱

名家墓碑有銘豈浮夸劉宗淄川其未涯

中順大夫鎮南君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癸巳之兵旣破河南景賢徵服返鄉里予每過寧

晉景賢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閒居何以自娛

景賢為言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

有通鑑及柯山書解日得專志如此隨寫隨讀頗

若有所得異時汨沒科舉鞅掌簿書殆於學業無

尚書省令史考滿擢黃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
服除辟洧川令前政有豬惡子姓名揭之通衢者
景賢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輩知自新之路迄終更
果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遷南京左
警巡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曰費
菽米數拾斛景賢區處有法鼠雀無敢耗人受實
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洧川課最陞一階改開封令
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槩景賢為人
有幹局而以學術濟之為政不務表襮人久而信
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遷領鎮南軍節度副

使兼蔡州管內觀察副使官中順大夫上騎都尉
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以丁未九月之七日
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
唐城鄉內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清河郡君王氏同有
縣豪士成之女後景賢七年卒子男一人即世矣
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銑次適安肅進士陳
惟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
近民慈祥其馭吏也靜以莊愊愊無華愈久不
忘晚節而昌幅巾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
謨洋洋詠歌虞唐殆天錫之以爲善之樂歸老

令權河東北路轉運司戶籍判官帥府檢察君嚴於自律滴水不交部民兵來耕稼既廢軍食為重一府倚辦於君君悉力經畫取於民者均而給於軍者無所枉內外翕然以公平賛之府經歷官輸米入倉數不盈斛而倉官以盈斛受之君發其奸杖經歷八十德升賞君之直以上尊餉之又明年鴈門破兵勢駸駸而南鄉曲以太原不可保趣君弟獻臣就謀去就君為獻臣言城不保必矣我臣子也尚欵逃死乎獻臣欵挈君妻子以出君又不可曰吾守官於此而不以妻子自隨是懷二也吾

第往吾死於此矣乃與之泣別於北門之外是歳
城陷沒於兵實興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壽三十
有七官奉直大夫娶武氏子男一人鐵和女一人
方幼獻臣旣通貴佩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
於五村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好問辱從君游獻臣
以墓表見屬尚憶在汴梁結夏課時君日酣飲於
世事略不介懷予亦笑其迂緩及入官其風力乃
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盡耳乃爲述其故且
系以招魂之辭其辭曰
若有人兮洵且都城復于隍兮徇以軀羈魂悵

兮冥素途巫陽下招兮宜可呼天厚予兮內羨
俱縮銅墨兮握瑾瑜豪脂膏兮不自濡植節苦
兮甘糲蔬護念所牧兮劘髮膚鉏治強梗兮惠
惸孤宜貴而壽兮與德符其孰來之兮又孰除
蒙山之丘兮髴扮揄猨子之鄉里兮逐厥初攓
蓬之言兮直厚誣舍我祖禰兮將焉如汾沮洳
兮參之壚猰貐群走兮雄才須俱腐草木兮孰
別區瑰兮歸來兮安汝居

奉直趙君墓碣銘

予嘗與予同年進士過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違

俗謫然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者四人焉曰王礀逸賓王世賞彥功游揔宗之學易高先生仲㝡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逸賓彥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薦於朝逸賓鹿邑簿就請致仕彥功以親老調葦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於六藝之學隱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為神仙蓋逸賓則君之所師尊而高則其交久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興廉舉孝

養士大學薫陶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民溺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迈至於學士大夫通經學古安貧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為風俗之所奪移者故未絶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渐入遠祖某以商販留東京因而家焉雖仕漢蠟騎營指揮使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求隱君不為出故終宋之世為民家其居通許以教讀為業者君之曽大父諱弼者也大父諱昱父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澤貫斷

重薄於世味必曰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所得雖有聲場屋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徵事郎守解州安邑丞即閉户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為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辟舉法行當路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君為書以絶之正大初脩宣宗實録揚禮部之美趙内翰閣臣連章奏君為編脩官召至史館力辭而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深自閉匿不使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劫殺宰

捐都人聞變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少變投筯而起嘆曰知有今日久矣尚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覃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晋次曰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穆鑑男孫一人六九尚幼晋等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歸葬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禄之學盛且百年間有以經術自揉者私欲既勝強爲揉治之往往齟齬而不相入君天資既高且恬於進取其學也優柔饜飫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爲善人

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晉來速銘用所
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欝如其充渙如其融六經之春見服與容彼合
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計幸逢還堵蕭
然薇藿不供商歌之聲天地淵中萬物並流至
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黃裳元吉無舊清
柴華鬢元龜望君百年君遊不留道將就傅松
栢之立石表其前是惟于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史邦直墓表

邦直諱元姓史氏世為武陟人某年遷河內乃占

籍焉曾祖良祖萬父選三世在野毋常氏出士族
知邦直可以起家力課之學邦直亦能自樹立從
鄉先生王國光游不數年學業大進遂擢與定五
年詞賦一科釋褐武陟簿懷孟被兵巳父邦直安
集有方鄉人賴之秩滿以材選管句三白渠入為
尚書省令史宰相李公適之閱其名問以三白渠
利害邦直以書對細字彌三十紙推究源委厄公
私所以為弊者無不備披而用之強有力者捋撫
所容奸適之大猾異之遷管句黃河漕運未幾河
南破右丞仲德行臺徐州檄邦直守禦洼撥彭城

令尋轉充觀察判官危急存亡之際多所違白仲德甚倚重之喪亂後間關東歸歲戊戌十二月二十有六日春秋五十有七以疾終於州之私第邦直爲人軀幹雄偉望之如羽人劍客而廉事詳雅倉猝無失辭事母孝待故舊有終始身歿之日識者多嗟惜之初娶某氏再娶遼東高氏某官之女邦直無子以姪爲之後以某年月日葬於河内王封里之東南原初邦直沒之七日而懷州亂老幼奔潰城爲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人避於州西南五十里之別墅事定而歸家蕩然無一物蝗旱連

歲道殣相望人謂從此無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存拊愚幼入門應接不減邦直生平比營大葬凡舉十餘喪安厝如禮生死受獲雖健男子有不能辦者邦直可無恨矣邦直予同年進士又交分殊歎其孫請為墓碣銘乃論次之其銘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賢獨為始終之全我銘詔之以慰下泉

御史孫公墓表

正大中內帑被盜所失皆慈聖宮珠具上怒甚公時為監察御史被詔按其事而無迹可尋法官識

擬欲棄守者市公執奏幾之會赦得原汴民李氏女有姿色已許嫁矣首相白撒之姪恃勢奪婚且欲以為妾夫家訴於官官畏徇不為理遂訴於公公為奏聞詔還己許八年親享太廟鄆國夫人溫敦氏過廟門而不偃蓋公劾奏以為失臣妾禮上不忍加姨母罪勅有司杖御者百仍罰俸以愧之舊制承天門非犒軍不登一日上無故登焉公奏人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即日為公犒軍庚寅辛卯以來雖軍出屢勝而亡徵已具危急存亡之際大夫士以自保為幸或高路遠引睨棄世務或酣歌

繼酒苟延歲月公獨正色立朝耿耿自信言事數十條藹然有承平之風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惟公有焉公諱德秀字伯華其先涇州長武人大父皋遭靖康之亂流寓太原之文水因家焉父楫資稟淳直樂於為善時與羽人禪客游尤喜賙卹貧乏或養之終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貴贈朝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長也幼穎悟有學性及長游太學有聲場屋閱至寧元年以三赴廷試試補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解試魁臺掾考成补尚書省掾數月以母樂安縣太君成氏春秋高乞

歸侍儀辟權國史院編脩官元光初以選充豐備倉監支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京兆雲陽令行省以長安劇邑而令非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雲陽之入相率請留詞旨懇切宰相不能奪還公雲陽六年權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援太府監丞進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壬辰之變微服出汴京客居大名欝欝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秋五十終於寓居權葬某所娶要氏吉州倅伯升之女弟封樂安郡君子男三人長顒次覲次

孫皆習儒業女二人長適祭酒吉州馮内翰子殷之子孝大適進士太原王揖孫男五人崇仁崇義崇禮崇智崇信皆習儒業女孫五人尚㓜公美須眉容服甚都家居整肅遇物以誠臨官事官有法絲髮不少徇其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惜其遭罹季末抱利器而無所試見於行事者止此而已季子爭以王内翰百一所譔家傳來乞銘僕於公爲鄉人敢用所以知公者爲之銘以致懷賢之思其銘曰

知臣不忠忠臣不知知碑石有銘百世不磨公起

太原儒素爲家以執言而觀卜其柔嘉怫然閑
義而起勇莫我加創罷我扶剛癉我訶不量寸
鐵之微詐九閽而磔妖蟇白筆風生朝著無譁
宗周不綱蕩而頽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喪亂
之弘多幸大福之可再憤却日而麾戈念君平
生慨然長嗟委蛇委蛇易盈哉哉蓬蒿一丘害
此潤阿天之發商久矣公其如命何公其如命
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碑銘表誌碣

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

神道之碑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鄭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叙戟之先大夫墓銘兹得而畧之曾大父樅大父超道父振是爲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

之語扣之不能荅也未冠夢游紫陽闕景趣甚異
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讀食
誦孝經爲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
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豢牘相煩聞若有佳
兒姑徵試之即檄君爲倉與書時調度方殷君掌
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
日當有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
逈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庭
試與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
用昆李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

義而不能得者君荅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諫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歿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弦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爲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雕州經歷皆辭不就再以彬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爲言世議追謚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

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寇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交間會門生朱極自京師賫書至君得裂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纛爲問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三乎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

雲燕織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
大蒙賞異力奏薦之
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
陛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
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
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
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為
朝廷愛養基本爲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莅政
招致名勝如蕭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
禮下邽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

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為言者君訶之曰剥下罔上若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餽卒有餽餉君一切拒絶亦有被刑責沒財物于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為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以猶子允禎襲職壬子九月　王府驛召入闕尋被敎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為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

吾鄉客邇豊鎬民俗敦朴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噱望東南注香命門生員擇執筆留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山繼山皆早夭駒郎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齠齔知讀書八九歲闖君講授即通大義尋為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于不

幸君喪之盡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篪次華陰王寽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即有可觀嘗撰扶風福嚴院碑宋内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于彼而失于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

違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君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與定末關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編禱祠廟請為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鄠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歡覩詩者舉酒歎和以次唱韻意氣閑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為鄠郊即席倡和詩傳之性耆讀書博覽強記務為無所不闚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

罷作文剞劂蠹爛創爲殺製以蹈襲剽竊爲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爲可見矣禮部閑閑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編脩張公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縣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

政號通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叙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乃獲賴前哲驟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啓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

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
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
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晝夜以口舌爲
辨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
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病疾
助塟祭習以為常力雖不贍猶強勉爲之與人言
每以名教爲言有片善則委曲奬藉惟恐其名之
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
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掌
歷臺諫筆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

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爲酸鼻丙辰冬十月予閒居西山之鹿泉負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爲請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留語殷重以譔述爲煩惟不腆之文曷足爲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氷雪沍寒往復四千里爲其師爲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螭於趺者龜是爲關西夫子楊君之碑顧瞻佳城泫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

擅名場深藝孫罷迨乎駢儷而變古雅快潛蛟
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奮回翎而濯池一命而佩
金紫何若若兮纍纍鄰賓于唐世久衰微河潤
九里蔚松櫝兮增輝謂君爲達歟徒以文窮而
自嬉斬伐俗學力洄筋疲世無玄聖久矣望伯
起其庶幾白首太玄坐爲悠悠者之所誠譬正
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偏執
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褒是而今非豈有一
定罪功之名而槩終世之成虧我焉我外我招
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矣竊取爲

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
維鼎之爲器也雖小而重此神寶而弗移孰謂
漢啓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
南爾輙背馳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
出邀千載兮求知

劉景玄墓銘

景玄年十六七許將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玄
留學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
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歸行視景玄所舍
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擇因問讀書有後

先汝寧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忘失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老當見汝聳壑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別字季房泰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爲予言是家讀書記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間戲取市人日曆鱗雜米鹽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闚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爲最詳作爲文章淵綿致密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有奇趣他人極力追之有不能到者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

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人有發
其端者徵難開示初不置應窮探源委解析絡脈
漫者知所以統室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
測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
評者以為承安泰和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
玄談號為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
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
為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
心肺世間機械皆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渾源雷
希顔王官麻信之皆海內名士交久而無閒言人

以此多之至其善惡太明黑白太分則亦坐是而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蔭補官調監慶陽軍器庫非其好也諸公期以明年薦試辭科而景元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哭其墓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游最為知己當為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且拜曰銘吾兄者莫好問為宜乃作銘景玄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溥不仕朝請君諱俞第進士官至管勾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縣君妻永寧李氏子男一人名膚女一人尚幼以元光

二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于永寧之寓居權殯郭西南一里所庸將以某年月日舉二世之柩歸塋陵川之先塋銘曰

源心而文淺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學自爲家元精當中散爲雯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坦其正途不涉誕夸有喙三尺有書五車噤不得一本作施萬古長嗟望君天門奉璋莪莪蓬蒿一丘窘此淵阿天如天如命也柰何

文儒武君墓銘

銘曰真積力久積久而傳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未害其說之約故雖涉於紅女之纂組其破而圜鄙而朴者固自若也傳士三年誨誘循循子弟秀民自我作新援之萬金良劑以瀚浣激滌易形而鍊神朱墨進為文儒鈎距化而真純庚桑豐羽山之年鄒律發寒鄉之春是之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教育之廢久矣安得敦龐耆艾仁信篤誠如先生者以復三代兩漢風士完淳之秦乎河東入元

其銘

郝先生墓銘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悉所以引而致之者諜諸親舊間皆曰溪澤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後造輩出見於黄魯直李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帶經而鉏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敎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間閱人既多應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

為不及也某旣從之學先生嘗敎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為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為庸人况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為文藝選官不為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官皆苦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况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爲和或言今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

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爲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旣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殁於咸阜其子思溫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予成皐曾以墓銘爲請今卒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間思溫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爲其外兄牛元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殁無十金之產賫志下泉有識興嘆披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叙而銘之先生諱天挺字晋卿

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為陵
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為縣功曹
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官學尉為聞人先生
少日舉進士預春官氏薦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
疾早衰厭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
往來淇衛之間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薄而
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
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歌自得若
不以生死為意者其平生自處蓋可見矣前娶同
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即思溫也女一

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曰經曰恒曰彛經最
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禔從弟天祐猶子思惠皆有
聲塲屋間銘曰
篤於其資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
奉璋我我我其誰曰我豕界鎡基而奪之時操刓
器而莫施窮巷抱書在俚而不繼曳履商謳長
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來之㸃縣細人而恷咨
良璞含光平價不賞棄擲泥塗識者游洏執物
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至於
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曹徵君墓表

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敎龐耆艾之士如君者乎始予在京師登君卿先生禮部閑閑公之門公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搖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予十七歲予以兄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濶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怳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閒居鄉

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試曰者王希道推予禄命以自開釋巳而知其妄也又為之喜見顏間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為位而哭且為文以哀之孤子汝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君諱珏姓曹氏子玉其字也世為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華父濬皆潛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穎悟有成人之量及試舉選即有

聲塲屋間以兩赴廷試移籍大學時輩翕然推重之君資稟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為業僅有中人之產長子國器力於幹蠱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尊相接納為具豐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至於里府悍卒閭巷細民望君褒衣博帶言笑和雅亦皆訢訢焉嘗再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問之所親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徒捐奩具耳君盡其所得者直百金并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勑家

人毋敢竊視事定其人後來發筐驗之貯金帛中而封識宛然如于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大末京南大司農楊公叔玉丞康公伯祿薦君及猗氏薛曼卿武陟宋子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厲風俗事聞徵聘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郡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砦自保人有誣郡帥聚爲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不測時立州治大乘山君就爲申理之郡以無罪而君幾爲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無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者留養之類以

全活者甚衆群不逞乘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曉之者云而曹麁暴如此獨不愧曹先生父子耶居襄陰又十年依尚書李仲臣仲臣為之起廟學以師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為之一變君既老自號嚚嚚老人有卷瀾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顧氏前君卒曰姞氏今無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愿而信有君之風不幸沒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顧出孫一人即孝也曾孫二人幼未名女孫一人尚幼

銘曰

仁信而篤誠寛博而和平以儒行槩之衆善具
并何負於人而不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
名城郭千年貞石有銘曰是維子曹子之墓尚
可以為鄉人之榮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碑銘表誌碣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光癸未予過鄭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驩然未款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沒訪之仲明言辛卯秋邊報已急以內鄉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尚以前日猶豫不行爲恨也予初謂知

幾少許可而獨予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嚮之
及知幾將遷內鄉託於予者為甚尊仲明之先世
又出于代鴈門用是交遂款如是六七年歲辛亥
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
十許日矣孤子德雅知予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銘
為請予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為乃作銘并
論次之君諱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崞
縣大木張家里而墓於象禍鄉之石鼓原者不知
其幾昭穆矣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譔墓銘
云常氏世豪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宋初世有諱

素者娶皇甫氏生子慶慶娶康氏生子玘玘娶種
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博殖產益
豐取予之際已薄而厚於人家近雲朔塞群從率
以武藝相尚有提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
子起家善以膽勇推擇為鄉兵指揮使俊之長子
曰宗亮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脩武郎鄜延路第
四將仕至知文水縣事宗彥以騎射應募官保義
郎河東路第四部將文水即君之曾祖也金朝初
避漢陽債子之後族屬散居有從建炎南渡而貴
官者有留居東門盧利者有折居指仁坊歷者文

水君遷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焉生九子其一為
比丘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間言時人為之語曰
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君
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悌
忠信不學而能好交結文士自以不習儒業為愧
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甫城童能為文
鄉長者以儒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強學自立以
成父志自少日有聲場屋間遊梁之後交文士益
衆賦業外它書亦能研究國醫宛丘張子和推明
岐黃之學為說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為之潤文君

頗能探微旨親識間有謁醫者助為發藥多所全濟病家賴焉貲槖淳貧言行有法遭值亂離知時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為風俗所移蔬食僅足而繼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卑牧之心愈篤評者謂先世之義俠閭門之婣睦傳至于君故家遺俗有自來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行熟倫任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之不幸遭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書示來裔飲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

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
舉孫尚如德以某年月舉君之柩祔於漳河西岸
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亡

善人白公墓表

歲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爲門李某所撰
先大夫行事之狀請於某曰先大夫棄諸孫之養
內翰王君從之實表其墓禮部關關趙公爲之書
并以善人白公墓表篆其額某時偕止六秩未及
贈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載遭離板蕩關關手筆亦
復失之某惟先大夫積德累行躬不受祉子男之

爵僅見於告弟之書而使之旌紀邪寥隨世磨滅
孤奉義方之訓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譜
屬筆於吾子幸爲論次之謹按公諱某字全道姓
白氏其家於河曲者不知其幾昭穆矣曾大父諱
重信大父諱玉父諱仲温皆潛德弗耀公生十二
歲而孤妣李氏弱無所依舅氏僧法澄爲經紀其
家拊育訓導恩義備至及長乃能自樹立營度生
理日就豐厚其後澄歿公不忘外氏之故喪祭之
禮有加又爲建塋於白氏丘壟之側一以祔外
祖氏一以塋澄初僧舅既奉浮圖然其家世不傳

為李氏置後意甚專初不以異姓為嫌已而事不果行公承舅氏之意挈此子養於家以昆弟待之大定初通檢因附爲籍舅已亡又歷三推之久弟爲妄人所教邀求異財公欣然以義田宅之半分之人謂同胞而至別籍往往起訟白公乃無絲毫顧藉意是難能也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下尤相歎異云古人以陰德見稱如白全道非但陰德乃顯德也司户王伯常嘗都督部民之不率者云汝獨不能效白君以禮治身以義敎子耶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崇慶壬申避地太谷不幸遘疾

春秋六十有九終於寓舍實八月十九日也越七日諸孤護喪歸祔於河曲王家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長曰孝升留心典籍而不就舉選次曰貫廣覽強記尤精於左氏至於禪學道書岐黄之說無不精諳弱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士第歷懷寧主簿岐山令遠業未究而成殂謝士論惜之次曰華貞祐三年進士歷省掾入翰林仕至樞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僧寶瑩以詩筆見推文士間有集行於世次曰麟蚤卒女四人長適州吏目楊桂次適大族張

訪次適進士賈鐸次未嫁而卒孝升女揚女張王
出也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漿澤酒曰忱曰恒
皆習進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女孫二人皆適
士族曾孫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尚幼公資
禀聰悟而謹厚自持略通經史精究曆算中年耽
嗜佛書皆所成誦為人敦信義樂施予一言所諾
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賢行稱爲正大中累贈
中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兩夫人南陽郡太君
維火山自太平興國中汴爲軍雖有學校而肄業
者無幾宣和末僅有上舍宋生歷大定明昌官學

之盛然後公之二子擢巍科取義仕邦人築亭以
榮鄉名之屏山李君之純爲作記辭與事稱相爲
不朽故公雖躬不受祉所以起其家與善化一鄉
者其利豈有既耶銘曰
齒以德尊師以道存習俗以敎遷惟仁人君子
之所居若時雨然羽山之顛疷厲爲鎡翹心發
之秀方學業復於譙玄禮所以祠鄉長者而傳
書先賢在昔兵屯河曲雄邉奚及公家乃誦乃
絃身爲義方奉之周旋兩息蹁蹁起爲儒先岌
彼嶫臺大伏在泉根而斂之有光屬天仲也銅

章惠泱岐岍淑也奉璋入侍禁垣藹兮芝蘭之庭婣兮珠玉之淵州里翹風媚學驩驩至於餘波所及且孝弟而力田古有之積德歆深望歲百年有相之道理無空揹禄匪我榮殆以為黨塋七窮之傳樂石有銘表公之阡異時酊縣社之食尚有攷焉

南峯先生墓表

先生諱豫字彥先姓呂氏懷州脩武人祖道父琰皆力田為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既冠游學東州以易為專門經明行脩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

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容折安上濟陽王善
長安陽苗景藩館陶段彥昌冠氏孫希賢田子發
從之學者甚衆故家近太行五峯山因以爲號示
不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于時宗室復興鎮大
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娶館陶
汲氏繼室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爲人廉
介沈默爲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
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
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逃亡先生喟然嘆曰癸
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皂衣挾弓矢馳逐

於杜原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詰旦果有邏騎到物色悉如所言先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收瘞於錦陶大張里之東原壬子之冬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天民與好問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懼先生之潛德將隨世而磨滅也乃為之銘天民嘗任冠氏主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其銘曰
被髪銜刀禍孰與遷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之翕息為視而終白首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老聃玄虛莊周氏之自然死以為真兀以為全

穿薪火之可續直土梗之自揁者夫鴻毛權重輕所宜熊掌定從違之先有巖墻之疾趨有白刃之徑前惟其知命而安於命此深於易者之所以賢

臨海弋公阡表

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占籍汝州之梁縣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整生二子長曰洪次曰海洪娶張氏二子曰祐曰福海娶酒氏公其所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異財公蚤孤能自樹立如成人事從兄祐殊恭遜祐嘗以事客內鄉者二十

年北還公殖產倍於舊祐歸求分居公謂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積潤但謹守謹無損耗耳兄幸顧請悉主之潤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忠敬如此我乃爲讒口所間慚恨無所及尚欲言分異耶乃更相交唆官以公家貲雄一鄉且膽勇過人選之督捕盜賊所至以恕心爲貧盜亦不敢犯由是名聲藉甚縣豪傑多畏服之鄉之惡少以犯法爲常每以理訓諭之遂有嚮善者貞祐丙子潼關破汝洛被兵居民保險多以私怨相刼殺官不能制公杖策往來山閒爲之開諭辭情懇到聞者感

恍各平分而退多所全活公出大家舉措不碌碌
振贍貧之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風手力絶人而
資禀謙退有相犯者未始與之校喜爲人解怨嫌
鄉隣訴訟往往不於官而於公長吏亦時以委之
嘗曰縣外有弋某橫逆無從生矣其爲人所倚信
如此中年喜儒學析館下士以實豊多文士結夏
課者多故久居之以便諸子之學士子不能自給
者爲之經理日事使得卒業同郡張翥雄飛資穎
悟日誦萬言公得之童丱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
遂登進士第及辦淮官復啟重歛督嵩卒爲良民

吏河陽人至畫像事之士艮河南破公孝家避於
西山山柵破公家亦被驅逐一卒見公稱人中請
於主帥云此吾鄉善士其縱遣之帥遣公舉家去
是夜所俘悉阬之里杜爲空公家獨全親舊嘆曰
爲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游騎邇滿公
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干實某年月
日也娶田氏子男三人長毅英師事柽内翰天益
未冠爲鄉府所薦再赴蘖試文學行義高出時輩
兵間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次世英亦業進士信
厚如其兄次庭英七歲應童子舉年十八義俠有

父風州被圍率壯士三十輩潰圍而出與千騎遇
且行且鬪從旦至暮有被數十創而戰不衰者騎
兵解去遠近莫不歎伏北渡後殁於某所女一人
適張氏仁讓有女士之目孫二人惟敬惟交皆習
儒業發英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瘞於同德里
西南原之先塋發英予交游中最可保任者以墓
表爲請義不可辭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辭曰

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蒼蒼有墓其旁是惟弋公
衣冠之藏子孫豆籩歲時蒸嘗魂兮來歸安此
故鄉于嗟公兮百夫之防惟其勇而進於學所

以為自勝之殭泚潛可以屈獷頑直諒可以扶善良禁訶殫剛莫我敢當徼巡周廬而辱在抱關為王前驅而棄之戎行孰侯伯之不如僅斗食之見償惟祿不計庸苟知賦分之靡常頹波天來一柱獨障彼四旁之自甘此慨然而國殤志士不忘在溝壑寧以假息而為長使奪志而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義亡與亡者為不亡銘其表之尚以發幽潛之光

遂然子墓碣銘

泰和以來天下以能書稱者禮部閑閑趙公學者

多傚之而但得其形似而已南渡後始有遂然子巳
遂然子筆勢飛動得公不傳之妙故一時學公者
皆不及而公亦有咄咄逼人之歎宗室胙國公文
采風流照映一時而遂然子乃得以布衣從之遊
與之商略法書名畫筆虛筆實之論獨得於任南
麓王黃華之後君若真贋則望而知之胙公亦以
真賞稱焉予官京師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敢也
亂後予客冠氏遂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
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槩遂然子少日出閭里間其
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爲多及長

猒於游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
畫學詩學論文立志既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爲人
彊記黙識不遺微隱唐以來名家者之詩文往往
成誦如目前考論文藝辭析脉絡殆若夙昔在文
字間者盡入能品詩學江西派至於黃石齋等作
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東京大内隆德太一
故宮樓觀臺沼門户道路華木水石悉能歷數之
聽之者曉然如覩到其處至於宋名賢所居第宅
坊曲與其家行輩群從孫息姻婭排比前後雖生
長隣里者不加詳也嘗往長清一槾寺中與僧談

僧言五泓傳授圖大不易作遂然子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坐中他日以舊本證之不毫末差也予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遂然子聞之誦予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爲之泣數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遂然子下世以數月矣其瑀商挺孟卿爲予言予已北歸遂然子爲之飲食不羨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爲可喜事而公爲之捐眠食何也遂然子曰是豈兒輩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遂然子故書凡予所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予詩文則間亦記之也因竊

爲慨歎遂然子平生交不苟合人與之言一不相入挾杖逕去不返碩其所以愛我者乃如此予愚謬不足比數何以得遂然子如此哉天下愛予者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欽用是三人者皆有天下重名然長源籍死西山嶽中敬之則被掠而北羈非類所困扸死於山陽欽用從死淮西時年未四十也予常以三人者之後當無有收衆人之所棄曲相奬借如渠輩者晚節来路乃復有一遂然子思欲與之隣屋相往来杯酒相樂就渠所談如東京故事者悉記錄之曾不五六年而又

若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單薄善於招殃致凶所與游者皆為所延及邪不然何奪吾邃然子之遽也邃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本出馮翊其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為汴梁戶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能歸遂為汴人父諱青字漢卿邃然子三男長某次某兵亂中所失小子尚幼二女次即孟鄉所娶者邃然子春秋五十有九以病終權葬於東平沂州門之外若干步庚子歲除日予實銘之其銘曰

積之之深守之之堅傳人之所不傳兼人之所

獨專自拔泥塗如蛻而僊文以表之慰彼下泉
頑雖變我豈以一言而敢私焉

蘇彥遠墓銘

彥遠諱車姓蘇氏世為真定人彥遠其字也高祖中大夫通判成都府子贇以文蔭補官中遭大亂不能歸贇僉國初由換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内翰礪牓登科終於朝奉大夫潞州黎城令父世傑以蔭補官宣武將軍宿州靈壁主簿彥遠靈壁君之長子也初以父任為河北西路轉運司押遞監平輿陽𣃼店商酒再監曲陽之龍泉倶以課㝡

開陞真定酒使司監羨及百分貞祐二年八月朔當滿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彥逺守職如故事定以羨餘進四階城守三階循資一階授歸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當再歷諸司授蔡州税務使羨及二分有奇擢衞州獲嘉縣令召為南京廣貯倉監支納除蔡州觀察判官留為豐衍東庫副使官鎮國上將軍北渡之後閒居州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四終於家後三日塟於元氏縣趙同里之先塋先娶馬氏前卒再娶鄭氏子一人名夔藍田尉官宣

武將軍年三十二歿於王氏第信武將軍陳州項城主簿卒猶子四人德謙德普德恒德復彥遠資禀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變及登仕版喜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為明日計力或未足亦強勉為之故人人得其懽心至於當世名士嘗與彥遠周旋者亦皆稱道之予識之汴梁汴梁破見於夏津於鎮陽凡二十年每歎其安貧自樂不肯一傍時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乃以任子槩之可乎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彥遠其一也仲明之沒予既表其墓

矣若彥遠者可獨使之隨世磨滅與乃作銘授其
弟彥和使刻之銘曰
其應物也圜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滓煙
雖游道日廣而所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磬懸
州里䜭鄰漠然少年頎不屑於謝仁祖之來寧
就陶生而乞憐貪夫徇財夸士死權河朔諸豪
角逐相先萬物竝流而金石止信賢否之天淵
趙郡之蘇族世蟬嫣南渡崩奔混為齊編蓋君
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傳我為銘詩表君之阡
百世而下有攷於鄉人之傳信者尚有警言焉

盧太醫墓誌銘

盧尚藥諱昶世家霸州文安今爲大名人以方伎有名河朔政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局方刪補治法累遷尚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勤讀老不知倦岐黃雷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說累數百萬言闕衍浩博纖悉碎雜無不通究而於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能侶之春秋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爲有道之士年壽八十有七自尅死期留頌坐逝著醫鏡五十篇傷寒片玉集三卷今其書故在方伎之外復邃治心養性

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息皆合陰陽自然之數即非漠然無關涉者所爲善惡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爲陽善人自報之人爲陰善鬼神報之人爲陽惡人自治之人爲陰惡鬼神治之又曰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既已治已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寧壽考五福俱備非偶然也昶與予有姻戚之舊因其子孫歸葬書以貽之欲其鄉人知此家出予門久而予亦知其人之深也銘曰

岐黄聖學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惟尚藥公有得内經探病之源起死而生爲醫作鏡衣裏洞明道風既扇取重漢庭陽報沓來壽考康寧脩然坐逝歸神太清大河安流扶衛厥靈扁鵲湯陰實魏大名邈邈華胄復起魏京古今世業前後家聲遺書具在永爲世程

張遵古墓碣銘

南宫張伯全將以某年月日舉其先人之槀殯祔於縣西南張平里之先塋伯全雅從予游因以碣銘爲請曰維張氏上世自太原來居南宫以醫爲

業者八世矣先人資禀仁恕切於利生貧家來謁率欣然爲診治或資之糜粥之費不特不責報謝而已州里醫流無慮百輩先人之學號爲該洽恂恂退讓不自衒鬻文士過門接其餘論以自稗益故時譽獨著先人殁於太安庚午不肖孙繞二十許耳遭罹兵亂轉徙南北僅有歸顧之望今當勉卒大事勒銘墓道誠得吾子論次使不隨世磨㓕瞑目不恨矣伯全往在郾城洎麻徵君知幾張尚醫子和推明河間劉守真之學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用力爲甚博嘗謂人言不肖於世業不敢

不勉至於以醫爲治生之具則死不敢也予謂伯全斯言可以攷見其先人平生矣乃爲之銘伯全之先人諱師文字遵古年六十終於家其銘曰

茫茫之原壘壘之阡行人而歸何千萬年有子而傳孰不欲揚其先今君獨然脩德則人而死而不亡則天吾是以知其人之賢

張君墓誌銘

洺水張澄仲經状其先人愽平君行事謂好問言澄不天生四歲先君捐館舍惸惸幼藐然不克當大事至有雄紀寒家之歎二十年之間蒙賴先德得

爼豆於士夫之末念欲追誌墓究以俟百世誠得
吾子辱以銘賜之不肖孤死不朽矣好問不敏然
以不腆之文得幸於仲經側聞先大夫之字有年
矣其可辭哉乃述而銘之按張氏本出於遼東烏
若族國朝併烏若遷之隆安以世官統之至公之
考黃縣府君諱某字某正隆間官洛水遂為洛水
人公卽黃縣之仲子也諱某字子厚資頴悟略通
經史工書翰醫學亦過人黃縣初令欒城召趙雋
德新授館德新名士仕亦達公與允腴味道從之
學德新奕公有千里駒之目年十七黃縣下世太

夫人吳氏出介休衣冠家治家嚴肅人莫敢犯知
公有成人之量即以家事付之公內事毋外睦
宗族鄉人稱焉凡有新衣必先其兄之子貲財不
以入其室御童僕有恩信不忘詈罵而人人敬畏
之咏道娶婦不諧日致惡語胥欲絕之公辭釋百
至咏道為感動乃歎曰負此嫗易而遠吾賢弟難
嫂用是得不棄太夫人疾病公盛暑不解帶藥必
嘗而後進及君喪以孝聞明昌初歲艱以飢死者
十室而五公日設糜粥以贍旁近病者親詣護之
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公沒人多為感泣　以承安

四年八月某日春秋三十有五終於洺州之寓居葬城安吕兎從太夫人之塋娶東鹿劉氏同知雅州軍州事德温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文次曰慶皆早卒仲經其季也女二人長適成安温氏次適雲中谷氏公嘗用黄縣廕仕爲監慱平酒稅然非其好也嘗謂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國家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然後可杜牧之論唐舜以来下迨列國之賢大夫皆出於公侯之世傳記所載有不可誣者承安泰和間文治熠然教興士生於其時蒙被其父兄之業由子弟之學而爲名卿材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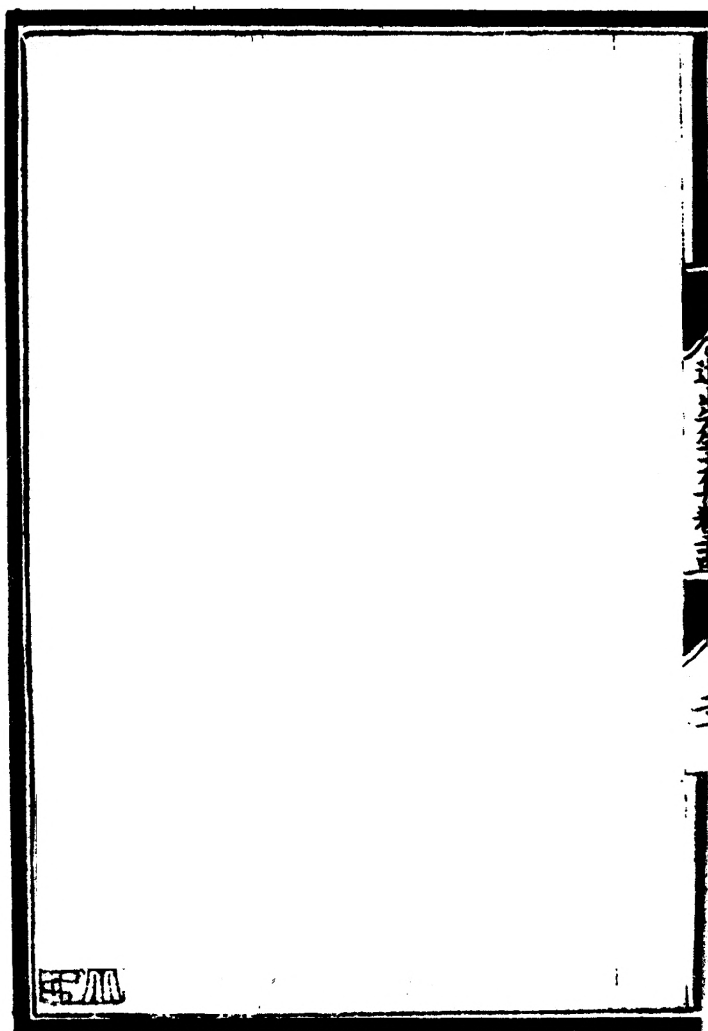
夫者嘗十分天下寒士之九要不必盡爲公卿大夫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之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合又曰繇繫其逢不繫巧愚如公者皆是也仝仲經學精而行脩聲光爛然高出時輩陸安張氏遂爲海內文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無恨矣銘曰

發聚脩體柔嘉內義克福不遐衰衰蒼天孰使然耶天耶人耶其父母耶從容以思其得之耶茁其芽䔩其華其實孔多父播而子穫穰穰滿家故曰其源濫觴其流江河淵兮其未涯不有

以浚之其末柰何然則古所謂不於其躬必於

其子孫者尚信然耶尚信然耶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碑銘表誌碣

族祖處士墓銘

公諱滋新字仲義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即以力田爲業年五十有七終于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揖郭生者就諸婦取一物將奉公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平生自處爲可見乎爲人寡言言則微雜詼諧所居韓巖玉杜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詣焉山夫谷民性既鄙朴語又無根蔕每及一事則



麤氣叫吼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爲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曉果然其人慙而去日又慙者多公至則稍又引去至無一人當語者嘆曰鄉人惡我耶我不復出矣乃敎其子之規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寧假人不能假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事長每間公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復欲何食乎此腹旦欲某食午欲某食晡欲某食家人如言而辦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喪是非好惡無有當其實其處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

理自固聞譽而喜聞謗而怒為一人所軒輊者多矣況一鄉之人乎故嘗論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州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當猶一鄉也群衆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養殖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浚而不書族黨之過乃追為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歆成之而不及者也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歆異焉是謂自欺理有

固然蕩如適達先之以司南無咨背馳人取而
已遺百從而一遺匪直里閭世所罵譏吾寧汨
濁流之泥吾寧餟餔餘之醨吾寧反閔樂我所
知來不爲所招去不爲所麾不屈之高無貴可
幾孰能自信於毀譽失真之後如是之不疑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公諱升字德清少不羈喜從事鞍馬間欵後以武
弁取官及長乃更謹飭舉措不碌碌明昌泰和入
仕路非有拂級不得進公間居鄉里鬱鬱不得志
然日課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養祿食者不及也

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客居嵩山時公已衰無復仕宦意親舊競勸之乃始以兄隴城府見蔭奏補得係承奉班明年當調官而以疾終於登封寺莊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諠宋忻州神虎軍將領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丞夫人同郡史氏無子以從孫好謙之子搏奉其後權厝金店東北一里所道路阻絕未卜歸塋遂爲南遷第一祖矣

銘曰

豪俠則鄉上之舊幹局則父兄之傳武可以材選能可以吏遷一命不霑而老於編齊之間鑽

辭幽石以慰下泉

敏之兄墓銘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頴悟讀書能強記務為無所不闚年二十就科舉時東岩已歿太夫人年在耆懼望其立門户為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沒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嗚呼悲哉銘曰

賈傳南州鵩鳥告凶買臣歌謳危死溝中馮衍幽憂桀婦是逢子雲自投乃脫歆豐莫難生才百蛇一龍有物妬之隨以禍攻穹巷抱書薇藿弗充天門九虎十上莫通長慟之途萬轍一窮斯前人所不免碩獨歆亢吾宗耶

贊皇郡太君墓銘

夫人姓梁氏廣寧人曾大父忭遼秘書監弟授某朝宰相其後秘書之孫某大定中户部尚書相國之孫彬明昌中濟南尹故梁氏世爲閭山甲族大父慶璋定遠大將軍相州酒使父鐩宣武將軍皷

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讀書作字有楷法年十有七嫁爲河中李侯諒共之夫人李侯自王父龍虎以来占籍河中以貲雄鄉里侯資禀豪邁好賓客傻嗜讀書不切切於家功簿書會計至於鱗雜米盐無不經夫人之手夫人天性孝友婣睦族屬内外無間言侯於諸弟妹皆審於擇配夫人彌縫贊助咸得其稱侯之李弟彦實娶龐山劉致君之女於夫人爲娣妹議徃内幣時次子獻誠生始朞月暑涂二千里不以跋涉爲辭振貧乏撫孤幼僮僕之無依怙者聚之一室躬自存養有父母之愛

侯官蘇門大奴弋信妻執僞券訴有司云是陜右饑民爲侯家强娶法當爲良殺謂宜辨其妾夫人曰奴而良之義事也奚以辨爲聽其去者餘二十輩侯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嘗失意於侯侯不顧省夫人以爲言侯亦莫之從也夫人知侯意不可回竟爲入粟縣官度爲女官并割上田衣食之晝哭之後益以教子爲事其後獻鄉中舂和三年進士第獻誠獻甫同以興定五年登科鄉人榮之獻卿釋褐華陰簿夫人在官下每以廉慎譽民爲戒南征之役朝廷脩馬政并牧之馬似涉羸瘵官有

被真决者献卿方攝縣務殊爲憂夫人言馬遠至
難遷肥立法雖嚴可身任之使一縣之民少蘇不
亦可乎夫人之仇思忠在中山得風痺不良於行
且諸子皆幼弱顧謂獻卿言若能爲舅氏覔一官
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無憾獻卿如所教
爲求河東髙公酒正因迎事之逺其下世送終拊
孤禮無逺者獻卿佐坊州幕官嘗與周官騎蹋夫
人戒之曰從仕之暇宜讀書養性鞍馬間乗危蹈
險非書生之事正使能之旦爲識者笑况必不能
耶其慈恕有禮類如此不幸遘疾以貞祐元年八

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終於坊州之官舍諸孤銜恤襄事以其年月日祔葬於某原之先塋禮也夫人三子獻卿其長今為正議大夫宣差規措解鹽司充鹽部郎中行部事以故事請於朝贈夫人贊皇郡太君獻誠汝州郟城令獻甫京兆長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鎮南軍節度副使尚書戶部員外郎女二人長適夫人之從姪渠璵次適經義省元興平令趙宇正大辛卯冬獻卿持夫人行事之狀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夫人棄諸孤之養亦已久矣獻卿承乏天官民曹日暇不給孤奉慈訓尚

有雄紀寂寥之恨惟先夫人為淑女為良婦為賢母者當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見諸孤雖無所以肖安敢自例流俗附先夫人於碑誌之末乎獻卿昆季及從弟獻能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猶君之母也銘其可辭某再拜言先夫人之德之教無愧古人顧非不腆之文所能譔述然得屬辭比事以相兹役昭我管彤自託不腐通家子姪與其榮焉其敢不策厲駑鈍以少慰凱風寒泉之思乎乃為

銘曰

主饋有儀作室有基秫驥閒塗司南適達鼎於

華朕動與禮遺在生長見聞者而非所望乎閨
壼之可幾嗟維夫人女宗婦師匪直宗師母儀
百之油燈煌又誦書琅又見不敢嬉毋也在晉
維龍虎公北方之彊武庫再傳化而文房彝增
庭之佳樹乃異質而齊芳版輿委蛇子祿孫飴
上壽期頤夫人則宜事親之日兮不可追去何
速兮来何遲聰昊天而靡及泣風雨其安歸防
墓兮有碑勒銘詩兮告無期有親如是而不得
終百年之養信人子之同悲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來火山遂爲陝
州人母邢生四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鍾愛
焉年二十嫁爲贈朝列大夫同郡白君諱某之妻
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子如所生姑老且病飲食
醫藥必躬親之而後進及持喪哀毀過禮鄉人稱
焉性嚴重不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處之不侈
不陋服食居處皆有法度可觀以大安辛未三月
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終於私第之正寢子男四人
長曰貫擢泰和三年進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華
擢貞祐三年進士第今爲樞密院判官次曰瑩弁

家爲佛子有詩筆聞于時次曰麟女二人長嫁進
士同郡賈鐸貢埜麟及次女皆早卒男孫二人曰
汴陽鐡山女孫一人尚幼初華既冠從兄貢官學
輩流中號楚楚者鄉先生謂當就科舉不可以家
事役之朝列君以爲然謀之夫人夫人曰彦升以
長子持門户勞苦爲甚貢舉進士埜與麟皆幼可
代彦升者獨華耳今又使之從學是逸者常逸而
勞者常勞矣执議者再三語雖不從識者謂夫人
有鳲鳩均一之義焉夫人自㓜事西方香火之具
未嘗去其手病且革沭浴易衣趣男女誦佛名怡

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賙恤貧者其歿也哭
着皆爲之盡哀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喪殯
於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歿乃合葬焉
文舉既參機務而贈夫人南陽縣太君因請其銘
其墓某自齠齓識文舉於太原與之游爲弟昆之
友今三十年矣知夫人之德與文舉念其親者爲
詳且久乃爲之銘曰
祿不於豐惟祿之時三釜逮親萬石不貲母氏
劬勞無報可施樹凈而風霜露濡而悠悠蒼天
孰命之尸含飴弄孫彼何人斯嗟唯夫人女宗

婦師德宜而家物不稱疵玉樹堦庭且蘭且芝
一善不可能我則百之見於管彤永世有辭重
之以五福之養神則我私列銘墓石尚以慰凱
風寒泉之思

聶孝女墓銘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
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
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
悲泣禱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
元吉竟不可捄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

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絶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

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絶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痡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今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嫈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鱗鳳之瑞莫勸者名天曰義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予媿

孝女阿秀墓銘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弟

三女也與定乙卯生於登封年十三予為南陽令其母張病發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声人不忍聞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為言親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為棄父矣曰女從母為順寧從母死耳竟以閏與壬辰三月朔死死之二日權厝報恩寺殿背之東南十五步銘曰

失乳而啼襁褓之常知所以悲非乳可忘木病本根枝葉乃傷愛生於心血出肺腸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孝女之哀千載涕滂白水南東維母之藏羈魂搖搖望女大梁會以汝歸以慰所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碑銘表誌碣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歲庚辰秋七月東平嚴公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户三十萬歸於有司竊嘗考於前世興王之迹蓋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覆者而畀之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為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群心之去就猶之天造草昧龍見而躍雲雷合勢為之先後然後騰百川而雨天下者易為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參會無不然者初貞祐

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
流之便握勁鋒之選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所
以為楚為漢者皆倚之以為重至是曉然知天命
所在莫敢有異志　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
故自開創以來功定天下之半而聲馳四海之表
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夫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
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公諱某字武叔其先傳之
博平人後遷長清遂占籍焉曾大父啓大父祺父
珪皆以農為業妣同里楊氏生二子長彬字才叔
次即公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若次

生產爲不足治者爲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予落魄里社間不自顧藉嬰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爲之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癸酉之秋　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敎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人張汝揖據靈岩遣別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清三縣提控捕盗官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來入取盗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粮爲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譛于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

幼壁青崖固依盎都主將以避壟兵之鋒衆因以
公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
之東皆公所節度矣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
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爲請於主將主將逗
留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衆不
足恃首謁先太師於軍門挈所部以獻太師時以
王爵統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禄大夫
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
李信留鎭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于宋
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師兵復青

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剛弃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年軍上黨宋將彭義斌説青崖晁海叛公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為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間遣人會大將孛里海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也其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即連趣孛里海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

義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戴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為諸道之冠庚寅四月朝于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　上歡甚錫公金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真福人矣又四年朝于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户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大名又別為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兖濟單歸于我丁酉九月　詔書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

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荊棘扞豺虎撒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袵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頤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為樂歲出于塗則知其為善俗觀于政則知其為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轍馬念其功而憫其勞視之猶家人父子欲使之坐享康寧壽考之福故 聖意優卹如此公病風痺久入有勸

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痛以沒足矣
以庚子四月己亥春秋五十有九薨于私第之正
寢是夕大星殞于縣界人以為公歿之應五月壬
申舉公之柩葬於鵲里之新塋禮也公既握兵柄
顓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閒
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
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
可犯至於仁心為貧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
既下又破水柵郡王怒其反復驅老幼數萬欲屠
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

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有水栅之議公爲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之不若留之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於定陶於楚丘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我當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殺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璽壁一縣當廢者五萬人公所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爲資弊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飢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

有犯者保杜皆從坐之逋亡纍纍無所於託僵尸為之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為必殺而公一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為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厚為賙卹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為嫌其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既為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為命者相踵也公為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

之賜卯翼之惠日積而月累之蓋有不可勝書者矣故聞訃之日遠近悲悼境内之人對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前公卒次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乾忠傑忠裕忠祐姪一人忠輔女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朗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濟等狀公之行以神道碑爲請敢以智愚之所共知者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岱宗巖巖　清濟洋洋　仡彼嚴公
尹茲東方　維大國齊　維魯所荒

大安衰微　元元遘凶　鋤耰棘矜
迭為長雄　遺黎惘然　擿埴斯窮
公乘其時　奮從兵戎　心為蓍龜
徃逆大同　挾右太行　以入王封
入瞻者烏　我龍之從　儷景同翻
欝為雷風　乾端坤倪　一廓乜蒙
奔走先後　莫予敢侮　莫予敢侮
惟公之武　乃錫金虎　民汝予撫
民惟天民　惟公受之　有內之溝
職公捄之　大布我衣　大帛我冠

斜傾我扶　鑄漏我完　爾有瘡罷
我遑我安　金革之威　肅于凜秋
化而陽春　悴槁和柔　祥風愉愉
叶氣油油　河潤之溥　暨於他州
民拜公賜　有憂斯禱　祝公壽考
爲國元老　如山如河　受福則遐
齋政方報　曾婦巳髽　布宣王靈
繄公是賴　愛養基本　繄公是戴
巨室喬木　式瞻誰在　相彼邦民
古無遺愛　有開必先　惟公之功

寵以不名　公名之崇　巍巍堂堂
哀榮始終　誰其配之　錢氏孝忠
茌平之原　龜石穹窿　勒我銘詩
以對景鍾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爲比杜牧以爲王者不得之則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以就三鎮較之魏常制燕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又重焉方

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擊無不糜滅燕城既

開朔南分裂贈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公擁上流
握勁鋒審大命之去就一群疑之同異乃以庚辰
春籍所統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户三十
萬獻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既彊基本斯固
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亡鏃之費而成包舉六合
之功者公之力無多昔淮陰襲歷下軍盡有齊地
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竇融合五郡兵
光武因之以集大統以公方之尚無愧焉好問客
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蓋公資稟沉毅
威望素著且嚴於軍律少所寬貸見者流汗奪氣

莫敢仰視中歳之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爲懐郡王兵破相下之水柵継破曹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盡坑之公百方營救得請而後已兵出荊襄公自郢徐赴之謂所親言河南受兵殺戮必多當截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餽主兵者下迨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賜且縦遣之計前後所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食糜粥所救者尚不論也畫境之後創罷之人新去湯火獨恃公爲司命公爲之闢田野完保聚所至延見父老訓飭子弟敎以農里之言而勉

之孝弟之本懇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候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收恤孤嫠飲助葬祭葳粟易於水火冰霜化而純樸人出強勉我則樂爲故堯謝之日境內之人號泣相弔自謂一日不可複活非策慮幅億洞見物情權剛柔之中持操縱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終以仁心爲質者能如是乎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謂好問言先公功著興王之初名出勲臣之右虎

符龍節長魏齊魯五十城者踰二十年官有善政
政有遺愛歟者比之神明報之欲其長久某猥嗣
世爵大懼弗克奉揚先德輒與參佐部曲士庶耆
壽同力一志作爲新廟以致礿祠烝嘗之敬宜有
文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問以爲祠祭之
之爲大事尚矣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欒布
之五杜甄子然宋登之配食後世亦有以義起之
者蜀人祭忠武侯於道陌而博士拜章王珪通貴
不嘗私廟而法官劾奏禮固不可以變古而亦貴
於洽人之情況乎時則綿蕝未遑人則焄蒿將見

如公之廟貌獨不可以義起乎杞與廢於一時公議存乎千載異時有援表忠觀故事言於朝者尚有攷焉好問既述公之事又系之以詩使歌以祀公其詩曰

天造草昧榛有幾　風雲感會神與期
乾龍用九方奮飛　潛蛟豈得留汙池
王伯之柄魏所持　金城千里山四維
公籍盈數數有畸　燕趙廓廓無藩籬
六合遂入天戈麾　猶之歷下開漢基
楚破竹耳將安歸　天官葵功絕等夷

介三大藩畫郊圻　大帛之冠大布衣

煌煌德星出匡危　扶傷合散傾復支

民恃保障輕繭絲　年穀屢豐物不疵

諸侯代興公維師　誰謂華高可齊而

武公司徒居於斯　眉壽保魯止於斯

昔歌且舞今涕洟　人疇依乎遽奪之

甘棠之蔭公之祠　麗牲有碑碑有詩

戰功曰多民政慈　尸而杞之寧我私

公福我兮無已時　子孫黎民其世思

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

歲辛亥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持順天路軍民萬戶
張公勲徳碑見示謂僕言此内翰濟南王君從之
之辭也蓋自板蕩以来我公爲吾州披荆棘立城
市完保聚闢田野復官府舉典制摧伏彊梗拊存
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爲樂國其有徳於州之入爲
甚厚如輔不敏亦得稟授成筭自竭微效猥先衆
佐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不忘食息頃而迄無
萬分之補姑取境内士庶耆壽偏裨部曲之意就
公所以成顯顯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
永久王君償公之功而有取於吾屬之誠且一故

樂爲道之凡我公率族屬保壘障由西山之東流堝以功令定興至節度雄州從經略使苗公道潤及賈瑀賊殺道潤公殺瑀復讎散其餘黨戊寅之秋策名天朝以功加榮禄大夫帥河北東西路以寶書錫命自千户陞萬户佩金虎符順天别爲一道者亦既載之矣惟是碑之立將二十年而公之勳伐積累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見者區區之意大爲慊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守一州始將千人終至於統百萬衆若惠政若戰多其見之襃述者不一而足故有大書特書屢書之語朝論以爲

義談史臣資其實錄珪爵旂常鼎鍾竹帛於是乎張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　龍興之運開拓疆宇爲國虎臣治民莅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百不宣一其餘褒讃之義得無未盡乎今屬筆於子幸以第二碑實之僕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於於王君之後辭不敢當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勉爲次第之初公之下東流軍濰城也濰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人恒山公武仙會鎮定深巽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以老幼婦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數

日公策其老且怠遣人假爲輜重聲言救兵至自西山曳柴揚塵鼓譟其後仙軍果驚潰公追擊之遺尸數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顯結高陽公張甫河間公搬哥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爲流矢所中敵大呼曰射中張甫矣公不爲動開門出戰甫搬哥皆敗走由是祁陽曲陽鼓城諸將帥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御下卞急吏卒每欲爲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覲次于宣德群不逞乃環應第攻之應挺身而逸妻子皆爲所虜復大掠于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之即并輜重而南閒

之路人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遣部曲任德等潛
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
砦下舉火爾即發聲乃率卒至砦下數賊以叛逆
且諭之曰能以盧應家屬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
無遺類矣賊且笑且罵曰盧應妻子非白金三千
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
從則攻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
如約轉石擊砦中賊大驚以為從天而下窘無所
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轢殺之緣山反
側麗兒和和義女擔車堵墻百峰東西五峯施家

西水姑姑堝紅花谷閂堂水谷白虹白家野貍諸砦望風降附及武仙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丁亥之春以滿城隘狹移軍順天順天焚毀之後為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穢中日以營建為事繼得計議官毛居節共為經度民居官府截然一新遂引雞距一畝二泉穴城而入為亭榭為池臺方山陽則無蕭瞽之酷比歷下則無畢濕之患此州遂為燕南一大都會無復塞垣之舊矣京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一日公

被重鎧躍馬橫戈而出大呼謂諸帥言公輩平時陵轢同列以驍果自名乃今畜縮不進虧喪聲實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即同入陣不然爾後當尊事我勿復故態爲也諸帥無應者公即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而氣益壯歸德之役城中兵夜斫營並堤而進其鋒甚銳北面守者不戰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繫舟南岸示無還意因諭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濟濟亦不能免惟有決死而已衆心乃定命一卒執幟立堤上諸軍隱堤自蔽待敵下舟即力卷之

敵果不敢下公命軍士先渡將校次之公殿其後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役宋入聽節制我欲决柴潭城中兵陣於南門外决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陣左右盪决莫有當其鋒者諸軍壯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帥大赤令曰田四帥先入不能則張公繼之又不能則我當往既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戰于分水樓下敵退走公追及于門俘獲數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既隳缺敵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擁一卒起推置扉之上

城隨陷論功第一郢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即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又犯別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亦賴之以全襄陽之役公奪傅城軍壘二又奪外城據之城中人落南門出諸軍爲木柵禦之公繞出其後敵大潰衆十餘萬多溺濠水餘軍西走復爲史侯所襲而公横遏之

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傳呼止之而公戰愈力追宋兵盡乃巳郢州之役城隨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即漢水公乘勝擁之溺水者如山崗然曹武之

役公將度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伏不若候大軍與之偕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進爲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二十騎直前果得關宋兵覺由西山之間翼而下我軍方休息不虞敵至士皆輕衣無鎧仗猝爲所圍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迫遂屯曹武北之長封嶺結陣而居戰守不易緣山保聚皆攻下之連破瀕江諸二十餘所秋八月攻洪山與宋大軍遇自旦至暮宋軍潰斬統制官十三人脫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取敵

壘以公喜深入戒勿親往而公輙親往壘既下明
日而城降黄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不可上
公率衆攻戰方交公引数卒潜視要害處即引還
夜四鼓起黎明至寨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
曰此天也即取昨所視路發石伐木横戈而先之
敵殊死鬭公奮擊之馘虜数萬自相踐蹂墜崖谷
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黄州之西有大湖曰張大
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艘選什之一順流
而下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西北隅有乘
小舟来覘公策之曰此必欵伺吾隙来攻耳乃分

軍爲三一竝江路爲偵伺一伏赤壁下公自將一軍陣而待是夜宋果水陸竝進公邀擊之宋軍不得前會我軍合竝攻之不戰而潰往往溺水死生獲者尚數百人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雨諸軍爲之少却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餘輩奮戈而入守者爲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還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砦軍民十萬餘諸帥議立砲攻之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之顧眄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懾伏皆自謂不及也滁州之役公至自北觀從二百人而南時盧泗盱眙安豐

濠州之間皆宋重兵所宿斥候旁午屯戍相望有以四千騎欲退者或勸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且前一日獨騎入一堡聚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矢著鎧如蝟公馳突回旋毎射輙中敵不能近良久從兵至合擊之敵人殲焉遂會除之兵時大帥以城久不拔議解圍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寵遇擢任非次顧何功以堪之况新被異恩圖報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來會誠不能奮力於諸君之後遽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背乎請身率士卒以决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從之公馳入

園中激石中其阜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繼之公
纍劍躍馬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銳卒先登城遂拔
自大河放而南杞爲中濘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國
朝方有事南鄙彼爭利舟揖間殆無寧歲朝議以
杞爲　流不以大將鎮守之則一葦所航河不能
廣矣公以甲辰歲被
朝命節制河南路軍馬因地之形掇水之勢築爲
連城分戍戰卒衝要既固姦謀坐屈艫艤有橫截
之阻而走舸無奔軼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梁豫公
之力爲多初太軍還自滁宋境連歲被兵民物蕭

條耕稼俱廢我軍爲因糧之計初不以餽饟自資北軍還間關千里道殣狼藉公一軍先事爲備故獨無饑色許鄭之間亦有儲蓄雖他帥軍亦被贍給焉君興以来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歲有倍稱之積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則累而千調度之来急於星火必假貸以輸之債家執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與真定史侯論列

上前乞債家取贏一本息而止

聖度寬明隨賜開允德音四布海寓欣幸初移剌

叛哥張甫牛顯皆嘗與公爲敵旣殁其妻子流離
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爲存卹顯長子國祥以
材具署爲鄢守次黑子爲大官所俘公賂以金繒
僅乃得歸仍歲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
孤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絶蓋不可以
十百計也人徒知公爲百勝之功以取顯面之貴
威望崇重見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逡
欲略平之後日與文儒攷論今古見仁民愛物之
事輒欣然慕之恩樹吏民恒若不及雖笞罰之細
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爲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

僕老經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炎崑崗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來将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歆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曠然爲仁義之舉然而百姓按堵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良器其餘豈皆樂戰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同也僕既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朔方幽都燕曰北門土風厚完海山椎吞戰國
荊髙義烈言言欝摧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
治軍騎諸孫軀幹中人勇則孟賁大安失邦南
渡崩奔公乘其時萬夫櫜鞬 乾龍天飛霆裂
厚坤有盤者螭儷景同翻
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節麟符以長戎行太行
西東在所寇攘盜販黠皃自爲侯王妖狐夜號
平民晝藏千里蕭條道殣相望翩翩一軍誅鋤
暴彊指以神鋒孰我敢當翕霆風之威訶禁不
祥曾是冰天化而春陽 王旅嘽嘽頻嶽江瀆

於光於黃棘陽壽春公不以大帥自居而矢石
必親出入行間勇氣益振每戰而輙得志古難
其人公殿南藩淮海爲隣中潬新　矗若長雲
貝兒艟艨暮夜潛軍有扼其吭去如鷙鷹望見
皷旗謂公江神徐方既平荆楚既同覲於王庭
三接日隆何以錫之琱戈彤弓何以命之侯國
世封臣拜稽首
天子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教子若孫惟孝
與忠布宣王靈地天無窮伐石西山刻詩頌公
千年此碑當配景鍾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大父內剌贈定遠大將軍大父聿魯隱德不仕考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宰相子引見補東上閤門祗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衛水令蘭州軍士判官入爲西山閤門簽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儀轉裁造署令扈從宣宗南渡以勞授儀鸞局使俄遷太府少監兼直西上閤門尚食局使貞祐三年出爲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改章化軍歷嵩裕息延四州

刺史同知鳳翔府事中京副留守同知歸德府事
北兵襲荆襄京師戒嚴詔公以都水監使充鎮撫
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
奉　旨理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
汴梁哀宗幸和議可成贈金幣圖遣之君臣相視
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自投於內東城濠中水
而殁時年六十有一上聞之震悼贈工部尚書龍
虎衛上將軍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鈞仕
爲尚書省譯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孫三人寧壽昌
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尚幼公資雅重讀書知義理

遇事明敏雖老益不能追其情從仕四十年未嘗有笞贖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惜之孫子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以好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銘敬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慱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静以養民敏給以赴功斯足以爲賢或生長見聞者之所同至於憂國愛君存亡始終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則藹然有古人之風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碑銘表誌碣

龍虎衛上將軍朮虎公神道碑

生而静之謂性静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于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盖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俞則璞也用俞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爲不及而材每患于有餘惟其不及故勉于成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知椎鈍朴魯拙於變通艱於鑴鑿之爲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㡛爲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况賢者乎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况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爲可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术虎氏世爲上京人五世祖术不從武元下寧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青榮祿大夫節度寧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人講充十七人尚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陽因占籍撫州勳貴之盛國史家諜詳焉曾大父布苦徳襲猛安積官鎮國上將軍妣完顏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剌明威將軍比部詳穩官妣温敦氏金源縣君考阿散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縣主簿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陀满

民進封太夫人公即盈津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
道陵特旨改爲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選充親衛軍
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即衛直點檢司
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内外諂附大奴文
童者以事陵轢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爲救止者公見
之唾掌大數曰若人奴耳何敢耳耶直前擊之馬箠
亂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檢喜兒人爲公危之
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宮闈之長果辯事當
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
懼爲喜兒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入見吾家鷹犬且

知變之君乃能辨此可謂不畏疆禦矣奴輩愈復恣
横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聞一策論老生曰世
謂親衛軍舉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輩年二十許
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蓋已晚矣况
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唯知威制疆脅
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
而可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
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
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
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

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困矣公復從人揆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詔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爲之長破羅山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吳下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傳粗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復取劉頍韓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體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還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伎給使令玄市之利僅不廢故事而已御史上之

即日授中宮護衛尋遷之御前至寧初右承綱軍
居庸詔公爲參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
公從縉山高琪軍時
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絕公從僮僕
二三輩夜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河公
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
南山與都統興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拒險而陣
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
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
見歸馬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者

匹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疋貞祐
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
又新樂爲上言妃右車乘綵畫鮮明徒事外飾而
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
臣子所敢言盖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
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尚輦局七月以
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内出鞠仗命料理之
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進且
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弃陵廟正陛下坐薪嘗膽
之日柰何以毬鞠細物動摇民間使屠宰耕牛以

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公爲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河防民丁散歸省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拒倉卒中作大橋以拒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横槊橋上獨當之西師十六輩棄馬潛由澗中路傴僂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軍爲小却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

騎乘高而下顧盼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西師雖不侵突而群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爲立生祠樞密院别帥軍二萬戍虎牢比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彊梗之餘當以漸柔服急則生變咎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橫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闕輔被兵

之後殘民瘦於供給在所城塹之後乞以農隙爲之秦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趖西道公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以巡檢幕客尋能有名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舊私遣掾屬趙以情告公公恥以求索見汚爲趙言彼部落族以馬爲死生凡馬且不可得况名馬

乎於是總管者怒且慙乃誣毋能有叛計遣趙掾勒
公捕送趙復浔以此脅毋能厭馬可免罪毋能率所
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
一人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爲寃
死鬼矣公欲兩觧之総管愈怒馳奏毋能有叛計刺
史不奉府檄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
治其事衆知政事把公延安帥完顔公保公無他詔
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凉行臺奏公爲馬
步軍都総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弃鬱鬱不自聊雖
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偕同官游崆峒遂有

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遘疾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強
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彊場而死床簀獨是爲介介
爾此外何必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寔五年七
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孤扶護東還擢
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矦先娶夾谷氏
雲陽令阿合門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單氏秘書監歐
里白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竝封金源郡夫人子
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櫟陽監酒次仲坦閿鄉令次
彭孫䩄孫俱蚤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
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尚幼公儀幹秀

儒資稟沉毅清儉公勤為人寡言笑不妄取耶事
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弟凡析居公悉有以
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歿其孫當邮
小弱弟早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
公所取唯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
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甘苦至 盛夏不操扇
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如此吾願學焉且身歷艱
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志
殆不堪用耶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在田間悉能
自取食人得而畜之豈遽忘搏擊耶婦人女子為

氣所激尚能持刃而鬬況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
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既躭嗜書史故親
授三子者學夜參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
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柩北歸卜塋於
輝州蘇門比之某原枉道過好問新興授公行事
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爲請仲坦從好問游
有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爲件右之惟公故大家
生長燕雲間州閭貴游華靡相尚公家累鉅万僮
僕千人帷帳軒車琴筑棊槊可取諸左右而足
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大父國俗真

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耆
宿更休之餘爲幼學壯行之計心樂性熟寢食
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內嚮化
家存籯金之諺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
儒術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既高朝譽既
著高擁射隼足致要津公則剛近乎仁義形於
色未信不虞於謗已而奉公寧至於失名躓
蹬一麾有識興嘆使之得時行道持衆美而
效之君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
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

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祿碌碌無補蘇而
復上六經掃地沒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
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
北方維強閒氣維雄以宗起身而以名起
宗金石獨止而死竝流脂膏共死而不自
豊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無隱之謂忠
匪惟公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鄧通
北山諫書乃在筆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
有古人之風大冠如箕鉅儒宗工徼迯周
廬寔命不同乃如之人兮祿不討庸我銘

墓石蕭孫懷予何窮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當不以之傷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爲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蓋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衆人之所同殀壽不二君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彝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致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

以自守也不汨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確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彊其視横逆之來曾壓舟飄瓦之不若控搏之變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為權衡自量輕重知有太山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礼不至死取於海隅之伏劍滌身之志既篤不屑於瞥亢之猷圖孰先孰後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死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匹夫爲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槩論乎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

斯行出于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来矣金兵略地陕右盡室遷遼東因家馬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懽喜讚嘆爲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貰爲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諦迭木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黙又遷静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邊

塋玄市所在於殖産爲易君家勤儉自力耕墾畜
牧所入遂爲當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早卒獨君
資稟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
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尚書
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衛紹
王始通問　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往復傳報
皇帝賞君談吐辯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
復命其年乙里只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
諸所徵物皆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
不言乙里只見衛王自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

君面奏不願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爲感動連賜之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還汴梁乙里只再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諭以敦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倚君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進官昭武大將軍內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深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不三四里猝爲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達俱爲所執兵人欲降君擁迫而行言語相往復竟不屈而死

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三達
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眎而不能救也出騎兵
千人輿尸而歸三軍之士爲之慟哭官吏士庶旦
夕臨者三日壄之尋具君死節狀奏之詔贈恒州
刺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且徵一
子入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即三達
次鐸剌次福海女一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
庭法必使知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
女第適安氏甥天合父沒後躬自教督踰於所生
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爲它日起家之地其後馬

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已酉秋九月晦三達涿泗舟
拜以君墓銘見請于謂南渡以来死節之士皆耳
目所接見恒州之事固已飽聞而饜道之矣蓋君
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
爲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
縱遣之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
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顧以盡此身以荅萬
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
可銘也乃爲論次之君尚多可稱者著著所以與
享於褒忠者銘曰

墓木柏松碑石蚊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兮嗟
莫裔者才賦君則多沉潛而剛悃愊而無華曾
是象胥孰從漸摩主恩岱崧我乃負荷何以矢
之之死靡它參乎吾前不磷於磨寧以四方之
疆偕妾婦而嫥婀河源九天放為頹波砥柱中
流終古不頹彼美人兮何直去喬而即華匪我
前知神理不遐漠貂七葉其必爾家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尚書左丞臣璘上故禦侮中
郎將陳和尚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為

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乞褒贈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尚書省擇文臣與相往来而知其生平者爲褒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椽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士大夫至以李氏爲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丞學之臣之多而猥用下臣縻之古人所以爲辱者臣與有榮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乞哥者

於國姓爲踈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反爲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彛字良佐以小字陳和尚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沒入北中二人者名爲群從而義均同父故鎮南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鎮南居帳下歲餘託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大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之得由他道以免既而失馬載大夫人以鹿角車

而凡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
爲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其材未幾轉奉
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
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澄仲澤爲
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
鎮南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
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
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窓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
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
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吳下阿蒙矣三年

安平罷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鎮防千户葛宜翁閧訟訴于鎮南鎮南在其兄軍中一軍之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不直即量笞之葛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鎮南妻乃以侵官訟于朝且有挾私讎之慂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朝廷乃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一以人命爲重凡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榜掠過差輒得罪去者相蹱也議者疑鎮南押於禁近之習倚

兵閫以爲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横恣之犯人合或有
之使者承望風旨即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
鎭南聚書獄中而讀之蓋亦以死自處矣安平病
久而愈明年詔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
卿寧以方城獄未决故耶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
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平以物故閫始馳赦之
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於非
所得笞而彊之非故而何汝凡死矣失吾一名將
今以汝凡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
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爲非妄

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爲之
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
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芮國公問誰可爲
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
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
乘勝逐北營帳悉還而西三軍之士爲之振奮思
戰有必前之勇盖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
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
紇乃滿羌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
鷙狠陵突號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

弭耳帖伏東而東西而西易若驅羊豕而逐狐兎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迴谷之勝始自弛刑不四五遷爲中郎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内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弘濟於艱難者至矣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决何至歷十有八月之久耶陛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君臣之間

可以無媿千古矣副樞嵩使蒲鮮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趣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私爲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爲剽刼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復計國家所積必爲是家破除盡去矣人以告蒲鮮蒲鮮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鎮南蒲鮮曰汝嘗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比刑人時德全誠有之以不鎮南飲酒竟徐曰有之蒲鮮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元年鈞州陷北軍下城即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

處殺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合摟
白事北兵以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
孝軍總領陳和尚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
我倒回谷之勝亦我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爲負
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
之斫其脛不爲屈脛折畫地大數語惡不可聞豁
口吻至兩耳噀血而呼死至不絕北人義之有以
馬湩酹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
年四十一銘七

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爲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國初監州縣酒税亦以文資叅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達者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遼制罷文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任子且增内廷供奉臺儤直之目凡歷監當久及課最者得他遷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推酤日增風俗隨壞六七十年之間遂有愚賢罔滯之嘆論者以爲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耻道喪自同商販亦爲任子者有以来之然且以國家

舊人觀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清清慎自守不爲
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
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爲遼陽人曾祖某遼
澄州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爲咸平路轉運副
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爲業
臨終敕諸子言九人在仕籍豈有憂飢凍者𨗳當
從正貨利不得關諸心後用公貴累贈輔國上將
軍京兆郡侯公即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
蔭歷耶鄆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鹽使司
管勾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撿佩服遺訓無敢失墜

及莅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盐司所轄竈户
舊出分例錢以資司官管勾歷三周歲乃成考所
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黄思忠不毫末取也
諸管勾分辦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
勾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爲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
代悉籍所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爲驚異嘆曰康
君奉公乃至此耶用課最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
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時旱已久公下車
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從賑貸之公出俸
粟爲之倡縣豪傑共賛之所得至三萬斛全活不可

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定戶籍異時郡縣通檢名為聚訟豪民猾吏囊橐爲姦者新增若舊者往往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高下一出其手籍既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赴常調吏工部運辟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爲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葦荒穢之地河壖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土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

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
以正直感通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
北東路轉運司户籍判官五年選授襄陵令平陽
縣十此為難治公發姦擿彊尤更致力旬月之頃
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
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為按察司所
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
故決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
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責之民間公獨以爲不
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侵縣官而盃私

藏非害公乎三白渠業户每以爭水爲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擻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公受檄爲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爲之地盖渠路歲久爲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溉不能給因鬬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爲限渠深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遘疾終于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户食實封一百户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瑭興定五年擢詞賦

進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招撫使孫男二人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孫女一人俱尚幼瑭以癸卯十月十有二日奉公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以公事狀來謁某言劉內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之壙中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敢質之以爲請某於瑭爲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爲之銘并敘其平生如此其銘曰

秩侯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與游御史與居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

吾以觀發源之水初士不於材相彼潔汙百藝
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藹如使
九徵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曲士
我迂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
是維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
內剌贈定遠大將軍祖諱聿魯考諱履章宗明昌
初拜尚書右丞謚文獻公生三子公其長也資倜
儻軀幹雄偉每以志節自負不甘落人後年十八

以門資試護衛校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之選而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關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宋已復三關復奪而出身被十三創以功授莫州録事判官轉曹州司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詔北軍議和事遂爲所刼行及君庸關潜謀歸國奪老幼數萬入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順天軍節度副使賞賜餘萬匾從南渡奏充孟津提控興定中選授京兆府兵馬使靜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官復次同知雎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

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問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為
之言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為許州兵馬鈐
轄召授武廟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
楚才奉命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朔諭旨於隆德
殿公涕泣請留死汴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
固遣之公歸留寓真定以丁酉歲十一月十有一
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
一人曰鏞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尚幼鏞
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
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予學來

請銘故畧爲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絶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凜然材則人羇奇則天賷志一棺埋辭九淵千年而見白日尚有望於攙蓬之賢

遺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碑銘表誌碣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畧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

龍門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禅房山

既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一日避役

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爲偶公輙入座共食意態自

如　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来者公跪自

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

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



部譯語無不閑習稍得供奉　上前公資禀聰悟
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　聖意未幾擢之
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須不少離千載
之會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
旨聞　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邊歷古續兒國
訛夷朶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遼丹之斜迷思于
普花兒拒印度嗔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
馬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　上試公已
久熟其材量而閔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
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漕

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
技所出軍立二總管公皆將之錫之玉印金虎符
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煩符節意以爲 聖訓諄復
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固讓金符於佐官宋
元高逢辰别請銀章而歸是後立 行宮改新帳
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宮闈司局皆公發之
明聖繼統万國連紹勳舊大臣行尚書省事於漢
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陝之命公實膺之以
公前後而言蓋勝衣而入侍燕閑未冠而肅將使
指帶刀宿衛從事獨賢周廬徼巡靡國不到經涉

萬里出入三朝仁信篤誠自結知遇至於成自門之婚媾辨詭夫之媟褻新宮落成則以有功遍諭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爲家人父子之親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賚稠疊開國舊臣莫與爲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之餘潤者蓋不足道也公每以

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

闕拜章旣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爲僧衆祝嚴之所矢恭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群從仁卹婣睦率從大慶得之而於揚名顯親尚或闕如人子

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老件右積累之舊命文士譔述銘諸麗牲之碑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孝弟力田盖有年矣曾大父雲自遼日爲大家有子四人曰瑋曰瓔曰玹曰瓚玹之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体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即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以貲雄其鄉委積豐富畜牧蕃息北山之竇家閭西鄉之土厚皆有別業與世官縈禄家同里閈出入遊觀羨焉相尚輕財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全濟故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

子長敦字德厚季劾字德信皆無禄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以来不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魯西北原而已竊嘗攷於陽報之說天造草昧利用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抑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譎亦奚必以憑藉積累而爲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累將一淂於平反楚王英之獄一淂之統百萬之衆未嘗妄戮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見若此者衆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

又者特十百而一耳使憑藉積累一切以諛辭折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公家出燕遼之大姓席曾高之世業華腴之奉蔚爲素庚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任俠尚氣與時貴並名源深流長槩見於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威德沉潛策慮愊億坐鎮褒薄含納垢汚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方隅交搆既興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既殫重爲輯睦又若失意盃酒意氣妄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徃和氣甫浹而宿怨已平又

若論列　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　上爲動
容一言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尚儒雅
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
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
自至年甫知命福禄方來其深畧遠圖忠良明智
上以尊王中以庇民下以爲劉氏無窮上傳當大
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
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有
金石後裔何觀乃爲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
某行八子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寧其原是爲龍門劉氏之阡劉爲
大家出用武國從公魯門孔武且碩孔武且碩惟
幽燕之習魯是義俠而多潛德斤斤我公有見
於幾年甫勝衣知大福所歸惟左右是奉而不
遠閫闈風雲出入範圍虓變龍姿躍而天飛股
肱心膂成躬而一穆陵無棣賜履而十命以南
伯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丘山其崇川
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紀有旂常勒有鼎
鍾何以配之錢氏表忠袞冕巍義奮無所階世
尋丕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疇宗之德公沵其

流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
遺徃躅獄有平反將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専其
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十發源濫觴其必不然我
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魯爲忠孝
無窮之傳

歸德府総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衆佐陳玠李佩侯琳自曹南
走書幣及予於順天書謂予曰子良不敏裒自束
髮以良家子隸軍籍轉戰南北將四十年濡藉先世
積善之舊生還鄉國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

之禮展省墳墓孜之令甲諸仕及通貴廟與墓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見信於人者譔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予在大梁承乏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圍外援阻絶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裴僧奴之幕客張子良由間道賫奏牘至者都堂趨召問所以來公爲言國用安自漣水来歸糾合義徒刑牲歃血誓爲勤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間關百死乃

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即日召對便
座勞賜殽重凡奏牘所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關允
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九繫之左曹者予
淂與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絕出占對詳盡雖素官
無以過嘖嘖稱歎率以遠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
都人日望東師之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蹉跌
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爲時論所保
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涂宿節鉞之命予亦備聞
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
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碑爲言蓋公頗知予而予

亦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穎交之日久矣誠得
秉筆以相識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脩固所
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
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曾大父甲而
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禀高亮不親細務恤
貧之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爲課重惜物
命未嘗烹割行及庖湢闔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
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
其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泛溢
漂壞廬舍至於丘壠亦爲湮沒珪與長女李秉舡

筏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瀕於死者屢矣妣宋氏慈仁勤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長即公次曰子明子明仕爲鄜州洛郊主簿母有前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貴顯常戒之毋妄殺以仁愛爲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創水禍改卜其陰乃在所居之西南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爲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統時耕稼既廢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户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樞密院檄公還壽春克防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詐動與公不相合公

謀會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刼州民出屯雞口州隨為李敏所擄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辭情慷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公與宿州帥魏石烈阿虎刼之遮老幼數萬靈壁之圍遂解全不勝憤會邳徐軍來復讐公復與宿帥衆僧奴斫全營於鄭縣全僅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疽發背死于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士卑薄風俗不相一感念先塋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擁麾下數萬衆自泗州北歸大帥以聞隨拜巋

制方面之命嘗謂全燕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
藏大國而郡縣之迨唐中葉盧龍一軍雄視趙魏
蔚爲大鎮以棗栗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爲用武
之國以太行恒山挾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爲天
地之藏海山渾雄遒貫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客
於其鄉或仕於其國率多魁偉敦厖宏傑之士至
於游談劍俠倔起閭巷間而捭臂於王公之門排
難解紛遂以功名顯者往往而在蓋不至於人物
渺然絕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涿
易間雖譜諜散亡無從考按其風聲習氣歌謠慷

慨風流猶存耳公策慮愊憶氣節豪宕其走夏冠
使大梁特甄有所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
况乎旅力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雎陽肴以增
築學舍爲事暮府省靜日得近見文儒攷論今古
衣冠之盛繄車騎之閑雅駸駸乎承平禮法之舊
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聊故予既
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
其宗者蓋如此其銘曰

立木栢松文石龍蛇欝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
來歸大嘉縣高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繄張世之

先秉心柔嘉播而獲之猶上農之禾月計之則
有餘理無僭差西周既東兵連兩河鉏耰棘矜
奮而横戈蹻蹻維公砥立不頰維軍律是從戰
功曰多夏冠黥髡劍佩巍峩食飽而颺誕爲盜
夸公斫其營壯士無譁慹慣亡幾時化而蟲沙
有來同盟唇齒輔車詰關拜章畏途褰裳孰爲
田疇而克負荷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維翰
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發源淵其
未涯我卜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淄縣令完顔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顏氏隷上京路司屬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劾徹封國於趙子斜不出降國而郡封於金源子阿魯樧宗朝平章政事子習捏驃騎尉上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即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内承奉班三歷監務用課最調密州倉使衛紹王至寧元年選注臨淄令公生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搒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

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
被兵盜賊充斥互爲支黨衆至數十萬攻下郡邑
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僭擬地之酷
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
託宿群不逞鬨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
三二日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
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血
屬百方藏匿有以令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既
定確然不移其擁蔽愈更深固如是數月之久大
帥駙馬都尉僕散公統兵而東乃詰軍自陳都

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一死不一生之地承制
拜官公南歸之計已决再四退讓乃聽自便是後
僑居亳州無復宦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
三日遘疾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
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欒師之女孫封號如其
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早卒曰守英
曰守傑女孫一人嫁須城令信某早卒曾孫女二
人尚幼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率老幼千人歸行
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筦庫
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令年閏月令相君度其付委

未盡改本道課稅所副使未幾進副爲長且授以提
領之職提領永念先世積累之厚兵亂流離撮
蒙特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
金源陪塋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
之其山副節度塋弘政之弘山下臨淄邀在河外
誠懼陵谷變遷墓失其處則遺孫投死無後矣乃
遣長子阿海護輀車而北卜安厝之宅惟須城東
金谷鄉之盧泉爲吉定爲新阡我先府君是爲北
遷之祖竊謂私門之事無此爲大乃於省介恭某
人以墓碑爲請蓋提領君之子婿世昌予門弟子

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崖畧君嘗以族屬授官而不樂仕官宗室諸老怒其閑放自棄欲強致之京師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矣亳下多世官恣縱不法良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識者稱焉亳被兵而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以情告君得先事爲備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守英官胡魯女孫適某人循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黼冔厥作祼將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彊遼

江洑流王謀散亡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

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歸陪燕大房再遷而
南邈如投荒喪亂弘多曠於丞嘗温序思歸睠
言涕滂輛車北轅金谷其藏欝欝佳城松櫝有
光惟彼臨淄銅墨之良梁肉瘢羸紈袴冰霜惠
利所漸愛於桐鄉殆天以慈衞之俾壽而康何
血肉之壜而有萬夫之防偲偲嗣侯福艾奇庵
對於前人祇懼弗忘八世相唐本仁柔之梁天
道靡常福善其當我卜盧泉之原萬家其傍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

英楷德弟耀大父頤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長曰元徹金朝詞賦甲科未仕而終次曰元弼換遼官充尚書省譯史遷儀鸞局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巡院興陵朝詔舉內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其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副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薊州軍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州孰爲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佗所對如前上欲擢爲朝官以避親換宛平令累遷監察御史

户部員外郎歷解深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
按察副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
父任試補尚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
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禀孝友
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襮既久吏民安之懽然有
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
在所陷没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脫家四十口逃
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
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無所棄失同
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噍類者識者謂公之仁

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來寧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損之趙卯州慶之劉文學元昂李澤州溫甫劉內翰光甫名流陳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徜徉泉石間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二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病終于寓舍官懷遠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娶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適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廕仕為太原交鈔庫使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廕試補刑部掾

自同州録事來寧中升陝縣令入爲吏部主事員外郎京西大司農丞天興初擢本路安撫使兼行大司農分治户部事今爲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興祖以公廕試補户部掾今爲燕京總府參佐顯祖來仕男孫九人曰蒙曰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隨曰臨曰觀曰賁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適燕中王氏餘㓜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祔窆平魯郭里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洛西學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

碑不敢以固陋辭因爲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街碣石海壖唐風具存不爲遐遷公生其間氣質渾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有来銅章仁信藹然淪浹之深人合而天豈尚火炎之日機負不指孝于親而賢友于弟見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其賢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濫觴三百維川大書豊碑識公之阡是惟良民吏之墓過者式焉

廣威将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既破平陽取道大原分軍西六州時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完顏昭武以城守討訪於君君爲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欲以掌許地抗掃境之兵強弱衆寡無乃不敵乎且守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辦就使可辦客軍皆有去心驅市人而使之戰果何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早爲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挾老幼走西南龍門砦北兵隨至汾石嵐管無不屠滅唯

嵓嵐無所淂而還宣撫司録君功以便宜授嵐谷
簿攝録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淂之君
諱琩字子玉姓郭氏世爲嵓嵐人唐以来忠武王
之子孫散居汾晉間不見於譜系而淂之承傳君
盖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興父翊三世在野然
自大父以来以貲雄鄉曲任俠尚氣樂於周急嘗
日出緡錢一千以給丐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
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不中議罷舉會
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止推擇爲
吏歷仕州縣以敘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

陝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師府撿法
兼提領犒賞與定元年入爲尚書左三部撿法改
嵩州知法遂充行尚書六部主事累官廣威將軍
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正大二年歳在乙
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君
天禀渾厚有晉人淳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于
無少獄議獄餘二十年仁心爲質所以致忠愛者
無不盡在陝州明劉狗兒者無罪積年之寃不數
語而決閺郡爲之稱快寧化頻年荒歉時疫流行
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最後主部事危急之際調

度百出君區處餽餉視民力爲緩急上官以吏能許之華公胥和之參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臺平陽首被獎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舊時以書問及馬居伊川既久先以酒交於屏山李先生之純許司諫道真歸老此州與馬倅之良趙宰壽卿日相追從徜徉山水間雲屏泛舟見於圖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身歿之日送葬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以貧賤爲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整肅有婦師之目封汾陽縣君後公八年歿於襄

陽子男有人長曰蜕用丞相高壽公薦試補隨朝
掾爲充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曰仲
彧舉進士次曰擇善棄家爲黄冠次曰仲文以君
蔭補遥領西安軍節度副使次曰仲器亦用蔭祗
候承奉班早卒女一人曰妙延爲文官孫五人曰
汝霖曰揀曰同寅曰叶恭曰和襄曾孫三人皆幼
某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祔於郡北天澗南
原之先塋歳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
之行幕介於教授吴子賢涕泗百拜以墓表爲請
仲文温淳有緼藉一府之事皆所倚辦擇善操履

能正博於玄學道價重一時而稱嘆郭氏世業淳雅晉人少見其比推究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而未艾也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溫兮其慈祥無寡恩之傷橫流湯湯身為舟航拯溺於其鄉舟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尚以發其幽光

潞州録事毛君墓表

君諱某字伯朋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名遂占籍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洎弟評同登進士第仕為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

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内翰東明王公百
一述先德脩矣永年三子君為之長自幼以孝稱
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資禀剛毅廉介自守人不敢
以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歷監差者
五皆以課最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超靈
寳縣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攝縣務者幾二年平
賦理訟有愛利之實憲司以廉能舉之將受代丁
太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十里
不絶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終復遭大故比塟斬焉
衰經中日誦佛書為課迄于終制言動之間觧不

如禮人以為難能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縣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潰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犒賞用者以鉅萬計姦人乘亂公為攘敓同官亦挾輕貲而遯僕隸因以為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既無所逃責矣尚敢以盜竊自陷違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錄事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局檄監漕事赴都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絕篙工役夫日議逃避君安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益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至大名受攻君方計餽饟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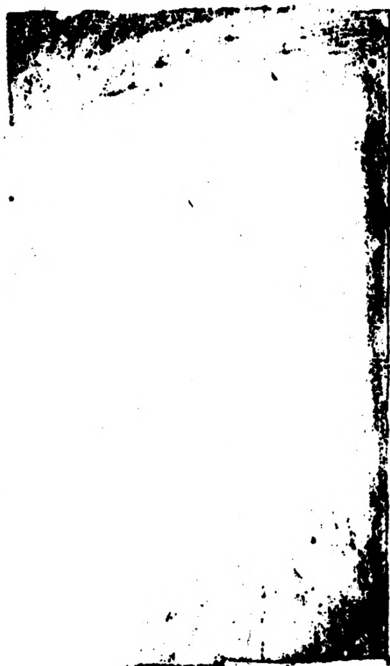
降怒其偃蹇不爲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牆立致殞絕得年五十寶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兵退塋之府城北三里所吳莊原之先塋積官廣威將軍勳騎都尉封滎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脩然之女孫封滎陽縣君畧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動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酤監居喜早卒女二人長適千户喬惟忠次適順天

路軍民萬户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尚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假軍散之年未及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觧而仕散之仕宦連蹇累坐課殿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復一語及之兵興以来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嘗别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散之房一子被選其母以征人往往陷沒行坐涕泣君聞而憐之卒以已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將官隔闊無歸省之便君問遺殼重不以遠道爲嫌二女及笄州里名門兢求姻對君俱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

女賢淋當媲貴官莞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婿
皆開國勳臣寶書龍節位望崇顯在當代侯伯之
右庇廕所及外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
亂南渡君數年始知二姊所在羸服裹糧千里就
訪及兵破河南張夫人委居仁攜夫入族屬之留汴
梁者北歸令群從安居雖氷之上歲時燕樂復見
大門之舊雖出恩義而德義之力為多順天盛
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駸駸乎性理
之學君之世蓋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
盟之故洎君伯仲通譜牒恩文備至有骨肉之愛

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爲請因爲論次之君
尚多可稱弗著著以孝爲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唯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
敬所承一許之國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
重道遠教以弘大河無梁豈樂馮以孝則勇信
有徵千年華袞取美稱翕息爲視奚足矜忠臣
之門後必興天何言哉理則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碑銘表誌碣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為長春人六世祖臣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祖昊咸雍十年劉霄牓登科仕未達而殁四世祖敬良潛德不耀子讓東頭供奉官贈安遠大將軍即君之曾祖也祖鐸閤門袛候金朝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元中監崞縣烟火公

事贈明威將軍妣傳氏濮陽縣太君君即明威之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即能自樹立大定十年以廕補官歷遂城滿城四務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器庫使改太原大備倉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課最遷濟南軍資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録事缺員父老狀於州請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稱焉衛紹王即位用大安霈恩官顯武將軍騎都尉濮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因為所親言吾猥以賞延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寧不自知從以先君

子晉世不及通顯故強顏未秩耳今品及列爵當預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欲何求耶乃投牒請老武勝節度高侯雅知君勸止之曰選法秩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超擢君淹箄庫久熊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吷耶君不得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姑氏殁哀過所生識者以為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為人誠實樂易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家屢貧然不卹也少日

酒不能亂中歳以止飲自善賓客過門歡宴彌日
不見惰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識與不識皆
為之嗟惜名士赴吊者数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
夫人某郡張氏閨門肅睦有内助之効封濮陽縣
君後君二十年而歿子男二人長仲侃忠顯校尉
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既冠而卒曰
緯曰綰曰續曰級皆早卒繼僧未名仲傑将以某
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祔於大丹府宛平縣玉河鄉
黄村里之先塋歳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涕泗百
拜以墓碣銘為請仲傑學為通儒德為善人殆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為論次之并用子之所感為作銘其銘曰

我足天衢彼責守閽我器函牛彼求柱車論族胄腴卒不能以自濡筦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一拘同滯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繳法也與

忠武任君墓碣銘

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其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

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譔述為請某於亨甫有州
里通家之旧不可以不敏辭乃為論次之并著于
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為汾陽人有諱才珎者登天
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為尚書省令史皇統
中坐吏部田侍郎瑴之黨殁於貶所曰初為朝廷
所倚用慨然以分别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群小積
不能平造作飛語搆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
者八人以敢為朋黨誣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
置極刑自餘除名為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
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興復朝散大夫生

子微以蔭補官監惠民司君即惠民之元子也諱
德懋字君範資稟醇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
為鄉府所薦惠民蚤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
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
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
為善人君子寔為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橫被
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
六家往往將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孫
必不獨為神理所遺也乃力課身甫學其後果以
正大庚寅收世科　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即置

家事不問惟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應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續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郎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哲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為元祐

姦黨姓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謂彰善癉惡可爲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甫立隨爲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巳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爲病者蓋心魄既喪猝爲讒疾所乘嘗糞爲甘嗅足爲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讒疾不巳蟠亢恩嫉合而爲聖癲始於天地一我卒之古今一我敢爲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士若

有血讐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殺
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敗之變
多矣自有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為人所食者
九為讒夫者其才智類出於人遠甚寧不知事有
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於殺身滅親亡人之國而
莫之卹焉者獨何歟殆受病既深至於中風狂走
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古語有之憂
心悄悄慍於羣小又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聖人之所惡又其所
甚畏者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姦人敗交亂

四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痛快唯遺臭無窮是所得耳蔡呂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預溫公黨為恥又欲以黨禍絕士大夫之世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為朋黨之論者其亦未之思歟銘曰

善為言先壽為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於人衆勝天而天定亦能破人者盍當以家為知言

信武曾君阡表

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參佐曹侯檜年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狀爲拜涕泗爲予言往者過太原嘗以宗人益甫咫尺之書之故得見顏色時先人始就安居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也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避追於此今願竊有請焉案事狀益甫所譔益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爲次論之君諱元字長卿曹氏世爲隰州隰州之以貲雄鄉里者累十數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人稱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來朝散大夫某之

女父鎮資仁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
其第五子也聰敏受學年十二孫初父病革獨命
君未有所立殊以為憂及父沒君持喪如成人未
幾母卒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
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博通經
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為人謹厚
舉動不碌碌喜賓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謝
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楨既老君事之惟謹疾
則躬侍湯藥存撫諸孤更為婣賂有問之者君不
聽曰鄉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救之況兄之子乎貞

祐之兵隰州破群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
集壯士得千人約曰吾州被兵惟州倅獨存今逖
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倅以歸可乎衆曰
諾乃安集境內還倅於州群黨破散遺民賴之以
安有欲推君爲官長者君義而郤之明年大飢民
無所於糴君出所餘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
不一錢取也興定巳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絳
陽遘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撿法
某之女閨門肅睦內助之力爲多君歿之兩月州
乃陷盡室被俘惟椿年調官京師夫人給兵士言

我主婦蓺財所在當盡措佀餘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寬夫人私語之曰若等自為計吾老矣終不能苟活以重吾兒憂遂與兵士至其家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禄吾殺身以報可矣財豈可得耶兵士怒縛之夫人罵不絶口而死生子三人長即樁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今為真定祭謀樁年大安中出衆佐軍仕為緩徳令階五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夫人縣太君松年大年俱以孔廕祗候承奉班諸孫皆尚幼孤子等實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塋

夫人祔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百夫之防無移官之階而有為政之方施於閨門義存義亡凜凜皚皚崑玉秋霜墓石有銘徳潜而光我卜曹宗借隰川其未央

千户喬公神道碑銘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為農家而以義俠見稱公資稟沉默見於童幼及長驍勇善騎射志膽堅决儕流中少見其比衛紹王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者示

鄉間者公慷慨奮發不甘落其後乃棄家事不問
俠游燕趙間貞祐南渡河朔板蕩豪傑競起公從
今萬户張公聚族屬鄉曲保西山之東流堝別自
為一軍及張君副經畧苗公道潤承制封拜公
亦受定遠大將軍恒州刺史居無幾何 國兵由
紫荆而南張公以馬跌被執而公不知其守東流
者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堝下諭公使降公盛為
欒倫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先以公為爪牙
且嘉其忠憤不撓力為保全益以腹心倚之宋將
彭義斌既破東平隨據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犄

為勍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斌提銳卒數千北向猝與公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挫其鋒義斌殲焉武仙劫殺主帥並山郡縣反為金張公會諸道兵擊之公時攝帥府事將騎五百步卒三千鼓行而西聞敵將保郎山行列方整殆不可犯公謂部曲言歸師而遏之兵家所禁不若設伏山下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鬬志吾邀擊之取勝於穴得志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之如公所料時別將有陷陣中者公以單騎出之不旬日諸叛者日繼降附進逼真定仙懼南奔轉戰逐北

遂攻彰德彰德下畧地齊魯駐軍滕州之牙山紅衲軍夜至公獨搏戰奮戈大呼營中驚亂皆殊死鬪衲軍敗走填壓山谷間無慮数百人益都之役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之獲軍貲甚衆城中軍突出將為犄角公隨以短兵邀擊敵退保不復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張公開幕府滿城公為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帥及師還兼行兩安州帥府事務軍唐縣鎮遏西山者累年辛卯冬南渡河戰於陽翟之三峰山明年圍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與軍北渡平章白

白撒攻圍衛州公力戰卻之河南平張公入覲公
復攝府事從征淮右歲甲午 朝廷第功張公因
陛奏臣之副喬惟忠出入百戰功最多乞加寵擢
於是特恩以宣書金符授公行軍千戶自是愈自
奮勵其破棗陽攻光黃率以先登被賞張公勇而
有謀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畧授公使戰公亦稟而
後行故所至克捷幕府鎮城三十遭離喪亂人物
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歎而就安安出于
翼贊者為多計公之功蓋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
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純至問安視膳躬

侍湯藥士大夫以為知禮壬寅秋丁內艱適在病
中比襄事哀毀骨立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
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于正寢越某日
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大名毛氏廣威將軍潞
州錄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為法子男五人長
璉襲公職出也河南次曰璟順天路人匠總管權
州新城等處長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
人長適千户賈某早卒次女繼焉亦毛出也次適
聶氏餘在室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尚幼公美須
髯舉止詳雅有素宦之風恬於喜愠未嘗見於色

每戰勝將佐共爲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攻黄州也米兵乘昏莫奄至公率銳卒與戰主帥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黄馬者戰甚力而不知爲公也明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太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敎公毋妄殺重惜物命公亦視毋意所在以寬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遣之冠氏李君玉先在幕中問知爲士人卽館之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面辟雍者今眞見之常以時俗侈靡相尚中歲以來尤尚純素出入會計見之朱墨者率無浮費之婁然人以緩急來赴者

必重為賙給貸責則往往折券以焚之識者謂公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考祥必當敦龐耆艾五福具備今祿不酧庸壽不符德者乃如此天之量報施可易黨耶孫子某等以某年月日祔公於東王里之先塋以僕辱在葭莩之末以神道碑為請乃為件右之其銘曰

沈鷙其姿角逐其時鬱無所施豪傑以為資成周既東日薄崦嵫志横潰之獨障勢一木之弗支義繹巖類殆天使之大邪維藩虎臣桓桓匹牙方張而傳之羽翰蛇矛突前奮力如濡堅陳枯

株名城彈丸有來創罷葦膏靡完豺貔荊棘挐之
妥安我恩我威爾煦爾寒疾瘦剛痺孰我敢干
北方之強碣石盤盤戰功日多公與不刊勒銘
豈碑以求後觀重侯兮累將憂憂乎厥初之難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文事掃地後生所習
見唯馳逐射獵之事莅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
姓風俗既成恬不知怪惟侯在軍旅中日以文史
自隨延致名儒考論今古窮日夕不少厭時或投
壺雅詠揮麈清坐倡優雜戲不得至其前又

子弟之可教者溥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來將佐令長皆興學養士駸駸乎齊魯礼義之舊推究源委蓋自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趙氏世為冠氏人曾祖諱存金國初以保義校尉祖諱誠明昌中歲飢發粟振貧為鄉曲所歸考諱林貞祐之亂以鄉豪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校尉歿于王事事見先塋碑此不具載侯即忠顯君之次子也趙為大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即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縣酒罷官歸遂為縣防城

提控屬
大朝兵勢浸盛避於洛水洛州防禦使蘇政召募
下擬克冠氏令拼稼既發城邑無所恃乃率縣人
登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大行臺特進公于
青崖固行臺聞侯之名隸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
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仍兼前職甲申宋將彭
義斌據大名屢以兵來侵人心頗搖矣謂業已事
行臺公不可以貳兵勢雖不振姑少避其鋒以圖
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孛里海軍未幾破義
斌于真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

管事皆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還冠氏先是故
帥李泉為義斌所攻既降之矣大軍至怒其反復
有屠城之議侯救護百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
泉已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椿葉納河南軍從宜
鄭倜主兵柄日以取冠氏為計侯每戰每勝氣不
少衰某月倜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戰
三晝夜倜度不能下乘大風晦冥而遁己丑五月
朝于
北庭所上便民事皆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其論
列且當尤加重焉壬辰正月黄龍堽失利將佐千

餘人被俘俠皆以計活之又明年用行臺公薦
宣授行軍千户仍賜金符戍成南征駐兵蘄黄間
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終
于縣治之正寢娶杜氏封某郡夫人子男六人長
復亨次泰亨貴亨柔亨萬亨幼未名女二人長嫁
東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吴眘里甲幼在室俠資
重厚造次必以礼事太夫人孝意兩隅必奉之惟
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擇時貴嫁
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害一人誅殺不論也人
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為賙卹之脫之于劔虜活之

于屠戮者前後不勝筭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為意也初縣經喪亂之後荆棘滿野敝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備禦盜賊勸課耕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晝既定上下如一四境之內獨為樂土賓客至者樂享犒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礼成而退皆相與稱嘆以為侯之材蓋有大過人者矣大縣侯所長者甚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氣節之所感激論議之所薰習鷹揚虎視自當有萬里之望百未一出竟賫志以殁此有識之士所以深

悍而屢捷也孫子復亨等以其年十二月庚寅朔舉侯之柩塟於保義里之先塋礼也既已事以予甞得幸于其先人厚以神道碑為請予徃客平陽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于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月不能別單行河平予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別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嗚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為之碑而系之以銘

銘曰

趙侯翩翩發有稱秉時雲風志騫騰伯府選勞
逕進登樹之旂旄冠汝邈大縣萬家既兮崩瘵
癃之民侯所拊摩拊不給剏暴陵遝亡日來月
有增田野載闢歲載登昔無粗麻今績繒賓禮
師儒講頫曾弁邑子弟前伏膺絃歌洋洋適薛
滕東州百城文治興緊誰弘之侯所弘仁心爲
質莫我能躬不受祉豈所應孰爲除之又孰秉
我侯種德既有儀趣方亢宗理可遡咨爾胸人
其敬承

故帥闞侯墓表

辛丑元日　方容東平戴之盛為具召予及大興張聖予祁人宋文鄉東光句龍英獨鎮人刘子新大原崔君卿渾源刘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于家之養素齋戴之先病于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飲旣洽談謔間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戴之懽甚不自顧籍亦復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戴之資樂易不近貨利與人交無大小皆得其懽心以故來哭者皆為之盡哀將葬孤子德榮請于予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隨世

磨滅耶予即為叙其平生使刻之石載之姓閻氏先諱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于上黨者因而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四子載之其第三子也少穎悟知讀書及長仕州縣累至公府掾上黨公開壁馬武岩遣別將李松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臺嚴公偕

國兵略地上黨公選儒不能軍乘夜潰圍而逭載之醉不及從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是時州人數萬八縣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可

勝言者吳尋有讀于行臺者以為載之多斂部民
金而私貯之行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
尋行臺直之加懷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
昭義軍節度使事先太師承　制封拜載之用行
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昭義軍節度使歸
金元符且命載之積粮數萬選壯士數千守潞州
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懼守者不能堅乃命遷
州人真定散處滹水之上恒山公仙既降復謀南
歸乃劫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開頗知載之參佐諸
人　又為之出力乃釋不誅放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

行臺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實
從麾之九藩犒賞賜無不預浮沉酒間者十年卒
以樂死時年五十七娶常氏有子二人長即德榮
次義榮女一人嫁為進士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
權葬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不崖岸而孤不邊幅而狗不藪澤而枯不木石
而愚身為鴟夷日與酒俱憒則以舒燥則以濡
盧舟悠然聽其所如六合蘧廬八荒庭除蝸左
區區化而大庭之居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
萬期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婁有車而弗驅瀘

死中塗他人是娛顉雖不死殆暴骨露骼鬼籍

而強行者歟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碑銘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子婿來請曰侯之葬父矣墓當有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屬筆使不隨世磨滅爲幸也按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其幾耶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爲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卒爲游騎所馳因逃難散走濟南總管

成侯江得侯草間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宰相蕭國侯公攝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隸馬侯因被蕭公指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興定戊寅宋軍出漣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進擊侯從成侯而東以功補昭信校尉遷授章丘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反山東土崩宋保寧節度李全入據益都用為帳前都統換承信郎還統制丁亥國兵圍益都城中食盡保寧計無所出閉戶將自經矣排戶直前曰公死城耶破大兵一縱城中無

憔類矣太師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區一身而不為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寧悔悟隨諸軍前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成侯從之而西自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間夙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佗部曲莫能比也凡畧地于澶淵于淮楚于徐亳于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資剛嚴威望素重人有往愬者率以不測為憂侯曲為營護使得自安至於決重刑亦時得與議貫貸未減前後不勝數矣不自言亦無能知者妖人

人李佛子之獄詿誤萬人已會諸鎮兵守之長清
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
於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壽死之命待公如父
毋一言之重人獲更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救乎
先相惻然感動為之別白故慨剖決生殺力所不
及且以金繒贖之故被俘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
力焉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　制封拜自
行軍總領遙授鄆平齊河兩縣令袁翼總領提領
本路僧道累官宣武將軍癸巳先相命侯復畢氏
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歿於章丘邑人以

侯故妝塋之至是始脩展省之礼立新塋於魯城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嗣相檢事以總府都提領出為臨清令丙午復充左總領遷懷遠大將軍還授濮州刺史求觧軍職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甲寅選充本路課稅所長官幹局既優歷練亦久不事苛細而曹務畢舉時議稱焉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使思烈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孫子守約

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侯之柩祔於新塋之次禮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臧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予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為之銘銘曰

欝欝佳城東澗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侯之初童子執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彈丸虎磨牙非排戶直前噍類奈何鄭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訶侯承事之予職有加斂給赴功而秉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惨化

而陽和合散扶傷救拊瘡痍曾是殺梟載笑載歌功歸所天不以自夸若夫與哀無知之場撲手髙懸之羅計長清之所全活拉青社為尤多不龍不蛇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豊神理為差汶耶濟耶其未涯耶公侯之世必復其始者尚信然耶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君諱慶字伯善姓孫氏世為濟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榮皆隱德不仕君資禀信厚暨有成人之量鄉父兄以起宗期之貞祐之亂先相光祿公壁

青崖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對問當公意得隸帳下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既久為所倚信部曲諸人少與為比大名彭義斌乗濟鄆耕稼廢倉無見糧悉衆守之公審度事勢與之連和義斌拜公為長強之而西公密遣騎卒告難于國兵大帥大帥聞耗率數千騎來援與義斌遇於贊皇之西山兵刃甫接君獻計於公曰援兵既至我當合北軍以張其勢成敗在此舉幾不可失也公即馳往之將士氣倍皆殊死鬬大名軍遂潰義斌投死無所尋即授首不數日故地盡復公時承

制封拜乃授君忠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行尚書省應辦使壬辰遷武略將軍威捷軍都指揮使兼巡捕事公猶以賛皇之功爲未報也再加宣武將軍己亥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弾壓兼行東平府録事君莅事嚴明有能聲狷然性剛直與時多忤卒見罷去今行臺公念君先相舊人不宜久在退閑復都指揮使及兆捕事未幾以疾告公又惻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篤學知義理氣節不凡命代父仕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娶薛氏封富春縣君後

君八年卒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寵女一人嫁金鄉縣丞桒珎男孫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孤子等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長清縣黃山之新阡遵治命也癸丑之冬予以行臺之召東來天益謂予頗知其先人持府學教授康侯顯之誌文見示涕泗再拜以墓碑之[illegible]為請按康侯所載君所善二人其一亢人刘德淵其一濟人閻載之德淵仕行臺詳議官二十年家無餘財病且殁泣為君言遭離喪亂無歸顧之望曾大父以來皆在白璌身後獨一老嫗在濼安能辦此吾死不瞑目

矣君慨然曰吾子無慮我當任其事又德潤歿君爲之送終并葬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予所親見者載之失傳故將落魄嗜酒身沒之後家貧子幼無以爲葬君感念疇昔營護喪事威儀繁盛祖祭塡塞與時貴無異亦予所親見者維君事長如此與人交又如此又得康矣譔述其不朽也必矣尚何俟於不腆之文固辭不敢當天益三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強爲論次之其銘曰

鷙勇兮翩翻纓縵胡兮事戎旃許公驅馳死生必前魏寇來攻孰擣其堅君於其間知犄角之

權判官蹤張發機其先拚五十城之後與有勞焉迨今贊皇之謀弦聲驤然鬱鬱佳城樂石千年誌以康侯之文貴彼下泉碩雖志節之所自致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歲癸酉冬十月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長驅而南兵及求清都元帥金紫光祿大夫史公首倡大義建閫　國之功　太師承　制封拜命公開幕府駐軍高州又明年春正月破北京龍山降今真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遂隸金紫公

幕下侯雅以幹畧爲公所知選署龍安府庫使改永安令還軍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變侯及從兄真定府判官真玉脫身走滿城衆推金紫公季弟玉路萬戸帥本軍其六月復真定八月命侯招降曉城谷樹等砦遂下邢趙兩州州民之在保聚者不啻數千百家悉復故居募府啓　太師復趙州慶源軍之號以侯爲節度使兼趙州管內觀察使己丑十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叅謀辛卯秋復授慶源丁酉秋幕府以侯前後功上於朝宣授今職癸卯冬十月侯介於同官李推川周

才卿為予言吾趙氏世居保塞以仕遷大梁五代末有諱臣顗者官至静江軍節度使兼桂州管内觀察使弟臣衡及八世孫褒疊仕於宋皆至通顯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為兵所驅盡室北行至龍山遂占籍焉雖譜諜散亡而其見於祖塋石誌者蓋如此振玉之曾大父仲隱田間致貲鉅萬娶王氏生大父憲貲倜儻好施予人多以急難歸之娶馬氏生子八人吾父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頗以裘馬自憙為人知義理排難釋紛有豪俠之風由大父而上皆塋鄉里振玉之考妣兵乱中權厝

縣西佛寺北避兵還而寺屋被焚遂失藁殯所在
振玉去鄉餘二十年歸頓之理既絕慼愴霜露殞
身無及向辱我公惧知承乏大郡安習既久眷焉
有桐鄉之戀乃用故事卜於平棘縣西北鄉蘇村里
之南原為顯考衣冠之藏曰者室人冀氏物故因
從祔焉維遠祖自保塞遷大梁既無歲月可考自
大梁遷龍山則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趙宗
之大舉不勤之金石以昭示永久後世其謂我何
識得吾子辱以文賜之為幸多矣敢再拜以請自
予北渡河時過慶源聞廟學之盛侘州郡莫與為

比嘗往觀焉堂廡齋除像儀禮器遭離喪亂初若未嘗毀而又加飾焉問之諸生葢一本於侯之經度出貲於家雇庸於民躬自督視寒暑不少懈數年而後乃克有成固以為賢於時之人遠矣范蕭兩帥師及叅佐諸人亦皆稱侯滿城之舉竭事君之節奮復讐之義奬厲士卒輯穆同異裨益之力為多初蒞慶源戸不能百為之披荆棘拾瓦礫招散亡立廬舍勸課耕稼流通貿易西山群盗時出剽畧侯深入搜討州境晏然及入為叅佐豪猾無所顧忌有白晝殺人於市者侯受命再至郡民鼓

舞迎勞歌謡載路下車未幾即按殺人者之罪數
慈家婦手刃以報之闔郡稱快故言治郡之効者
率以矦爲稱首予竊嘆焉嗚呼兵禍慘矣自五季
以來明德雅望之後重矦累將之族糜滅所存曾
不能十之一然且狼俱於道路汩没於奴隷寒飢
不能自存者不可勝數也趙氏固名族然先之以
靖康之兵繼之以貞祐之亂將絶而復續稍微而
更熾蒼功群從布列伯府以報施言之非先世有
以開之耶趙矦幼仕州縣乗時奮起遂有良民吏
之目雖其材幹足以自致推究源委益知世德之

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涖官孝以顯親揚名義以
慎終追遠是可書也乃為書之且告之曰降福非
難所以致之者為難致福非難所以養之者為尤
難予閱人多矣長劍拄頤大冠如箕以揖讓人主
之前可謂極矣其變也至一簪不得著身河潤九
里澤及三族名園甲第布滿州郡可謂盛矣其衰
也子孫或不得聚廬而託處是天道特未定也夫
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
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構蓋有任其責者矣為山九
仞功虧一簣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

徼至於放而與洞庭彭蠡同波沛而與北濵南海

同味特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侯年運

而往矣更事既多植節亦固誠能廣興學之志充

治郡之善進進而不已新新而不既他日冢置萬

家室祭三世當有鴻儒碩士如燕公昌黎公者演

招霓之辭而紀麗牲之碑至於不腆之文所以記

新塋者乃其濫觴耳趙侯其勉

冠氏趙侯先塋碑

冠氏帥趙侯録其世次晃爵曰貞祐之季中原受

兵先人忠顯君起田間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為邑

丞太中鮮公以便宜行諸道升黜縣長佐謂先人
統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宪乃
自丞遷而令大名所統三州十一縣義軍吾兄顯
署軍中都提控弟顒軍民都彈壓仍佩銀符天錫
亦以恩例補官於是吾趙宗固以雄視於齊魏之
間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皆為大有
力者所割據先人介於彊敵之間率創罷之民而
為城守計百誘而不變百戰而不沮人事既窮與
城俱陷槩之當世孰與倫比天錫既隸今行臺特
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効及身受父任而縣民人

力又憊於往時軋於他盜困於凶荒弱而振離而合立官府於榛莽之際闢田疇於榛莽之域重爲公所録假之旌節歲丁亥五月乃用故事上於臺承制之命榮及祖祢梁君用之記贈官之事已備之矣惟是數世之曠昭穆具舉松櫝百年而有旌紀寂寥之嘆天錫無所似肖蒙頼先世以武弁起身大懼前人之隱德無所發見將遂湮滅宜有文辞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按邈氏世爲縣人宋靖康初侯之曾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騎射得召見數年後比歸換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

其居大父諱誠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糴能出其家所有以活旁近忠顯君諱林喜賓客好施予負欠之家有貧不能償者率折劵以貸之喪亂之後富商往往被掠乞丐道路無歸頓之望君悉資遣之風義所激州里稱嘆故有令丞之舉嗚呼兵興三十年河朔之禍慘矣盛業大德名卿鉅公之後遭罹元元遂絶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出則為千夫之長年未五十孫息滿前群從自生齒而上餘七十輩侯之姊氏乘時奮興所握萬夫如臂之使指錦衣

繡帽角遨於草昧之日東西數千里識與不識皆以女王目之蓋先之以靖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變嚮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熾不曰先世之所開則無以考天人之際矣故予樂為之書雖然此予聞而知之者然也使之太夫人董資善良夙尚内典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位乃為上僭者所奪於夫人也撝斥如媵侍㚐孌如囚虜井臼之事率躬親之如是積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業堅之以苦行怡然委順惡言未嘗出諸口晝哭之後僭奪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憐之時往慰藉且敕諸子事之惟

謹既沒之後埜𣑾過礼無降殺之貶夫妒爲婦之
常而怨亦人之所必報不妒不報直千萬人而一
耳况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息其報也不以直而
以德不出於强勉不由於沽激傳記所載如是者
幾人女有徒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順甫及福
禄方來乃今野服蕭然脫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
歸乎予見而知之趙宗之所積在此毋矣因述侯
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侯字受之今爲東平左
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宣
授行軍千戶官鎮國云戊戌歲七月初吉記

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為獲鹿人曾王父明王父顕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軍士貞祐改元之明年六飛南狩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取鄉曲之譽辟監軍為本縣尉及縣改西寧州遷縣令未幾改代為令經畧使史侯所倚信累功至監軍兼行西寧州事被檄招集未附為叛者所脅偃蹇不屈竟及於難幕府存念勞旧以軍屬公兼領縣務時年甫二十卓然有成人之量為人有志膽善騎射時輩少有及

者庚寅冬河平失利陷堅陣中率死士五十餘人突圍而出所向披靡莫有當其鋒者流矢中面而鏃不得出豎者破骨取之神色不少變經畧公壯其勇以爲不減古人具以名　聞遷總統廵山軍民千户恒山公仙壁雙門遣別將屯抱犢山宣權萬户親以軍守之隘隘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倫欒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潛軍由鳥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而下投死無所閒知公名皆束手自歸黨與未盡者依太行爲巢穴在所有之根結盤互時出剽掠

旁近之民陰為齎助以紓焚刼之禍嘗乘隙入吾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踴躍而戰戮首領一人而擒其副餘衆悉降郡邑倚公為重亦得少安甲午歲大旱百姓飢窘軍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辦公出粟代輸之縣當関輔汾晉驛傳之衝供億倍於他邑公時以財給之歛於民者什纔二三而已不幸遘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刻云吾明日日中逝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男二人長曰仮次曰某孫子仮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

於某鄉某原札也公幼出大家以施予為常事故其周急繼困不計有無賓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誠欵椎牛釀酒與相娛樂下逮厮養亦獲饜飫生平結交如某人某人契分欵密終始如一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故得其報力為多太原大帥郝侯氣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見公結為昆弟不敢以爵位自居公起身戎行不閑文墨裁决訴訟以情為斷不三數語而是非曲直立判未甞有留滯者凡所區處吏民奔走從事無敢墮窳言政者不敢以武人槩之初監軍沒其子繼祖纔十歲公襲其任三

十年於今伋輩既冠婚矣公念為叔父所保養生死報之學以縣章讓繼祖至於再三辭旨懇切人為感動經略公不之許慰遣之曰轉輸期會急於星火應卒之材為難況乎縣治繁劇須習慣然後可君雖不忘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復申前請幕府不得已許之竊嘗謂風俗之壞久矣同父之人往往自為讎敵血戰於鋒刀之下頸肯以大縣萬家推之群從之間乎惟公不出於生長見聞之素而不陷於教育講習之益為能自拔於流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書乃為之

銘云

重甲兩鞬馳突翩翩唯勍敵是求而與相周旋虵矛之所盪決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聳笑言一死鴻毛妓之所天劍服短後殆先趨之所然業業西山遠逃之淵刀斗嚴更遍曙不眠我單之所撫臨人爲息肩大縣萬家意氣盛年敵屐千金食客四筵弟昆之交金石其堅急難而赴之白刃空拳自世道下衰人理絶焉同父子參商且百且千孰於礼服之群從釋銅墨而自捐戒行區區乃有士夫之賢惟不學而至於學知

氣質之渾全贊贊佳城海山之原我銘表之尚
以信無窮之傳

兗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東平軍民彈壓段遷狀其友王公生平屬予為墓銘曰始遷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嘗約為兄弟王之歿今十年遺女孤弱藁殯不克舉遷將以今年三月十六日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吾子為誌之予謂朋友之廢久矣自退之時大夫士以古人自期者不為不多士之相與者宜若無愧然子厚讀以柳易播事未嘗行退之極口稱道若

將曠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尚何望於今之世耶古有之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又曰父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段武人也而能學者所難能之事銘其可辭哉按總領諱德祿北京興中府人世為農家貞祐癸酉以騎兵從錦州將王守玉屯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今行臺嚴公隸五翼軍以功轉總領凡行臺暑地所在必以之從積六七年遷同知兗州軍州事為人質善柔而戰陣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日與宋將彭義斌軍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

張左相之孫濱壽其壟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將軍云銘曰

突如其馳蕩如其麾馬華自隨非壯夫之悲魂兮來歸汝交是依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并引

大行臺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合散亡一同異挈全魏齊魯歸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諸將剖符錫壤慷黄佩紫者不可悉數今四十年矣凡公與之共功名者往往取奇麗福艾之士然乘時倔起徼倖萬一舍短取長為公所録用翁忽變

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亡恙時拊罷瘵之民恒
若不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屢困亟業單貧奉
賓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
化之上而偏裨參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公之
威而効公之儉弓刀旧習為之一新盖德風之所
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知戒迷途隨復嫉貪
冒而廉介歛雄夸而信厚捄餓推食臨深援手心
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為稱首云光祖
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
君子孫因以為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

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塗縣之榆河者不知其幾晦務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貲雄鄉里有萬千之目好交結樂施予知名燕雲間光祖幼有志膽不甘落人後貞祐兵與以良家子係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蕭公還朝不一二年國世淪敗它帥不能軍軍遂亂軍中有欲圖光祖者光祖借鄉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倜來攻前後三數月出入百戰未嘗挫屻聞光祖姓名者皆恐怖毛豎倜敗走自是歸光祖者益衆矣宋將彭義斌據大名聲勢甚張頻以官賞誘降光

祖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於青巖公知其可用署玉翼都總領佩金符奉檄招降石城爲屯田經久之計濟南軍來襲一戰敗之殺獲甚衆壬午守曹州不觧甲踰三年事定還帳下公破黄山取恩州先登陷陳光祖之功爲多東平食盡公與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軍涉太行及太師於火炎義斌誅死光祖復從公東還時劉慶福者猶爲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福敗第功遷同知曹州軍州事官宣武將軍畫疆既定官府粗立且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左右特見

偘任公以兒子畜之公治軍嚴動以軍法從事光
祖從容救止多所全活祖徠山司仙統戶萬餘因
光祖自歸光祖受之秋毫無所犯五翼號為難馭
光祖統之又能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軍之族
屬萬家散處梁山祖徠之閒光祖未嘗輒至所部
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產至婢無完裳人有
以急難告者百方賙䘏不計有無生口北渡道殣
相望作糜粥以救饑者思欲偏及之其仁心為質
多此類也暮府暇日日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
諠浪不為小廉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南破家所

購法書名畫無慮數十百種客至時出展玩欣然
忘倦如畜未名之寶聞人談關閩趙公書法愛而
學之落筆即有可觀兒子入小學迨漸貫書經史
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既盛今相君方議
擢用不幸遘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
四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
舉公之柩葬於須城縣盧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
阡礼也夫人竇氏真定甲族婦道母儀中表以為
法子男一人世昌須城令女二人長適綦氏次適
綦氏男孫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皆學舉業

女孫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學於予以墓碑為請予謂光祖能教其子學而世昌果以諸生登戎務今十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他人筋疲力涸有不能辦者世昌常有餘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光祖為不忘矣黃金滿籯何足道哉銘曰

排難解紛朱家俠閭百戰冊勲鄉子冠軍收之桑榆遂有濁涇清渭之分燕趙固多奇士尚有考於斯文



墓銘碑表

清涼相禪師墓銘

清涼唐廢寺大定中第一代珍公開荊棘立之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珍殁後遵虛廓父之西岩德來居德董流中號為楚楚者又屏山李公為之護持苟可以用力則無不至而亦竟無所成蓋又一再傳而得吾西溪師西溪道行清實臨濟一枝以北向上諸人至推其餘以接物則又以為大夫士之賢而文者也山中人舊熟師名及受請無賢不



肖皆喜曰相禪師來清凉不寂寞矣當是時諸禪方以貲雄相夸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清凉儉狹僻左僅庇風雨石田不能百畝師一顧眄而雲山為之改色向之相夸者皆自是缺然矣師諱弘相出於沂水王氏幼即棄其家為佛子事沂州普照僧祖照年十九以誦經通得僧服乃恣讀内外書凡十年多所究觀聞蹇明亨和尚住普照道價重一時乃盡棄所學而學焉蹇明知其不凡欣然納之又十年乃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小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凉師勤於接納有

諸决之者為之徵詰開示傾困倒廩無復餘地故雖
退居謝事而學者益親之以某年月日示疾終於
寢室閱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所度十人曰
義曰喆而為上首所證三人曰顯令嗣師席曰静
曰雋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凉并録一
卷傳諸方顯等以某年月日奉師遺骨塔於西溪
之上以狀來乞銘凡此皆狀所言也初予未識師
有傳其詩與文來者予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詩
則清而圓有晚唐以來風調其深入理窟七縱八
橫則又於近世詩僧不多見也及登其堂香火間

有程沂州戳名憣問之侍者云師與程遊甚欵殁
後歲時祀之子用是與之交甞同遊蘭若峰道中
談避寇時事師以為凡出身以對世者能外生死
然後能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
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功中來念念不
置境當自熟耳時小雪後路峻而石滑師已老力
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而墜同行者失聲而莫能
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予驚問寧有所損
否師神色自若徐云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為石頭
所勘聞者皆大笑然亦歎境熟之言果其日

用事而不妄也予嘗論師之為人欵曲周密而疾

惡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數之怫然之氣不能

自掩平居教學者禪道微矣非專一而靜則決不

可入世間學謾廢日力耳及自為詩則言語動作

一切以寓之至食息頃不能忘此為不可曉者今

年西堂成約予來習靜慶此夏比京師歸而師歿矣

惜予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乃為之銘曰

理性與融物迹與通不雷不霆有聲隆隆宴坐

中林蘿蘿不充朝詩有黜暮詩有商潛其無心

愈出愈工屢順而老安常而終覺海壹舟莫知

所窮嘗試臨西溪揖會峯萬景前陳而白塔屹
乎其中悠然而雲泠然而風頹然而石欝然而
松彼上人者且未與其音容孰亡孰存孰異孰
同拈歸來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華嚴寂大士墓銘

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為童子時白其
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
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殁乃祝
髮居孝義之壽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
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

門避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還南陽之鄧城師
以華嚴爲業手抄全經日誦四帙爲課旣客居徒
衆解散獨處土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云
吾爲龍天說耳龕前叢竹旣枯而華隨系隨生人
以爲道念堅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
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寂滅之意且曰向
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右脇而化壽七十有九會
塟萬人所得舍利及乜靈異甚多此不具録起塔
於普照華嚴廣陽之大聖舜陽之弘教傳法界觀
四人祖瑩法昌福柔尼了遇落髮三人辛卯夏四

月日等因比丘尼淨蓮求予銘其墓蓮即道學郝葉縣之甥父尉南陽秩滿棄官翁媪及諸弟如僕上龐禪家說師平生於禪那有所得故不與他義學僧同其言不妄也乃為之銘銘曰

大方無隅涉迹則偏攝一切法歸須彌圓覚竟去何且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為大法舡一龕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穎巍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為大千

墳雲墓銘

南陽靈山僧法雲住在鄉里時已棄家為佛子遺

歲飢乃能為父母輓車就食千里母亡廬墓旁三
年號哭無時父殁亦然山之人謂之墳雲旌其孝
也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僧給諸師求講法界
觀明旦出門見庵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盤狀
邑民聞之老幼畢集其在塼瓦上者皆持去文士
為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泉不給用講學者患
之一日寺西岩石間出一泉衆謂純孝之報也世
之桑門以割愛為本至視其骨肉如路人今師孝
其親者乃如此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父而逃
之然後為出家耶師臨汾人姓劉氏七歲不茹葷

十一出家于洪洞之圓明師僧智真二十五具戒受義學於廣化僧慧學禪於駱山義公來南陽主崇勝之觀音院住靈山爲之起報恩寺以正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日壽六十四示疾而化弟子四人覺懿行思行了爲上首明年起塔於山前劉鄧州光父師鄉曲也知師爲詳托予銘其塋予以劉爲不妄許可者乃爲之銘銘曰

僧靈之來晉臨汾六年居廬哭親墳地泉獻沸天花紛孝聲香如世普薰何以表之今有文

孫伯英墓銘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趙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庭玉猷臣接納奇士号為衣冠龍門大尹使與慕之會有為非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為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歘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

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冦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為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組籍見名其欝欝不能平者時一發見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執鞭或妄從傳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松山者云伯英其為

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殁于亳之太清
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瘞之始祖堅國初以
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畧將
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
氏前殁子璋壻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
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靡駕驥僨轅破車霸畧所貪世議之拘我足
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
曹而昧昧之與居俱爲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
而下或有撥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

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爽狀其師嵩峯子之行請予為墓道碑曰始吾嵩峯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食之不少厭不置廬舍爲定居討城市道塗遇昏莫即止風雨寒暑不卹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煉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嵩峯子行丐至許昌寄止岳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

大車載棄秸而過者橐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示之老莊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通內外學作為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理學者至今傳之為人偉儀觀器量寛博世俗毀譽不以閑諸心獨於周急繼困解衣輟食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閫師名奔走承事請為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紫虛大師寓峯于之平生大畧如此致夷將以某

年月日塟師於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
成之予在三鄉時盖嘗望見嵩峯子於衆人之中
及官東南嵩峯子亦嘗寓書求予為録章封事予
雅知若人樂與吾属游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
且致意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復自聊城走数百里
及予於濟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懶於筆墨若謂
有疑於其師者然予於嵩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令
之人全真道有取於佛老之間故其憔悴寒饑痛
自黥劓若枯槁頸陁然及其有得也樹林水鳥竹
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事顙脫　律自解心光燁

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借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為然然而無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為然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為然者子謨夷堅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入縣卒販夫且然况念念在道者乎張内翰葆之寓峯子旧也敘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賧塵中幾蜆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梭

天籟以宮商而責渾沌之妙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日出高河南獻臣之門若雷希顏淵辛敬之愿劉景玄弟雷其人皆天下選伯英與之游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為黃冠以歿張予所敬而孫予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禺峯子何疑哉乃為之銘禺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飛花平過洛陽得劉君舊廬葺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宮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淶水公迎致鄴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禺峯其自号云

分食鷄豚託屠羅蛇視身冤讐自干罝羅樂有加耶年可避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絶柰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磎交爽則多干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皆實而趨華拱璧以先駟馬不免於道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姑於同氣關弓終以大方爲家碩雖有墓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天慶王尊師墓表

尊師諱志常姓王氏恒心道人其自号也世爲秀

容西山水馬里人年十六七許時牧牛羊田間一
道人曰來相就既與之熟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否
天壇神仙洞府勝似此間師雖幼聞之頗亦愛樂
道人者即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
所在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去天壇遠近人云百
餘里耳師自度無所歸明日徑往入陽臺宮道衆
問所以來師具言道衆駭其為異人挈之能一日
千里是夙有仙分留為香火童子八年乃歸父母
謂其死已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慶觀事王大用
佐材尊師資稟重厚不妄言笑別服朴素若不以

世累為懷而內歉殊甚間讀史傳略知古今成敗
留意醫藥必以先所驗者告之天慶唐以來福地
廢於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師率其屬力為崇建
規制峻整遂為一州之冠兵間暴骨狼藉無復收
瘞宣撫使劉公易假師緣契為哀丘而祭之州里
尤歸重焉尊師生大定壬午又再閏二十九年顏
渥丹須眉皓白飲食如少壯人客至與談承平故
事歷歷可聽識者謂異人得師童丱中必謂他日
為受道之器故置之仙聖所廬敦龎耆艾今既歿
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

告以後事留頌而逝某日寧神於州西北原守冲
等為植碑予用所知者為之銘

銘曰

至人翩翩坐凌八遐惟其識初平於留牧故不
以長房縮地而為孝道之所存不於泰奢必有
敦龐耆艾之士乃克負荷彼浮偽而淫来我悃
愊而無華道如自擇當孰舍耶使大方之家而
無若人亦奚貴於大方之家

冲虛大師李君墓銘

其昇也全其守也專以人合天以極乎自然若人

者吾不知其所藏為樂如佛子之順世緣耶抑將乘泠泠之風化栩栩之蝶與至人而仙也

通真子墓碣銘

通真子諱志安字孝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軻通經傳古工作大字為州里所推重父諱畧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為專門之學自号西溪道人詩殊有古意苦於琱斵而無迹可尋當代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其長也自蚤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旧以禄養為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

王御藏寵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實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父之猷其推墮滉漾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游河南破北歸還披雲光師宋公於上黨畧數語即有契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虛等籙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紹絶業鋟木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一再拜曰

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
校書平陽玄都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
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為多仍增入金蓮正宗
記烟霞録繹仙婺仙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中
間奉校
朝旨借力貴近牽合補綴百萬並進卒至於能事
頹朊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
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
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讐其參玄學受章句自
遠方至者源源不絶他主師席者昔竊有望洋之

嘆寶藏既成之五月為徒衆言寶藏成壞事関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令人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参半天無陰翳忽震雷風烈大木隨壓拔沐浴易衣䠒形于所居之樗櫟堂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寶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子始成童及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崧山與西溪翁為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故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為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

玄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冰雪沍寒跋涉千里其
勤有足哀者乃為作銘使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羅元元
坤軸旋壞刼欲墮未開前道山絕業當時傳百
於茲務了大緣若有人兮靜以專嚮也易老固
初遊玄綱力挽執我先苦節終志執我堅網羅
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黃研瑯函瓊笈閉九
淵壺芒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盡上遷乃今出
鉼鳥飛翩安常履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
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賓天為復延康

轉靈篇為後蕊珠參七言為後虎書校三元為後逸度論九玄寧當七祖歸枯禪松臺有名鶴千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圓明李先生墓表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邠之二水人幼有至性宗黨以孝稱年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家入道師事玉峯周君伐薪供水執役不少倦積三數年周君憫其勞使之游歷諸方至醴泉與同業[illegible]結茅以居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往至者如歸嘗歲飢資用乏絕先生碎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

已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圜堵於三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見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還幽遂主玉峯觀并以法席付之号曰圓明子先生資禀醇正寡於言論行己接物始終如一時人以其仁卹周至故有慈孝之目周君亦以為無愧其名也正大末關中受兵先生避地睢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者數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号活死人墓者蕪廢已久每歎葺居之歲甲午關輔畧定先生乃緣其師雅意率法兄弟諸人分遣徒衆力為經度之是為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即名駕西還

先生既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王峯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於成道之中堂以故即其地瘞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靜門弟子陳志清來新興踵門致謁以先生墓表為請曰吾圓明老師嘗成道訖功將就太原謁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即途而以事不果付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于吾子者如是聞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見於後乎予因問三子者圓明既以名取我以文託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

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明臨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清凈無為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復求詩頌圓明麾之曰吾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強作一語非留病人間乎且近世諸師文編達者猶將以為筌蹄況萬萬不相侔者乎言終怡然而逝圓明平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為之銘其銘曰

舌吐而吞駟馬追奔執愈於目擊而道存夫惟不關鍵而閉是謂玄玄之門終南之原若人復

其元始於補劓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盖予許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而為知言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明昌承安間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經明行修舉王磵逸賓張建吉甫文商伯起輩三數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己求志有可以賛清淨之化者亦特徵焉最後得通玄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盖君天質沖遠蟬蛻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蔽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士如竹谿党公世

傑黃山趙公文孺黃華王公子端皆以道義締交
於君大丞相莘國胥公於人物慎許可及為君作
贊至有百世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為可見矣君
諱大方字廣道世為汾西人父以醫為業母曾氏
妊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
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人異焉七歲
入道師冲佑觀道士郭師禮學有夙昔能日記千
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即辭師往趙城讀書天
寧道院積力既久遂窮藏史之祕至於六經百氏
之學亦稱淹通大定初遊關中道風藹然有騫飛

不群之目諱師郝君道本名重一時一見君即以大器許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祕籙主盟泰雍者餘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都太極宮事賜号體玄大師俄被旨以祈嗣設大醮君嚴恭科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徒以精誠感通遂有萬鶴下臨之應百官表賀文士亦多贊詠召對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玄談亹亹聽者忘倦章宗特敬異之衛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詣闕潰投金龍玉冊為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加号通玄大師所至靈

應聘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還居鄉邑因自号北山退翁華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霑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避兵靖涼山一日布卦得剥之上九嘆曰吾行矣明日游騎至擁老幼萬人下山君為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歸乎朝家以我為有道者很以徵書見及寧當負之耶而華第往毋念我為也乃策杖入深谷卧大龕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實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也兵退元慶等奉公衣冠瘞於某所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原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閔持

蕭練師公彌所錄事跡以墓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誠得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予為舉子時熟君名欲造其門然以愚幼未敢也幸當以不腆之文託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為論次之

其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荒天孚通玄昇之玄綱祖彼少微出此巽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千仞壁立屹乎堂堂雖有拱璧駟馬不失其巘褱之常巨浸稽天一簣莫障所謂伊人

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道者爲不亡望君蓬萊海日蒼凉千年一歸裴回故鄉勒銘墓石維以志衣冠之藏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先生諱從義字用之族袁氏世爲夔鄉著姓母娠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沉默不好爲童子劇及長儀觀秀偉音声如鍾識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師事玉峯胡先生于金玉峯道風儒業名動京師年八十章宗特徵授禮官先生盡傳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典亦稱該洽而於易學

蓋終身焉初親舊以先生龍蟠鳳翥有雲漢之望
勸之就舉選先生薄於世味不之屑也中條靈峯
觀唐賢羅通舊隱歲久頹圮不庇風雨先生率同
志麻長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焉
結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
為藏雲道院先生因以藏雲自号種竹餘三十畝
山田二頃足支賓客之奉先生道價既重州郡長
吏到者率詣山門致謁禮部閑閑趙公周臣內翰
屏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厚相慰藉亙以詩什為贈
中朝名勝如史季宪王隆吉羅鳴道李欽止吉仲

鼂馬元章王可道許德臣元禮昆季皆就傳易道自餘成業于先生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先生資樂易行己接物得於吾孔孟書者為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嘗遠出母年九十終於隱所葬祭如禮州里稱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養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漸既長又為之婚娶如是十餘輩其後俱有所成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賴以全濟者甚衆兵後歲飢民無所於糴盡出餘粟以賑貧者或時出鄉人爭延致之談經誦道言笑彌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為嘗獨行

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岳主者肅正之謂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籍院見吾子名氏郤後當爲孝廉貞淨仙人代鄭雲叟爲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訖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爲不敢當也正大甲申朔方兵再畧蒲解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義不受辱顧謂弟子言吾往矣乃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十有四日也猶子致中等塟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畧釋列子章句莊子畧解雲菴妙選方傳於世始予罷内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丏予文以表先

生之墓及官京師見閼開公亦以為言幷以挽詩見示朔南喪亂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茵城李邦彥過吾州邦彥先生鄉曲與之游甚款用是重以斯文為請予問邦彥藏雲所以為天下所高可得聞乎邦彥言藏雲隱節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拱手曰有是哉乃為次第之其銘曰

山澤與之臞道味與之腴翩翩獨征遊物之初謂當風岸絕出而莫可接乃溫兮其玉如以君為黃冠師耶合煉之刀圭襪襘之綿蕝又非句

漏令冠譙之之徒況乞靈於緑囊進技於黄禱勸義人倫之先盡雕萩水之餘洗心有經先天有圖絶學于我傳宿惑爾祛以君爲縫掖生耶胡不繁文以拘而腊膏以濡嗜焉尸居奮而亨衢塞爲鈞臺震驚八區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與以命之殆方内之外而方外之内者歟

告山贇禪師塔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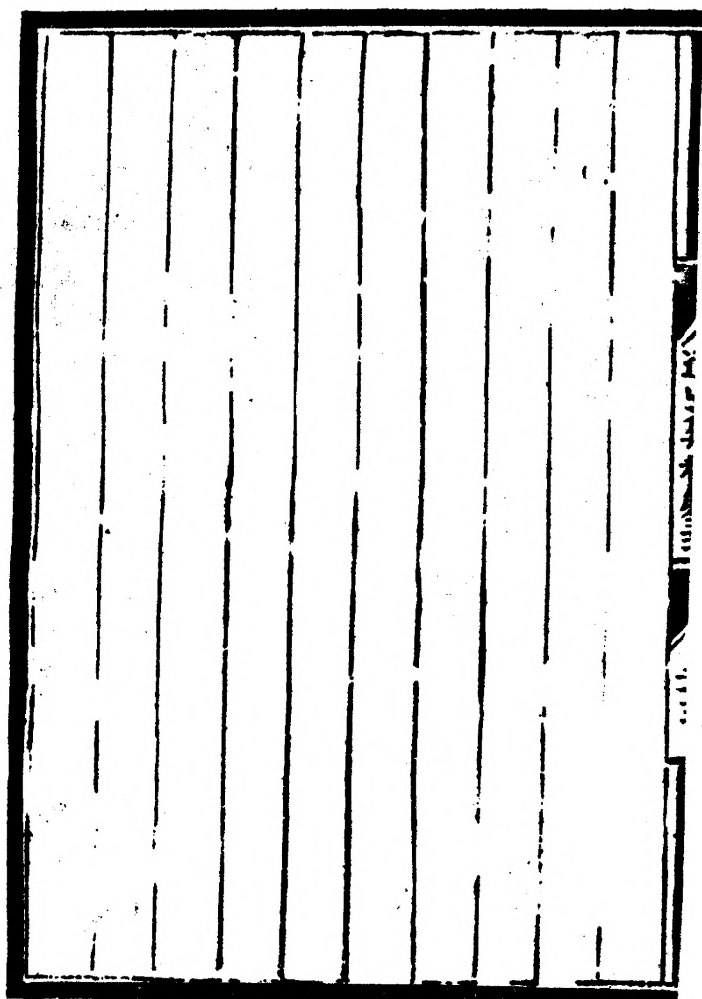
龍興汴禪師爲予言汴落髮於告山贇公承事五六年始避兵而南北歸贇公去世已久師生於正隆初而殁於興定之末年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

後時輩凋喪師之行事無從攷按至於卒葬時日
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時事耳吾子
嘗試聽之師諱法贊出於兗州侯氏自幼出家事
磁陽明首座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即以義理
之學從事根性頴利同學者少所及游叅扣詰洞
見深祕得法於告山明和尚嗣法靈岩才師即大
名曾孫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夷禪林軌則未
改師道風藹然為諸方所重再住兗州之普照州
倅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內典與師為淘
汰之友師開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繼為先大

夫薦冥福禮有加焉其為中朝名勝所推服如此汴老矣尚能記師沉嘿自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為門戶計住持不務營造學者雖多迄無授記者行義如是而使之隨世磨滅門人弟子寔任其責竊不自揆度敢以譔述為請幸吾子惠顧之不肖交於汴公者三十餘年矣汴南遷後嗣法曇明亨公在法兄弟最後蒙印可於臨濟一枝亭亭直上不為震風凌雨之所摧偃能興焚蕩之餘破屋數椽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肯輕傍時貴之門予嘗以五言贈之有大道疑高謇禪枯耐寂寥

蓋頭茅一把繞腹茂三條之白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所從來循流測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畧記贊公遺事故兼及之歲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記

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

德輝旣進見　王從容問及鎭府廟學今廢興何

如德輝為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微收官券行故事

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頽圮

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

歛於民故難為功耳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

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遽率吏

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用不奔走從事以貫以力迭為攸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藏事亟也朝夕鎛漏者補之邪傾者壯之腐敗者新之湯慮者飾之栽正方隅崇峻堂陛廟則為禮殿為賢廡為經籍祭器之庫為齋居之所為牲薦之廚而先聖先師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為師資講授之堂為諸生結課之室為藏庾庖湢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制起敬起慕于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誦洋洋日就問學曾子漸禮讓之訓人士修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為可見矣既丁酉

釋菜禮成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為記以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為仁義禮知出於天性其為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其為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飭而開牖之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有學而周為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田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為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而去焉者為之

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
睦婣任恤藝則書之以禮樂御書數遷言詭行凡
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廢
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爲
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其時出入有教動静
有養優柔饜飫於聖賢之化日加益而不自知所
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爲井
田自戰國以來掃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
天下之民既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
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

道以平治天下　獨厚於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為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鉏而德色取箕箒而誶語抵冒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典礼僅出綿蕝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斲琱為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為之驚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為漢矣況乎周制雖亡而出於人心

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
草創而終之以潤色本末先後還相為用為周為
漢同歸於治何詳畧遲速之計耶洪惟大朝受天
景命薄海內外罔不臣屬武勣剛矣且以文治為
永圖方夏甫定埀恩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
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
宿德使以次傳之深計遠覽所以貽王顯之謨而
啓丕承之烈者蓋如此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
比年賓礼故老延見儒生謂大經不可不尚邪說
不可不絀王教不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新 攻古

道講明政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之絕業舉大常之墜典其見於恒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雖有必至癃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美談見之今日蓋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絕如綫獨吾 賢王為天下倡是可為天下賀也故樂為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曰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曰成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罷相判州買田二百

墳以贈生徒富鄭公鄒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牌在焉劉公摯領郡請于朝得國子監書起舊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來石守道配焉齊鄒大名從學于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為聖作者不預焉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万公蕭國侯公摯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於東阿故鄆學視他

郡國為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先相
崇進開府之日首以設學為事行視故基有興復
之漸今嗣侯涖政以為國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
飭文事以賛乂安長治之盛敢不罷勉朝夕以效
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地
且逼近闤闠湫隘殊甚非絃誦所宜乃卜府東北
隅爽塏之地而增築之既以事聞之　朝廷徒
蔵事上力偕作首淑礼殿堅整高明視大邦君之
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袞鄒兖兩公及十哲列坐
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為賢廊七十子及二

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于標書之閣豆籩之庫堂齋館庖湢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曄儒林祭酒以主之蓋經始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為太常卿癸巳之变失爵北歸尋校詔搜索礼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礼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國為獨異乃八

月丁卯侯率寮屬諸生舍菜于新宫玄弁朱衣佩玉舒徐畔落之礼成而饗献之儀具八音洋洋復盈于東人之耳四方来觀者皆失喜稱嘆以爲衣冠礼樂盡在是矣越翌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舘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永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諸君之前願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援簡之末俎豆之事固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與造之蹟已厚件右之矣竊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焉者著于篇嗚

呼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
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為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
則有刑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不可曉
者故刑之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
學政而已矣去古旣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為教者
亦鮮矣况能從政之所冀以淬于教乎何謂政古
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
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賢
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鄉大夫嘗見于設施而
去焉為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進言誠行

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于斯時揖讓酬酢升降出入于禮文之間學成則爲御爲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猶爲士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麻姑說說若不在時俟以明之撻以記之記之而又不從是蔽陷畔逃終不可與有言然後弃之爲匪民不得齒于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學政之壞久矣人情苦于羈檢而樂于縱恣中道而廢縱惡若崩時則爲揣摩爲捭闔爲鉤距爲牙角爲城府爲穽擭爲谿壑爲龍斷爲捷徑爲貪黑爲

盖藏為較固為軋没為面謾為力詆為䝨皲為識
弹為嬋笑為凌轢為癥瘕為䐁胜為構作為操縱
為麾斥為契制為把持為絞訐為妾婦姤為形声
吠為厓岸為階級為髙亢為湛静為張互為結納
為謷交為死黨為橐槖為淵藪為陽擲為陰害為
竊發為公行為毒螫為蠱惑為狐媚為徂詐為鬼
幽為悖䰡為心失位心失位不巳合謾疾而為聖
巓敢為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旣而古今
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為危悲讟薰天泰山四維吾
術可售悪悪不可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

遠則斯攻我必攻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爲周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而未若自附于異端雜家者爲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澗飲以德言之則雖爲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方皐之相馬得天機于臧沒存亡之間可以爲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爲天子之有司今夫緩步闊視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後長者亦易爲耳乃羞之而不爲竊無根源之言爲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顏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顏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爲弛張之

道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強自矯揉以靜自囚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縱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于一時浮虛之禍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為魏晉之易與崇觀之周礼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者必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已者耳故備述之既以自省且為無忌憚者之勸俟名七歲入小學師名士龍江張某澄自讀誦至剖析義理者餘拾年

衍聖必其爲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爲名諸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旦河東元某記

博州重修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甓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彼焚州將閻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嚴土木之麗甲于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發不存今什臺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之內仙佛之所庐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舍亦與焉防禦使荏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

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其正位又為從祀之室于其旁至于講誦之堂休宿之庐齋廚庫廄無不備具經始于某年之某月落成于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趙侯請予記之予竊有所感焉傳自唐以来為雄鎮風化則嘗礼義之舊人物則嘗連子華歆駱賓王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其民号為良善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為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太子至于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幼

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于弦誦之域而饜飫于礼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即赧然自以為小人之歸若犯上若作亂雖驅逼之從史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人之為俗則美以之為政則治以之為國則安且久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王政掃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于為血為肉之後乎喪亂既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倀倀之為徒亦育教焉不

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前世所謂急就章
兎國冊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生所習見者
非白晝攫金則樂人于國門之外取其篇而誇語
借耰鉏而德色秦人之牴冒殊扞貫子之所爲大
息而流涕者蓋無足詐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
之大節亦由冠屨上下之定分冠而屨之屨而冠
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
子夫不夫婦不婦必肇修人紀者出則而後有攸
敘之望矣況草昧之後道統方開明經者例有復
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官爲事士之有

志于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之宜如何哉故為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礼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婚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修人紀者尚庶幾焉如日不然則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以是學為告朔之餼可也

趙州學記

趙州廟學初燬于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中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築學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爲門爲廊廡爲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趙爲兵衝焚燬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于道路廟學之存亡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户牖既壞瓦木隨撤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風日就頹壓識者惜之歲癸卯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爲事發貲子

家顧工于民躬自督視不廢寒暑箴正方隅崇峻
堂陛斜傾者起之圮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
者飾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毀而又有
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礼衣冠俎豆駿
駿乎承平之舊予過慶原嘗往觀焉問所以經度
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其然且請予記之予以
為學官之廢久矣儒學之士雖有任其責者亦以
為不急之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為事者率
有由而然力致勢劫劇甚調度僅能有成怨讟盈
路所謂可為美觀而不可以夷攷也趙侯不出于

彊率不入于承望崇儒嚮道自拔于流俗者如此

在于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哉故

為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今亦未

嘗廢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

而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綿蕝不施而道固自

若也雖然庠序黨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

者旣不能復有所加亦豈容少有所損羊存禮存

此吉朔之餼所以不可廢也夫興學儒者事也用

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異時時可為

力可致而使學官有鞠為園蔬之嘆不必以前世

趙任路三使君為言視令趙侯能不少媿乎侯名振玉龍山人先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興文士游蓋其素尚云

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餼廩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太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為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係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

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為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預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爭走之文治旣洽鄉校家塾弦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屋廬而樂為之者化民成俗槩見于此自大安失馭中夏版蕩民居官寺燬為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

新之既乃燬于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于壬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借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葢三年而後有成乂歆謁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謂二三君言公輩寧不知學校為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礼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望民耳目尚何事于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別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

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絃歌當不以割鷄為戲言矣予行天下多矣吏姦而漁吏酷而胥假尺寸之權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倿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嚬呻顧盼化瓦礫之場為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于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且予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良民吏當為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為曾謂斗食吏不得執鞭于其後乎使吾不為記茲學之廢興則已如

歆記焉吾知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萬鍾之厚為計哉通字彦達縣人天民字仲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

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曾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析元礼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来民居皆被焚毀而廟學獨存歲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頹圮復為完補之學之制初亦儉狹侯就為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于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

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為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囙卑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嘆哉某月日

縣學生黃逸民記

葉縣中嶽廟記

河南中鎮所在在所舉有祠廟以奉嶽祇葉距嵩三百里而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衢顧望崇顯父老規為嶽祠

舊矣泰和末太原祈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
經度焉地本故堤廢圮已久荆棘瓦礫蛇虺所舍
樊身執畚鍤剗治蕪穢實以板築百日而廟基成
邑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乃群起而助之貴鄉豪
張祐孫寧秦商人党珪爲之倡廟既成祁人有以
白石爲中天像欵輦而北者道真請而事焉予嘗
謂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義恥之而有不仁戚之
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若有所徼焉何耶徼福于方
來逃罪于已然百來而百不可得然終不以百不
可得而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考繁昌人既

有以求諸神忠信孝弟廉讓篤實神亦有以望于
人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事神者矣崇祠宇嚴像設
刲羊豕具儀衛巫現倡優雜然而前拜跪甚勞迎
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于人者無有也陰害賊詐
刮利次骨利之所在無復天理公噬潛搏難得是
期內人于溝不恤也血人于牙不饜也志得而意
滿則曰我求于神神報我者如是也故搏噬愈獲
報謝愈豐禱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陰害賊詐之心
已悖然于胸中矣此直蛇神牛鬼之所不忍臨而
謂岳祇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惡

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可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溺于貪而不能自遷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常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為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禍不可逃也如是庶幾來者有所儆焉

扁鵲廟記

扁鵲隨俗為變過咸陽為無辜醫邯鄲為帶下醫

洛陽為耳目癉醫蓋嘗至周其有廟于此則不可考也廟再以元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藥請杯按間有得香灺埃煤若丸劑然者吞之病良愈閭里間相傳以為神斗酒彘肩禱謝曰豐積習既久莫有能正之者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年之八月也自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秘怪而不常故靈荒誕幻被于末流千百年後而未止也雖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傳劉鑾丸起廢見于傳記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故

嘗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決脈結筋湔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而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貪饕攫拾心魂斷喪若醉若狂澒然而不能自還者百千為群日相遇乎前為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為變練精而易形使之為平直安舒廉讓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祭則受福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盡亦無以靈丸神膏為也此之不為區區之香灺塊煤自夸于閭巷細民之間以為神嗚呼其亦兒童劇而已矣豈世之所望于扁鵲而扁鵲之所以為扁鵲者

哉

長慶泉新廟記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為内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與淅酈諸山絡脉相屬而為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泉之上有龍祠者舊以為禱之有雨暘之應旁近之民有以飲羊牛洗裾袑者泉輒匯而徙焉考之辨方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繆失實且不雅馴今以其地名之長慶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亦旱近百日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奔走禱祠卒無感通道路嗷嗷無望來

秋有此泉為言者予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雲氣四合車轍未旋而澍雨浹明年里之民作新廟于泉之西南且以紀其事為請夫龍之靈固也然古人之于禱祠不幸而不見荅自咎而已幸而應焉則亦不敢以為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歟影響之報蓋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與威令龍實尸之油然而雲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于物者豊則享諸已者厚道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瑤宮璚室萬舞在庭金支翠旂紛蔽輝映雖首出萬物奉以四海九

州有不足進焉者山夫谷民乃以一畝之宮雖不捧豆而祠之豈度德審功報稱之道哉聞之天即神神即人人即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鄰之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凡以恃吾誠而已不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彼乘雲氣而游天地之間是區區者寧足以留其一眄耶正大己丑九月日

三皇堂記

老子職柱下史閱人代之久其述伏犧神農黃帝氏以來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之論邵康節因之亦謂皇與帝為千萬世之人其次第蓋如

此自三墳爲吾夫子所斷三聖人者與天同功乃
無德業可攷見醫家者流謂神農一日嘗七十毒
與岐黃至眞大要三墳書特止于此今其論故在
本于大道之說而究乎生死之際然於三聖人所
以仁後世者綐土苴耳太原醫師趙國器謂吾業
當有所本也即其家起大屋立三聖人像事之
以歷代名醫岐伯而下凡十人侑其坐棟宇既備
像設既嚴介於太谷李子進之請予爲記始予甚難
之以謂天地不仁芻狗萬物聖人躋民仁壽之域
民物安逸若道自然雖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量

世之利者享萬世之報允倉楚所居年穀豐穰物無疵癘其鄉之人且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況與天地同功者乎報[illegible]本反始非閭巷所得專而祈流窮源或旦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夫趙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十年矣守之以恒業用之以戒心謂一毒妄攻五兵莫慘耶耿自信臨之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為甚重矣是可記也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令為惠民局直長璩工張天秀國器之子屨道知讀書異時當以人儒素自拔于流俗云己酉初吉新興元某記

崔府君廟記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定平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弟倫且有贓賕之鄗時縣有名虎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殁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礼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爲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礼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從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况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阜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

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毋則止於南陽
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
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
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桃無以進使其止於
為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
避之不暇矧敢憑几負扆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
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
之政舉喪乱以來天綱弛而地維絶人心所存唯
有逃禍徼福者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兇悍毒
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為諂

尓所敬非吾之所謂敬尓所惧非吾之所當惧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于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殿南服重兵所宿兼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為吾州之大政今滌水公之來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為事度材于山賦庸于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于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于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子為我記之某以為天下之為食者莫勞于農而其不害于農農之力至于今極矣甕斗而

耕曝背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蟊蠈凡害于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創裒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戰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相望于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啓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撿察之不恒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絶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

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道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為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惟公為徐為陝為鳳翔為京兆為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于茲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為堅甃廣狹陋為宏敞增卑濕為爽塏薁壅蔽為開廓環以復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幞曝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

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于是乎張本其屬吏也知公為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為縣難為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辨興壅蔽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蓋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與夫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際司空則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穡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寬士明于五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教率作興事必于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訟理固出于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于摘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耆耆儁快如刃之發于硎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

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准稍自振厲不入于闒冗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為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為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進者皆以為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吏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為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

未與紀極舉身以殉貨反為所累者多矣此最善喻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生于此夫以天下銓綜之係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令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録南宋以來名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惡孰由此而進孰由此而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警巡院廨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為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為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分乃令僑寓于編户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偬為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後上命也乃以故事請于縣官久之得故教授位于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為民居蟒漏邪傾風雨弗庇矣以暇時易而新之

治有廳事寢有堂奥廚庫井廐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內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盖百日而後成即以其事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于人勞其心者逸其身于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于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敢為夫豈人情也哉履展之間可以用極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于其間君子以為不智可也故予樂為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

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劉開濬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于教官劉浚明之深以濬水新渠記為請曰濬水之源出于雁門東山之三泉過繁時遂為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横山為不遠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興之由宋尒朱氏而下凡三人焉尒朱丘村人家有賜田百頃因以稚晉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流為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為較固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姍笑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

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于興造復以渠為事開及日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于朦昧甲乙夠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至以水田為請承安中吾里齊仝羡率鄉曲大家按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齊共事思卒前業頼縣豪傑鄉父兄子弟佽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白村上下迺六十里經達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既塗合鄉人預議洎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忭驩呼動

地出乎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垂示求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謂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于人事者爲尤多曩余官西南鄙之屬邑多水田業戶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考之夫水在天壤間爲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賄足以侮大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爲不平不爭爲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

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乎夠夫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豐豊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慮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胳合彼己分利孰為綱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比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命且無望于必成况創始于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乏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唯強也故能立天下之懦唯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克之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黙蘆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

舉鍤投袂隨為豐年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貨失當乘之機如懸貫操金眛于貿遷之術旱暵為雹乃無以療之求象龍候商羊坐為焚尩暴巫穰襘家之所悞搏手困窮谷將誰執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汯汯淨瀫盈溝若大有力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菽麥薱薱彌望計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衆力一善而兼萬夫雙勞而有亡窮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滹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

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西其間無井邑無聚落無丘壟特沮洳之墝而已誠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會于䔥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限緡貲數千人之功平湖瀰然當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于中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直郎蔭當補官州㵼已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班廣威詣登聞鼓院自陳道陵從之預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蠡州酒務使李侯所謂是以似之者歟年月日記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爲予言予游長安舍于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爲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爲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隱于農于工于商于醫卜于屠釣至于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爲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爲小隱能定能應不爲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

朝市為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于山林則客或有
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
後歎松桂而謗雲壑者多矣况朝市乎今夫乾沒
氏之屬脅肩以入市壘足以登壠斷利觜長距爭
捷求售以與儈兒販夫血戰于錐刀之下懸羊頭
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
婁之所以隱柰何曰鬻書以為食取足而已不害
其為廉以詩酒遊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為高
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予曰予得
之矣予為子記之雖然子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

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伯林賣藥都市藥不二賈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耶何乃不二價乃嘆曰我本逃名乃今為兒女子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隻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𢧵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奚以此為哉子意大夫士之變公者強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元某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

本以祠唐候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素久矣不必置論蓋魏齊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結士馬強盛天下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纔踰步間耳山之麓出兩大泉噴薄湍駛流不數步遂可以載舟楫匯為巨陂派為通渠稻塍蓮蕩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若濟源之清曠蘇門之古澹濟南之秀潤以知水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及也太平興國初漢入於宋城闕雖毀而風物故在旁近之民擅灌溉之利春祈秋報惟神之為歸割牲釃酒日月不絕宮庭

靖深丹碧紛耀遺臺老樹朱樓畫舫承平游覽之盛予兒時尚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別殿有廊廡有門貞祐之兵迄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腐敗故暗極矣創罷之人迫於調度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有潸然出涕者南北路驛使賓坻高侯天輔憫外門之頹毀也力為新之起于辛丑之正月而成于其年之七月請予記之予謂昭濟廟之在吾晉有必不能廢者然其廢而興之則存乎人焉爾夫一門之役固不可謂之全功異時有以全功自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紀也故樂為之書明

年五月吉日新興元甚記

順天府營建記

清苑置于隋開皇末歷唐五代為鄚州屬縣宋境
與遼接故改為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
朝既都燕陞縣為州州仍以保名縣則復清苑之
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太行諸山東走遼碣盤礴
傴蹇挾大川以入于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壘崇
峻民物繁夥犨較而南最為雄鎮貞祐初中夏受
兵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户張侯德剛之起定興
也初保西山之東流堝婦經畧苗公畀功至永定

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及苗公為其副賈瑀所害侯慷慨憤發期必報瑀會麾下何伯祥獻苗公符節即推侯為長事聞興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荊而下侯率所部隊于狼牙嶺馬跌為所執大帥以侯骯髒無所屈義而釋之且復舊職矣招降旁郡威信並著遂下雄易安保諸州留戍滿城西山豪傑皆授印號為部曲兵勢大振滿城隘狹自不能容者歲丁亥乃移軍順天以過信安行剩之黨時順天為蕪城者十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居之隨為水軍

所焚侯曰盜所以來禍我無固志耳堂複成吾且不歸矣于是立前驛左右中翼四營以安戰士置行幕荒穢中披荆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爲事適衣冠北渡得大名毛君節正卿知其材幹强敏足任倚辦署爲幕府計議官兼領衆役侯心計手授俱有成算正卿悅于見知勞不言倦底蘊旣展百廢具興承平時州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食爲病瀰城之東有南北泉南曰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畝以輪廣言宋十八塘濼發源于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爲藏水口侯顧而嘆曰水限吾州跬步間

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則井泉有甘冽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勢作為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我幾百舉武而北別為東流爰及東城又折而西叉流交貫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淵綿舒徐青綠彌望為柳塘為西溪為南湖為北潭為雲錦[illegible]夏秋之交猗芰如繡水禽容與飛鳴下上若與[illegible]人共樂而不能去舟行其中投網可以得魚風雨戰馬間令人溯焉有吳兒洲渚之想由是譬[illegible]備以甲乙次第之則為北衙為

南宅宅矣所居工材皆不資于官役夫則以南征
生口為之至别第悉然為南樓因保塞故堞而為
之位置高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郎山如見吳
嶽于汧水之上青壁千仞類行而前肩駢指比歷
歷可數濃淡霞露變態百出信為燕趙之奇觀也
為驛舍為將佐諸第為經歷司為倉庫為芻萬塲
為商稅務為祗供所為藥局為傳舍煖室為馬院
市陌紆曲者候所甚惡必裁正之為坊十增於舊
者七曰雞泉吳澤懋遷歸厚循理遷善由義富民
歸義興文為橋十而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浮

空南曰薫風東曰分潮為水門二西曰通津北曰
朝宗為燕樓四北曰拱極南曰蠡吾西曰常山東
曰碣石為廟學一增築堂廡三倍其初為佛宇十
五曰栖隱鴻福天寧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
雲崇巖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永寧大悲閣一由栖
隱而下創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
經毁者獨大悲出於新意尤為殊勝金碧爛然高
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于國力可等而上之
耳為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寧洞元玄武全真
朝元玄真清為朝真得一創者九而復其舊者二

為神祠四曰三皇岱宗武安城隍為酒館二曰浮
香金臺亭榭皆水中為樂棚二為園圃者四西曰
種香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壽春城內外為水
磑者四水既出朝宗門又將引諸水為稻田于西
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
為之十里一起閘以便往來每閘所在亦皆有灌
溉之利焉城居既有定屬即聽民築屋四關以復州
制迭而四郊周泊千里究保聚植桑棗樹藝之事
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攬轡問涂騷
騷乎齊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予過順天左副元

師賈輔良佐授侯經度之事請記之于石曰始吾城無寸甓尺楹之舊而吾侯决意立之民則新造而未集寇則轍潰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常情度之不辜于道旁築舍之惑則必安于聚廬託處之陋矣侯仁以繼絶義以立懦信以一異智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纇䏚如此夫立城市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多今屬筆於予其自意乎予因為言自予來河朔雅聞侯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為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陣間不十五年取萬户侯金虎符如探囊中

物統城三十[illegible]制詔以州為府別自為一道幷控關陜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賜金銀符者十數人先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秉節鉞書旂常着鐘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力凋有不敢望者矣則頤盼嚬呻而得之况乎土木之計力有可成者豈不游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強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唯強也故能舉天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矣何以當之是可書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者必以善其後矣人豪也頤豈以城恒山池滹沱

空大茂之林以為摳盡枹陽之石以為礎然後為快歟吾意其必以行水之智移之于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寬庸調以資怨闕薄征歛以業單貧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變風俗率輕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蓋公清凈之化見君愛利之實于是乎張本于雖老矣如獲見其成尚能為矦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澧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為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

鄉羯人之遺語也其可曰野狐泉亦傳有妖狐窟于此滌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稍折而東去為蔡水喪亂以来水散流得村墟往来取疾之道潰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弥望冬且不涸二泉與港水舊由三橋而行中橋古石梁也淤墊既久無跡可尋數年以来常架木以過二泉規制儉狹隨作隨壞行者病涉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刘居才卿思欲為經久計詢訪耆舊行視地脉久乃得之經度既定言于宣使宣使亦以為然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貿董其事分畫瀦渠三水

各有歸宿果得故石渠于埋沒之下矼石堅整與
始構無異堤口既完濂水不得騁附南橋而行石
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于郲公泉之右達路平直
往來憧憧無褰裳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畸經
四旬而成釋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也嘗
謂古人以慮始為難改作為重重以惡勞而好逸
安卑而習陋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于後世也歟
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
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
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門傳

謂啓塞有時門户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壍謂之塞
關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壞而治之修飾南門
非閉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爲
政不亦甚重矣乎子路治蒲溝洫深治孔子以恭
敬而信許之子產以所乘輿濟人溱洧之上孟軻
民至以爲惠而不知爲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啓閉
之急與不知爲政可乎雖然七邦之無政有年矣
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
遠罪作新民所以使之務風而易俗[illegible]賢王付畀
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壓

焉得舊石室者君之必將正方隅謹位置修治杞梓崇峻堂構以為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罅漏支柱斜傾而已乎僕知石渠之役特此邦百廢之一耳異時過高明之壤當舉酒落之二君勉哉

臨錦堂記

燕城自唐季及遼為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為人氣所移物產豈潤與趙魏無異六飛既南禁籞隨廢比焦土之變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宮掖之勝者固以散落于人間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澹有人外之趣稍增築之

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為小圃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竹樹蔥蒨行布棊列嘉花珍葉靈峯湖玉往往而在焉堂于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為堂作記并志雅集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會弃華駘人詞客多為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內夫營建之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于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獨以名天下何耶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

布衣之好以相期于文字間境用人勝畧不虛語河朔餘蕩以來公宮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貯管絃列姬侍深閉固拒敎外內不得通其不爲風俗所移者纔一二見耳異時有嚮儒術通賓客置鄭莊之驛援相如之簡以復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爲之書

馬侯孝思堂記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敎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師弟子之問答必以因心爲言謂孝與生俱生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則終終

身而慕不幸而至大故著萬懷愴蓼莪所述始于
鞠育顧復卒至于吳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
者直無父之人耳天山馬侯作孝思堂請予為記
予以為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在君獨以名其堂
者其必有說歟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恒州府君
以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為都省掾屬九使
者聘報麗夏吾先人率在行中忠信為實人所保
任積十數年之久乃為朝廷所知自常調中特恩
授開封幕職內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鳳翔
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諭諸子以為吾家始于

狄道被俘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拊
存之賜象胥之任銓選有常又不次遷擢之主
恩天大無從報稱唯有盡此身以答萬分耳精
誠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顛沛無念不在果能以
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丈夫並游諸孤
無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忘
先人之故為無窮之傳耳子太息曰有是哉古
入有言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
陣無勇是故為百行之本先恒州忠義奮發
無媿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

之預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教子也嚴以法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備今諸子布列府寺悉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家傳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者蓋恒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訖諸子及其甥觀其身教之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逮事王父母其生長見聞寧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經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登斯堂也雖在於塗之人聞恒州之風亦必有興起者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于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致樂堂記

癸丑之夏余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溫陽張無咎謂余言武可賈仲德仲溫貪慕高誼久欲奉杖屨致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葦為介吾子既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孝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瀡滫脂膏醪醴乳菓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溫燥濕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孝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已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既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為法毋

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尚能睎諸婦補
紉歲時願壽言笑晏晏諸福偕其方來而未艾也
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
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余謝曰僕也衰謬頋何
以眷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
之淺深惧其乍出乍入若存若亡使之時自省察
焉耳盖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遠
遠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
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于
襁褓于膝下于成童至于終身焉雖僻君四無人

聲之鄉疾痛苦困必呼親而訴之不謂之根于心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怙恃之下託二天以為庇日為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老萊子衣斕斒之衣弄鳥雀于親側非矯飾也惟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說其憂天下後世不既懇切至到矣乎余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爲遼霄之所變遷是以敦龐耆艾之士睎他

郡國為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橫經問道為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階于儒素之業不漸于教育之化乃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尚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殆俾甫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予樂為記之嗚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曷維其已言不稱老禮别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慕故牲牢不加于菽水三釜無羨乎萬鍾古人所以願為兄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子曾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

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歟樂哉斯堂
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李叅軍交山亭記

由龍門而東其北為轘轅南為顛谷轘轅嵩高在焉顛谷潁水在焉南北道合為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焉又東為陽翟連延二百里間少室大箕大陘大熊大茂具茨在焉為山者九而嵩高以峻極為嶽嶽有鎮有輔輔與鎮大率皆嵩高絡脉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為鈞之州治九山環列潁水中貫景氣清澄淑覽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為

比自昔号為東皇唐人陳寬記類亭所見以為雲烟草樹濃淡覆露望之使人意遠超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區竹木瀟洒迥若塵外鎮人李叅軍麟居之築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為歸故以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叅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闤闠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族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閟党丞旨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彥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

致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
必盛為具館之或荷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棊
槊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
能去也貞祐初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樂其風
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
郭粗立材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
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資源華衰之感
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
趍靜困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
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

顧揖所不暇稱諭所不能盡愚獨以為岩岩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興霞蔚光彩溢目施文章鉅公金玉淵海漢為而無情默焉而意已傳又似夫水石磵飲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取文豈復加於此媿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無所以業無可致賓客清閟之叢掃地而盡惟人將拒我是俱其敢以三楨遠矣五交賈纍自附于王丹朱務劉孝標之後裹裳纍是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群而游乎予笑之曰有是哉于向所疑釋然矣子歸幸多聞草堂之靈參軍固佳士而封彤丘

方移文以謝遒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雲壑而為嫵紫雲仙李能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之暮也年月日記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于吳蔡諸公間凡燕遼汴梁宮殿題牓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等皆其筆也興定中閑閑趙公為禮部下蔡州取顏魯公逍遙樓額入京師于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遙閑閑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于尋丈大字盤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為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



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
崞山祠曰得無競崞山神三字聞之伯佐南申王
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純滕秀穎趙
先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
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為其父齊叔
晦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為書之耶不然遺
鄙荒陋時無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
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彝少尹仲容胥莘公和
之張大興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于
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為希

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為第一手耶予恐多故之際神筆實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録後記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祖始見譜諜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再世為大理少卿瑾次為司封員外郎贈尚書右丞栒次為給事中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緯累贈尚書令太師魯國公墊獲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為左正諫議大

夫樞密直學士贈尚書左丞琰即給事中之第五子也次為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神童十六擢進士第叅知政事致仕黄中次為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即工部汾之兄而著作即贈太師注之子也次為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即太常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謙出竢房次為光禄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于鄆曰而家焉次為知滄州君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

仁智勇對其說累二千言次為顯謨閣直學士尚
書戶部侍郎僑節嘗著勸弟姪脩進書與滄州君
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為都水內監使者洵滄
州之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次為麼補贈明
威將軍棣次為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炤明昌五年
經義進士嗜古學尚交巖子陵陶淵明白樂天邵
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守三
玄之句即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曹而下
有言行文筆見于紀錄者魏國文元公戒子孫文
二首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

家多占六軍耗縣官衣粮而為私門奴隸在京不啻數千人浮費可減孰此為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邊多不聽許仁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今陛下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間劉平為元昊所得邊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時為御史建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真宗

撫王繼忠家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
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曆四年元
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
歸多貰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邪州州新去湯
火殺僇之餘盡為俘虜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君
建白都統府頒出金帛贖生口田臧獲而良者凡
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于此皇統中改陝西
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糴君拜章乞賑貸未報
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救餓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
石州既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衆聚居

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爲買棺以瘞之其不敏常被首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爲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勾當仍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佗州餘粟以活飢民汾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爲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

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掾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閒居鄭下哀宗即位史官乞曰宣宗實録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弑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衛謂王失道天命絶之虎實無罪且于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為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修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弑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史臣曰誣

其猛毒驚狠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顏色問及時事輙一二言之若有當于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黄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孫商候極星公荅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

實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圖道尊何敢望漢
廷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
天公又敕諸子賢卿臺掾翔鄉閣門九某京師用
物月為供給之其曲相奬借如此某北渡後獲從
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字顕之少日為名進士
資禀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
臺歷平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
歡謠載路某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
三尺兒童也喜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
餘殘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來更數誰令代取

魚須寄綱東州新有放生池三歲終更舊有期吏民安習狂迁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却是行臺未盡知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見示且徵後記某以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內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絕故人外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尚何待不腆之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于後世縣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

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河東人元其歛衽書

校笠澤叢書後記

右叢書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背複寫元光間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此本得于閣内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顔蕘後引其間脱遺有至数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為完書向在内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為一因循至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為積年之

貧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龜蒙詩文如藂書與松陵集予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既博贍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為一家然識者尚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甚鎸刻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争埋輪叩馬則奮髯抵几以柱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為唐人工于文章而昧于聞道其大較然非

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
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
穴險固囚鎻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平淡而後已
者信亦無愧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于聊城
寓居之西牕

畫記二

朱綵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憑几而坐二天女
侍双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
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

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双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頳面威重乘白馬隊仗在山林間大

怪樹之下两力士挺馬銜旄絳繖两團扇障之扇

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

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冑胯弓刀一

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崖之下一鬼卒攢刀而拜

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

赤躰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須髯長磔又非地官之

比乘斑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鉄緪挽龍怒

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猙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颷大錦旗洎一力士負劍者掖龍而行一掾史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吊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甬出水府雲氣隨之真天下之絶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桷欄楹檻渥丹為飾綠琉璃塼為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捘筆作

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
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内人不裹頭倚欄卬
看凡裳者皆有双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
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剪花一人
捧盤承之一人得花縱步回首按錦帕捧之髻鬟
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
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
戴而無瀝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
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柏一女童舞一
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揖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

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為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團花籃紗映生衣紅纈為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冰盤坐一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渠鸂鶒一坐砌上一女童欹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為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按上二藤杌在旁為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床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林

加褥而無裙一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為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為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衹綠背搭紅繡為裙坐方牀紬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纈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滿叢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爐熨帛之用二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双紅帶下垂尤顯然一膝跂床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窄衣綠繡襜裁綉段二女使掙素綺女使及一內

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為戲
中二人双綬帶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語齊者此
上為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鴟獸恐與今時特異積雪盈
庭滿山茶盛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桷間
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
蓋紫薇也堂上垂簾二內人坐中楹花帽纍首衣
袖寬博鈎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捲簾
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搴簾
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

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氊笠而有璿瑁班不知何物為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匝其中凍鴨並卧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為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為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

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為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望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靜化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州渚之想大槩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為比喪亂二十年惟有荆榛瓦礫而已

正如南都隆德故宮頹圮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高甍畫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几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群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真華峰鵲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際遥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絶勝處也華峰

之東有卧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黌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姊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為函山所碍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脩廣出材不匱今但𠙽然一丘耳西南必斷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亘千里與海山通矣爆流泉在城之西南泉濼水源也山水匯於渴馬崖洑而不流近城出而為雌泉

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性時漫流纔沒脛故泉上湧高三尺許令漫流為草木所壅深及尋丈故泉出水面纔二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爆流字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夾猶池面泉今為靈泉庵道士高生妙琴事人目為琴高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欵曲周密從予游者凡十許日說少日曾見所謂金線者尚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尚或見之予與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

也杜康泉今湮沒土人能援其處泉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較者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瀹茗不減陸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紀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沇水注泰澤潛行地中復出共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沇水東之逾溫逾墳城入於河溢於滎洑於曹濮之間乃出于陶丘北會於汶過歷下濼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為瀆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大河終能獨

達於海不然則無以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洑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并録之珍珠泉今為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為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為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柳絮皇華無憂洗鉢及水晶簟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山將至爆流者六七宿靈泉庵者三泲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濼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

觴予練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鈆珎墓誌珎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為巳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云塟岣山之西者知西南小丘為岣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壙中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数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揆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揆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

事至其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為識叔文有文醫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為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巒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烟出沒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為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酬附於左

東游畧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于泰安侯以予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

千里而在寧馬者入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畧記之以備遺忘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絶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脚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狀字作隷書文齊梁躰而不苦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隷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臯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

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元廟記云盧城圯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為晉所敗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為格而今為隔馬疑與左氏不合人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犯兗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而妄為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何預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禀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

於朝今勝云豐施庚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靈
岩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鷄鳴曰
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双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
御書今亡矣絶景亭在方山之下絶類嵩山法王
党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
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
双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子按大觀中石橋記云
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徧考耶汞
縣香山寺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
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

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竟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揆叔文蘇轍子由吳栻碩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説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峰曰秦觀曰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崖太史公謂太山鷄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鷄宿山上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

異故山上平明兩四十里之下絶昧爽間耳此語似
亦有理故録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
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於貞祐之兵今惟客
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
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朱元四觀青帝觀有
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
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栢柯葉甚茂
東有嵓嵓亭山水自溪㵎而下就兩崖為壁如香
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屏而濁
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絶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

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獻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餘知名如魏庠韓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屏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冢墓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剥落

不能究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曾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数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當至嵷縣初約定襄李

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路人和志冲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肯之來將無妨靜業乎曰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趙煉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携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予問前高景趣比鳳門鳳凰山為何如純甫

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予竊自念言先東岩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凰閣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嵓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七友蘇華老闇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烟蓋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寐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為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為門壽寧武尊師子和圓杲慶上人鍾秀李

文必以此山為言是則夙志為不可負而前高之游當次第及之也即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鴈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菴菴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童丱入道其家為此觀黃冠者至添十五世與亂後無圖志可考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為勞也半山一峯為釣魚臺其上為十八盤為青龍嶺為風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峰之右為來儀觀觀在山

腹峯迴路轉臺殿突起雲林悄然别有天地信靈境之絶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珎所造思珎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為之反復數過始見崖畧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秘籙自嵩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凰見太武為立觀且以鳳凰名之觀歷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為言而訛為貧兒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為言亦轉而為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棨圖誌求故實嘗為辨之天

寶元載敕天下玄元廟有頽毀者在所長官量事
脩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蹤存者皆度加
禮焉此山廟爲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練師高敬
臣乃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爲
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唐以玄元爲祖天長者
以徼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玄
馮通玄朱自然孫泠然餘二人石關供養童子尉
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
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至京陳謝唐天子
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十日亦上上昇

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旹有敕書碑唐以後
荐經喪亂焚毀畧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政
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
東沿邊按撫司公事王誨書觀之東有養虎峰飲
虎及五斗十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
臺境接西南有玉業峯西北有煉丹峯洗藥池次
有玉女峰峰南有會仙峯傍有五蔓樹北有王母
池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蕪朱砂白雲三洞
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洗蔓池蔓與參同
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

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爐疊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爲識凡洗藻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丹爐孫真人養虎峰四子峰有莊列亢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録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留跡代州壽寧古詩十韻去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秉引箇碧眼奴擔着獨壺瓢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

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携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閑立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撮標書龜鶴齊壽四字題云廣寧閑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皞子西曾次韻于西於詩號為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彷彿仙材九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為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况其道乎是又可為一

嘆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幡坐下一半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説者以爲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爲無意也寫真在西南一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挑布囊破屐旋補之氣韻古瞻望之知爲有道者年歲既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爲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爲猛獸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峰劍聲錚然陰晦中特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歷歷可辨仙

犬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之和持
涯練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大作遂
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謖謖有聲
雲烟草樹濃澹覆露不兩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
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䰟動惜清景
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
為䌷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
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為蔛高之游

毛氏宗支石記

毛氏上世出于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

毛氏村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
大名機察房是已本房既來彭城遂為彭城人祖
諱琳自宋日雄于財有十萬毛氏之號生一子諱
允金朝初允以戶計推擇為吏一郡以吏能稱之
生子曰矩曰贍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
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補吏部覃科令史
轉貼黄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博州
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
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
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

降公不從城陷自縊于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
年以歿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誥
敕有篤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
女一人嫁閔中夔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
于桓州矰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
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
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
書來濟南從名士劉蟠于章丘備歷艱苦蟠知其
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魁再試益都
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嶧縣簿摧折豪右

姦民歛手官委排比戶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祐三年入為尚書省令史維陽多流亡當官者不善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録事判官果以政跡聞召為戶部勾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榷貨兼戶部員外郎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怨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丞竟以寃憤感疾終于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遹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晏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遹以蔭再仕酒官娶孟氏

生二子一女曰從曰復女尚幼維毛氏祖考積累如此躬不受祉後當有興者子孫其求念之

尚藥吳辨夫壽冢記

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尚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輙預作冢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余謂辨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衷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毋庸知試以常理為之説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於人道為

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
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送猶夜之
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
烹金煉石合駐景之劑衔刀被髮為厭勝之術意
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凶禍滅亡之語必向
之而唾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棺
時或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
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寧暫遊中哉此
語載之史冊作範來裔其視漢曹相孔聃之神祠
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

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黄堂上表聖之言尤為
殷重吾意于顯業方伎頻值喪亂閱世變也熟超
然遠覧闈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
願終教之乃為作壽冢記吳氏世為東平人祖瑋
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為吏仕為郡功曹
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卿讀書知義理資稟静
默容服脩潔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先承旨世
樂同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今貫文顯之及見之
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丱失怙恃年十七尚醫王
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惸獨矜小弱康恩義養于家

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被
令旨收充侍藥局藥童東宮即大位用隨龍恩澤
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累官
懷遠大將軍汴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
署醫工都管勾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
于外舅之報喪祭推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家
事不問乃為其弟姪殖產畢兒女婚　娶最後營
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
六十八云

樊保壽冢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公積官服民政者垂二
十年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修寵榮於鄉國今年
冬十月修治先塋列松櫝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
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礼備而孝子
之情盡且欲作壽家以為他日寧神之地謀於塋
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為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
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
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
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戮者
懇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鬪轉戰

遂北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即日弁所守者繼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盂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設方畧開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衆主帥知侯無它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為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為侯言生而養死而塟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説勝詭者遂以形骸為外物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襚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説雖畚鍤後贈以

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
內外之辨矣吾豪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
尚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覇陵道武帝治茂陵
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為諱況其下者乎漢相
孔耽高士趙岐吳人范慎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
預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
聖曰吾寧暫游艸中耶米元章知淮陽自卜死期
作棺櫬置黃堂上飲食坐臥對之彼皆名世大賢
顧豈為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崖異耶吾侯雖未之
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

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予之文於石以眖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記

威德院功德記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廢眎他郡爲尤多宣政之季廢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爲可見矣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淸寧社治平二年賜名國朝皇統初里耆老啟元命梵嚴寺僧善信及其徒眞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眞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眞之徒明玘嗣院事頗

以寺基迫隘爲爔行視寺後平崕其上可剗治乃
乞地于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
廣寶倡于韓厚而僧圓爲之勤也玘初刻華嚴經
本數年迨是而成回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施且
燒二指爲供誠意堅苦爲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
更爲起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汾流爲木石橋
以便往來然後寺事成玘爲予言如此且彊予記
之玘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
如捍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浮屠氏之
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繇廢而旋興稍微而更熾者

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必皆超然可以為人天師也唯其生死一節彊不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然如湍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道則異術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至列為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況乎誘庸俗而役之以為區區之塔廟豈不謦咳嚬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因若玘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

道卓如日月之明至于一畒之宫亦何遽有鞠爲園蔬之嘆乎吾于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爲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供既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帛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居焉廣𦽋梁人自言白雲杲之徒居而安之即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于縣官得今名乃爲殿爲堂爲門爲齋厨爲庫廄凡三年而寺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壞地衍沃分流支貫嘉木高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帝杜而寺居其上游東

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偎麼刼立莫可梯接僊人諸峰顏行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複嶺絡脉下屬至白馬則千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烏啄奔走來會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烟香靄濃淡覆露朝寫夕靡萬景盜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盖嘗嘆爲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後大至唐而后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方萬里根結磐互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

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閎麗偉絶之觀至于公宮
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
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
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户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
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爲塔廟則不足以
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讋後
福之所徼意有所嚮群起而赴之富者以貲工者
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盼化草萊爲金碧撞鐘擊
鼓列坐而食見于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
力言者佛爲大國次之吁可諒哉正大庚辰予間

居空上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仲寧為予言廣業而專心通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之者因為記其事并著予之所以感四月望日前內鄉縣令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為余言昔青州辯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衆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為僧俾主藥局仍不許出子錢致贏餘恐以利心而妨道業新殁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廚仰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諸禪刹之有藥局

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爲百年齋者自寇彦温而下百家圖爲悠久計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浹靖深而周密又廉于財衆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脩追予三年矣予幸以文記之予以爲醫難事也自岐黄盧扁之書而下其説累数十萬言皆與雅淵奥本于大道之説究乎死生之際儒者不暇讀庸人不觧讀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恒至終其身有不免爲粗工者其可爲難矣佛之

徒方以禪定爲習于世間法皆以爲害道而不敢
爲問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味因
斷除病本如子之書所爲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
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
而往其視粥魚齋鼓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肯
老歲月于參朮間乎謂之恒則亦不可也不恒不
專取未必甚解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
廉者取之什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
千愈百人盖猶有所望也貪者爲之乾沒而不定
治藥不必皆良蛇床而當蘼蕪薺苨而亂人參昌

陽而進豨苓飛廉而用馬薊佐使之異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可不懼哉令子則不然若德若俠之實與廉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任矣時節州土無不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俠固亦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為知言也故備述

之使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暨予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于吾子幸今至矣稅駕于我可乎予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丐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蓋此寺即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記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府非無閒刹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變城

邑廢毀僊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掃地而盡獨曺王所建舍利塔嶵然而已荆棘瓦礫地藂來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盻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鄭氏篤于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頓爲興起之且其伯男子有慶孩幼喪明誓徒佛陁以爲歸宿乃捐奩中物直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點僧潤共爲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其旁以爲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俔不敢洒掃于此者十寒暑矣今廊廡齋廚下迨庫廐粗有處所而其

大較出於鄭之書捨潤之力贊者爲多初慶事康休大士聰聦為援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挽迴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寥休以鄭衣其子之廢不暇他及頗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聞狹劣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莊嚴聚化朽壞而金碧奪蟄户而騫翬飛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于我法中塔廟所在即爲有佛望之而塵勞破即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刼濁諸生積爲黑闇叢林之所障蔽如今以百千日熾威光而照臨之頑豈以一室生白而爲究竟哉

況乎天雲借潤晨庭三請昔而崇孝今別爲壽聖兵鳳諾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徧照上資神壇之護中嵩華封之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所贊嘆乃至齋踧粥魚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繫吾子是待幸有以贊就之子捧手曰有是哉與建本末當如師所請若佛法則師當爲予說而予不當爲師說異時有大居士文章翰墨如竹谿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重宣此義云師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玉山參枝足清和尚聞萬松道價裹粮千里以巾侍白

菴松一見即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年備極勞苦他人無與此者出世住萬壽荒廢以久無幾何為之一新之戒大會繼出于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鄧智進買地于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凉僧淨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子居崧前後來清凉如吾家別業自第一代璘公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顯請雋

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予赴名京師通
與顧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
然以趣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關興之兵不
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至于興福之事則未嘗不
往來于心也丁酉之秋見淨文于山陽蓋自河南
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寺幸
存千里之來尚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郜氏耳予
欣焉爲記之且告之曰清凉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特以
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至今爲叢
名剎境用人勝真不虛語今興福與予俱脫兵刼

予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二千里之遠以予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與福之壯且麗不爲清涼之敫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即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所以答光寵廣睿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鄉郡武川之清安寺爲僧衆祝嚴之所事聞制書賜可且命蠲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娣婿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余二十幅於宛

丘相好備具有頎陸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庭公亦嘗瞻禮焉頎謂郭言
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極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興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說安都寔公別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頹弊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陽嶠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複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顧盼之頃

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基構所擬躋步之地率從後直得之)中命漆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共爲經度乃以丁酉秋庀徒蕆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即松爲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會食有筵齋廚庫廐以次而具蓋規撫仰山而差減殺焉漆水公慕說勝緣復以爲題牓龍跳虎卧雲烟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德善繼之提點相秀曰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蹙從事故衆務益辦道場峻潔四衆安隱粥魚齋

誠殷殷然川谷閒淸安遂爲燕北名刹　恩綸褒
異寳櫳輿于此竊惟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爲一體
人於天地閒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
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是故君有輔相
栽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特
張顒待哺而求能備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
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譬之
群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此特爲名教
言至於瞿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
世之身爲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爲念至於沙

河法界雖仇讎怨惡品彙殊絶悉以大悲智而饒
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
有爲煩惱賊所嬈者我願爲法城塹有爲嶮惡道
所梗者我願爲究竟伴有爲長夜暗所閟者我願
爲光明炬有爲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爲大法船若
大導師大醫王微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
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歷事三朝
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內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
兼善內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
不期合而合者衆事業之既效極材量之所至必

有深畧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叅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樂爲之書若夫有關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君能下下以成其志炳燿乎典册揄揚乎雅頌當有鴻儒碩生秉筆以族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說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

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天寶八年玄宗親謁大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玄元像事之五帝則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鴈行之句爲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玄宗肅宗父子乃得爲七是則此觀其起于代宗朝乎玄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

比之玄元像則摶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者舊謂出于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以七聖為額是亦名矣是以七聖為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尚肯以七為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輙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微為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土慕容增葺之書于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為祖起祠殿于玄

元之左撤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厨
廊廡過唐舊之半見于都官員外郎知州事冉宗
閔明慶殿記及著作郎知平遥縣事權通判杜岐
公行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郡境並
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木之
後歲月不絕追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
易起殿于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玄
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凢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
鎮州管内道士王守冲謂予言兵荒之後吾所居
無尺木寸甓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

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起
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予年運而往矣其所
經見亦已多矣曩子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
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爲元節云是
玄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三
二州人習以爲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
之賜鶴既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黃冠千里來會
者項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于兩見之特亂
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既經累朝崇飾他道院莫與
爲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嘯可以盡山川

之勝古木蔽映窓戶幽邃屏障几席翦焉無埃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翰國鎮之文往往在人口傳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為河東名筆皆游人過客之願見者食指既衆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為多宋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真百年以来老師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師年八十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屨出游路人為之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

所與游皆州里名勝志常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宫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為道士氣質渾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而遊皆予所接見者也因為守冲言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輒示求父宜無不可令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譔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况于平生之言乃為記其事且為長謡以招鶴命篇使并刻之以為真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馭者誰金戈翠蕤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渺翩翩兮炯景識蒞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子鄉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淩忘歸趣雲裝兮眞子遺明年眞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婭婚郭長倩為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豪率家

人致謁師瞋目不為荅長倩夫婦流溯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名乃往居之師燕坐既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受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為玄門之臨濟閒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于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慕府叅佐趙侯國寶之夫人奥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

厨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衆歲費亦時給之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鍊師館予于慶源道院為予言曩令殁兵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予小功凡寂然亦為全真道予嘗問子之道奈何寂然舉女凡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脩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為渾沌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鍊師游既久蓋以敬之之言為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于丘劉譚馬諸師而郝君子諸師為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

蓋寡與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為起庭宇治
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與氏龍山
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說其誠實知義理中
歲授道書即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為
全真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
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號紫微觀
趙侯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廚庫廄所以奉
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城請予記其

事予爲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爲多居山
林木食澗飲槁項黄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
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黄老家数以爲列僊陶
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
靈王太子晉爲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
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
僊官府虚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
政之季而其敝極黄冠之流官給俞書以散郎與
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
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倒舉之始欲爲

高而終為高所畢始欲為怪而卒為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于淵靜之説而無黃冠禳禬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陁縛律之苦㽗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

相大臣有為主張者故已絶而復存稍微而更熾
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
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為之教者獨
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為所陷沒無淵靜之
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無有之
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于黃
老家數以為列僊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
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乂矣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
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
鬬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

亂人與物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為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概然以為知言迭非漫為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為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恩間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

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郡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于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即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為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為談經講道之所頎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足致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緣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尚冀福之可徼也庀徒蕆事土木皆作蓋經始于庚寅之七月而斷手于明年之六月像設有

殿榱檜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庖廄
截然一新又求佐部曲諸人請為侯立祠以致其
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
朝元之舊文石旣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
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為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
樂為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
賢以為大槩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
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為嫌及其更事旣多閱
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為有味迴視
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況乎執

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于風塵之隙而角逐于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頹棄人間事絶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僕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煉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梟葛破投杖之龍世徒

以神僊為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蹮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為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既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為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于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玄門臨濟之目與吾李劉交甚欵辯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清真觀記

脩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為丘尊師之

所建者大定初丘自東萊西入關隱于磻溪十數
年不出天下以爲有道者與陵名赴闕取道山陽
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
武官爲之冠濵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于
此則與濵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于鄉豪
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
大泉溉千畝稻塍進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
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烟朝暮使人顧揖
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
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丘命劉志敏來

居劉縣人丘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
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洽德明者復葺居之今
所食又千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覊管聊城德明
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来介于幕府諸君請予
爲記房外朴而内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
儒實者因爲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嗚呼自神州
陸沉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
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
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
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

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
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
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槩
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恩于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
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
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
是之謂教而道存焉于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師徒之官
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飢者不
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

皇極之數王伯而降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符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鬬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擧六合而墟之不止也丘往赴龍庭之名億兆之命懸于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凶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衔鋒茹毒迭迴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

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拯之蕩然大壞不
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
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

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岡並身連
屬於華蓋峰爲近而紫谿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
舊井在焉開元中敕置陽臺宫以居司馬錬師近
世乃於宫之左别爲通仙觀通僊觀者初爲泰和
道院郝志朴實居之崇慶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
大爲崇建堂宇廊廡齋厨庫廄以次而具歷兵亂

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陽人淳素有守披荊棘拾瓦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十寒暑而後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食息幾與陽臺等皆驩喜承事無虛過者而未嘗丐貸於富人之門人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存道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莊周列禦寇之學五經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其於異書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予客濟上守素爲予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將湮滅而無

聞敢再拜以請爰任年從子小功兄弟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爲介故爲記之予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爲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黄老莊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司馬鍊師之屬其事可考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踔宇宙而遺俗遯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絶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胸中寧若世之昧者蔽於一曲之論傚倖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壬辰之變人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

石穴中者曰眞元君周覽八極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字從六宮宮主悉以天衆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秘文普明法要問荅已竟太一現深明輪閬雲軒羽蓋滿空界山川雲日黯無晶光元眞拜跪於齋壇之上晻曖之際太一與無央仙悠隱於玄中其始末大畧如此其後記云余留於王屋清虛洞側獲眞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玩其眞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與世筆殊絶聖法仙經曁凡文異軫徒懷悵望深恨不睹其人然精習彌久探賾淵微希髣髴而已又睹

真皇寶籙及知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遠
及夏禹以丹寶授益事禹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啓
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忘繼之者可勝
悼痛維玉匱秘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沉之期故遭
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慢天寶復藏
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考之知其往中巖
時所藏也夫玄學之廢久矣惟玄學廢故人以學
仙為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黃冠自名者宜
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
能知况出世間乎倀倀之與游憒憒之為曹未嘗

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喪面敗絮自纍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耶抑有之而予不之見耶嗚呼靈都真境自昔閎衍博大真人之所往來乃今求自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併及之以爲素隱行恠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吉太原人元某記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序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盛唯蔡内翰伯正甫珪蕭戶部真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璹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説記誦有爲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頗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温公脩此書十五餘



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刋之典以與左丘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爲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晋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悪備見於此盖有不可勝學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衆因鋟木以傳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爲之間免於面墻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食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

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爲道其所以然
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爲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爲最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切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

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
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
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
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
玄用其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
參朮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
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
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皐之
相馬得天機於臧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
知者爲可畧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

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録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俟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唐謝陶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

㝡為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亡久矣
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
絶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
評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
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後
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録一篇正大巳丑
河南元某書於内鄉劉鄉州光父之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
話删去他人所作無慭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

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尚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葑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鷄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闋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閑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後收之集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冑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書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

衙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嫫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悮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是亦好奇尚異之蔽也就孫集録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予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刪去之當自别有所據姑存卷末以俟更考丙申九月朔書于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不徧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爲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閑居汜南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盖就李嗣榮衛昌叔家前有書而録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黄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譬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要爲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録考意舉要曆法及與道原史事問答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温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于星曆之學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爲唐佐鋟木以傳唐佐過某于太原以定本見示且言温公識治之良相時君用之

不盡屏處閒局餘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已頤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爲百代不刋之典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爲末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官爲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爲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不易辦粲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臧完書紙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戶牖既開他日當有由堂而及奥者幸爲我道所以然雖然某切有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百年治亂廢興

成敗之跡盖用春秋左氏傳荀悅袁宏漢紀例為之以便觀覽故于中祕外郎之書芟夷翦截舉宏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總十一耳而公既為成書上之復自為通鑑詳節傳于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為之豈數公者于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徐真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為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

朝盖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冊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尚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琢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傳會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舉古人徵之事例遷就傳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爲有橜矣始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秀洎其弟庭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

而間用呂氏春秋三輔决錄華陽國志江南野錄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其次強韻亦力爲搜討自意可以廣異聞子爲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叅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吴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碎此特自柳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太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弘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當耳載

籍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紘廣心浩大將不有遺忘之謬乎如曰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疋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吳君博覽強記九經傳註率皆自抄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贍有聲場屋間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已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兵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

某敘

拙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于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既遠天眞日喪人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下萬事一以巧爲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汩心汩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虱之射唯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戇絳侯之訥石建之醇謹卓茂之迂緩班趙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巧咸共嗤點以爲不智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坐于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四

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於未形之
謀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強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
以爲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欲賢
于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
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之語夫能至於上安
下順風清弊絕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
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耶

如庵詩文叙

容國公韓璹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
明昌初已受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衛紹王

時除開府儀同三司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哀宗
正大初進封密自明昌初鎬厲等二王得罪後諸
王皆置傅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爲王府官屬而實
監守之府門啓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
出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
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
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宮
縣寶玉秘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
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脫身
而去者公家法書名畫連箱累篋寶惜固護與身

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葦倉卒輒廷止
以之單興爲憂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日所入大
官不能贍百指而窮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爲資者
其落薄失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龔門禁幾文
士稍遂款謁然亦不過二數人而止矣公資稟簡
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川朱
巨觀學詩龍嵓任君謀學書真積之久遂擅出藍
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馳騁
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
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

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窓棐几展玩圖籍商略品第顏陸朱吴筆虛筆實之論極幽耶及論二王筆墨推明草書學究之説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録與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爐薰茗椀或權奩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黄之間叅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題寫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應緣來現昨公身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宮若太乙宮五岳觀謚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

公代行香公多預焉又有詩自戲云借來羸馬鈍於墻馬上官人病且底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盖實錄云公詩五卷號如庵小藁者亦梁谿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遶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閒識者聞而悲之予竊謂古今愛作詩者特晋人之自放於酒耳吟詠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爲幾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也使公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顯面正朝之任長轡遠馭何必減古人頓與槁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

於筆硯間哉朝家疎近族而倚疎　屬其敝乃至於此可為浩嘆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孛德雖議和孛德不若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丐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為之引

琴辨引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丱中爲鄉先生喬孟州扆君章所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守德容與同研席君章文學深傳兼通音律教彥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累錢手皆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彥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廷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拮据耳即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

父風寖廢外設琴工幕次皷至夜分乃罷嘗言吾
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
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皷琴東宮衣
著華麗上以輕浮勅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于琴
事者也三四十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彥實出于其
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朝翰林居京師未
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
游閑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
既專又漸於敦朴之化君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
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常還古人所

傳採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於世為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其字君瑞嘗仕為省郎閒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寃將鋟木以傳請予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言子第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徽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為聽之誰為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弘薦桓譚文學可比前世揚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為議郎帝每讌輒令皷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

名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予切謂南風手不可得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爲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弘之後遂無宋弘則𢍰實

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為難審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為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最為通論云四海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為之引歲丁巳穐八月初吉遺山詩老引

樊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顥卿趙昌齡為予言省寺賓客集今中令詩傳於時欲吾子為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之曰詩與文同源而別派文固難詩為尤難李長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

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輒變化例不一其体裁乃欲與造物者爭衡因鑚怪異破碎陣敵凌轢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槁項黃馘一郊寒餓之士以是物為顈門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嚬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懇解如以無礙辨才游戲翰墨龍拿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汎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夙習故落筆有過人

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必惟喜讚嘆失喜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憮然自以為不足長轡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踔宇宙而遺俗漻翩翩而獨征者尚矣以序引為哉顧鄉昌齡為我謝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議蘇東坡有劉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轄筆有例子欲我叙樊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門下士河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内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為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於宋者請為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脉嘗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為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為也以文言之則

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脩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潞倅祐之父予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往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為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鄉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酧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為經綸之業窮則為載

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它日人讀鳩冰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攦攡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楊叔能小亨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為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與定末叔能與予會于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爲及甘羅廟詩嘖嘖稱嘆以為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

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
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
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
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于楚于漢沔于燕趙魏
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
天資澹泊寡于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為人其
窮雖極其以詩為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為指歸
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譔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
鎮州以集引為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
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

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味情性之謂詩其為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于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為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忠而成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為一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發乎迩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

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爲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馬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饑困憊一寓於時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于先生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初予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無驁狠無

崖異無狡訐無媕阿無傳會無籠絡無術鬻無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賢聖癲無爲妾婦妬無爲伉敵謗傷無爲聾俗閧傳無爲譬師友相無爲黥卒醉横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强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塊鮨詞無爲村夫子兔園策無爲算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愿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草集者袛以增媿汗耳子既以

如上語為集引又申之以擅松之詩因為復言婦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為瓠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予之狂言已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恭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体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体亦豈可以宮体槩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時猝為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

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予亦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以日滑稽玩世兩坡二豪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譜之之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孝

時命不偶十得補掾中臺時南狩已久日薄西山
民風國勢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
之之辭予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驩或別之
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
焉以嘆况思而遠望爵搖而行歌以爲玉川子嘗
孟諫議貢餘新茶至而盥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
盡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聽潁師彈琴云說記
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
恐潁師不足以當之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
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畢集傳

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數揆嫵言媟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諳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淫當下犂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田風惜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己怨懟沉江少之若孤憤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搶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蘄軒其何以自解予謂壓梁子言子

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樂語乎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減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美年貫珠樓前風物彼打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逊菴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者皆署

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穠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爲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功夫勝其餘或亦有不迨二子者絕長補短大槩一流人也今二子亡矣仲梁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

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官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東平東平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寧挈家就予内鄉時劉内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即被賞識

待以師賓之禮授館于長清之別墅積十餘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為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畧也今觀其詩求寧王趙幽居云寒盡陰崖草有芽行稍殘雪墮氷花號空老木風綫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烟村寂寞無人語獨倚寒藤數莫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内鄉嘗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淅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嘆以為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為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有

蜀水滿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塵四抱綠莎盈尺騰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峰猶帶雪煖私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汊流之句亦自以為不及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十年物病鶴摧頹萬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凄迷綠簷花暗淡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兩鬢蓬淚從南望盡塗自北來窮破牖蝙烘日枯梢鵲變風悵然搔白首遠目過歸鴻贈員善卿云

詩材雖滿腹家具少於車琢珠泉感舊云紅槿有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粘蝸篆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聲憶永寧舊游寄魏內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簇春紅獨腳云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靜緣問路前村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深廠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衹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首圍軍謡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絕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內相文獻楊公

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大過為荒唐不及為滅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為人資稟樂易恬于進取進退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學志禮讓之義乎戛世既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三王鈎距之吏奮髯抵几耆耆俊快保其蓋而不為至于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叅幕府軍事當賢候擁篲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病不起矣其孫夢符持橘軒詩集

求予編次感念平昔不覺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顧雖賫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陶然集詩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黄早僧閑頭白遲之句大為欽

叙所推激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陶然集所賦青梅瑞蓮餘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為貴也歟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予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頗能知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予為知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有不能復古者自胝我總期子

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關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止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耶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為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汚簡牘尚可尋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為難魏晉以來復古為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

獨至切不為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為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詠謳謠詞調怨嘆詩之目旣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槩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幽祕籠絡今古後奪造化為工鈍滯僻澁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為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薛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肴似

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至蹇澁惟作詩極難苦悲吟累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疊百出輙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羨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為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為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

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沭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入空寂盪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為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真隱序

木庵詩集序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蔬笋氣參寥用是得名宣政以來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笋氣在耳假使參寥子能作栁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當以蔬笋氣少之耶木庵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論議為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

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實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屛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顔色為恨予嘗以詩寄之云夔君山堂句深靖如幽蘭夔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間曾說向閑閑公公亦不以予言為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練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予為之擊節稱嘆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庵集求予為序引

試為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真積力久住龍門嵩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游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科臼於蔬筍中別為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骨予謂閑閑雖不序木庵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為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歟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彫喪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槩予亦以家諜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與寧君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諜乃于河南諸房得之故宋以後事為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考也益之兄嘗命予脩千秋録雖畧具次第他所欲記者尚多而未暇也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趍在襄

漢逖有彼疆此界之限姪搏侍繁之平陽存亡未
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語予
年已四十有五残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
于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繼祖考承王
公餘烈賢儁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
皂隸之室混為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
哀耶乃手寫千秋録一篇付女嚴以備遺忘又自
為講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
問其形貌顔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為記
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貌言貌言語之動作乃

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焉予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為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為多而謗亦不少舉天下四方知己之交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間業已不為世所知又將不為吾子孫所知何負于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襍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為東曹都事

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于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為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録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柰何其所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録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

題名引

晉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决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預秋賦者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人而已為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為吾百人者其何以自處耶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靳固一命齷齪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將為奇士為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為名臣奇士以千載自

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克賦之多至
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
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旣有任
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
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
莫與為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予年二十
許時侍先人官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
紈綺氣未除沉涵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

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于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余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為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槩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于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貲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

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
蓋自放于方之外者之所貪入何所爭而造物者
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于輞川之上矣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輔之李君賫刺章之招有汎舟之役東門祖道北
海開樽念會合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莫春
三月人則楚因再期魯連之一箭空飛不李之百
金行盡繹射鈞之怨雖當三沐而三薰動去國之
寃徒有九招而九散（瀧云鄉云東南水圍腸一斷而一運西北鄉關寃九招而九散）見銅
駝之荊棘夢金馬之衣冠感今懷昔惡焉如擣況

復中年哀樂流景須臾歌驪駒而再中橫素波而
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翻失熈熈之
意仰天擊缶能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衍聖孔公賦
詩贈別凡若干首而某爲之引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爲　長樂宮之湯沐邑且
乾龍潛躍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
之間　鶴書特徵與　鳳尾諾之所招致睨他郡
國爲尤多乃七月甲申漕司從事河東高鳴雄飛
被賢王之教當乘傳北上聲光四馳懽動州里僉

謂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問學為業真積力久故胷
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書司馬氏范氏
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騁上下累
百數萬言往往見於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異之
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璧一日可以至九遷者
在此行矣高晉産也僕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為之
一言

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
文備由草創而為潤色迄見故老綱羅豪儁必當
攷古昔之理亂論治道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
風俗之媺惡以成長治之業以建久安之勢金城

千里太山而四維之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之用
縶羔雁而𢿱玄纁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為難人君
以寬聽盡下為尤難盖義則古今之體同而情則
天淵之路絕黨于之游未遠伊管之辨易窮諫臣
嫉立仗之鳴說豕懼嬰鱗之怒況乎裹糧三月枝
髮九闗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泉秋沸
寬霜天零思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
之選接曳裾之遊使者章車太官捐酒主好善而
忘世士見義而得為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
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相國之謀謨有懷不攄生

才奚用是則為吾高子者亦豈輕負所學棄以為雙璧之甘餌九遷之捷逕乎諺有之見卯而求時夜謂之蚤計椎牛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後期智無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山有臺勸為之駕云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寒食夏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為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阻以絶磵蔭以深樾重崗複嶺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噴薄殷勤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樓之典刑故在僧扉禪室間見層出南望坡陀小

山如几按間物出花錯綉群鶯下上雲光金碧林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畢集盖輞川之鄉社而桃源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路言帰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為壽楊雄獻賦自詑雕蟲之工許汜求田乃為元龍所謫尊前見在身外何窮釋塵累而玩物華㰤囂湫而樂閑曠叩須我友天與之時兵厨之良醞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談諠間作魂磊一空倒蕨有佳境之餘食革無此時之羨一之為甚覺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并苦夜長而

畫短謫仙所謂醉盡苍梧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
本不有蘭亭絕唱留故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凡
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用韻共九首以寒食
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為之序諸公可共和之
德華　周鄉　德昭　英孺　丈伯　元某
期而不至者　聖與　子中
不期而至者　德謙　夢符

太原昭禪師語錄引

慈明與瑯琊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
下十餘世得玄寘顗禪師瑯琊而下亦十餘世得

歷明亨禅師玄寘風岸孤峻無所許可寧絕嗣而
下傳歷明急于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
加慈雲海清凉相羅漢汴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屏
山為歷明作墓誌以為二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
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在史舘昭公屬予
求書屏山所作銘于禮部閑閑公公初以目疾為
辭予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
方為歷明作塔于法王之朝臺有偈云以塔為身
以鈴為舌萬仞岡頭橫說竪說予為公舉似公欣
然曰銘安在我當為書之盖師家父子為時賢所

穪如此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録求作序引吾家徽之有言若佛法師當為予說而予不當為師說故畧以數語遺之太原元某引

暠和尚頌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凉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萬壽暠和尚頌古百則語諉余題端余往在南都侍閑閑趙公禮部楊公屛山李先生燕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為萬松老人號穪辨材無礙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

亡之目故凡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為名父之子雖東林隆高出十百輩而高於是中猶為上首其語言三昧盖不必置論余獨記屏山語云東坡山谷俱嘗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為祖師禪東坡為文字禪且道高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余亦嘗贈嵩山雋侍者學詩云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高和尚添花錦歟切玉刀歟余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氷壺先生風味津津然出齒頰間當是此老少年作舉子時結習未盡爾志公試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

日遺山居士元某引

傷寒會要引

往予在京師閭鎭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盡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数年盡傳其業家旣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謇少

所降亟排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謂之也大槩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為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為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交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

也北京入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効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内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

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
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
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臓不善
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
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
也有温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
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
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
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瞖暴
生從下而上其色緑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瞖從下

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臙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腎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内翰叔獻之姪擽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煑藥而明之適從外來為告之當用承氣明之

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
諸遲為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
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
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
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
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
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
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
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
熱月事不至者數年以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

之等授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温劑太過故無益反害授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効明之切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為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引𢌿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効蓋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宫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閑居州里因録予所親驗者為一編目之曰集驗方付搏拊輩使傳之且告之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無一毫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十二月吉日書于讀書山之東龕

周氏衛生方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器之作舉子遭罹兵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戶封佩金

符然其舉子習氣故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為事孤虛壬遁風角鳥占俱號精倫軍旅問病患瘡狰為之投劑救療既廣遂為專門之業以夏諜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朮蔘桂之下好事者有祕方可責目前之効者必來告之歲月既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衞生方目之予以世契之故得傳録焉竊謂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為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意于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予於周侯不獨羨其已試

之功與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獨掃千軍之勇果非樂于戰鬬以人命為輕者故為道所以然者冠諸篇遺山元某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銘

孔道輔擊蛇笏銘

龍圖孔公原魯擊蛇笏闕里傳寶舊矣汴梁既下入宣撫王公家公之子以傳彥遠張君彥遠屬某作銘敢以蕪辭贅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君子己酉十月日書

大橫庚庚色棗漆殷血一線著怗迹殷士膚敏世載德天以原魯配考實文楷指拔尭屈軼屈之反持氣不屈衣冠堂堂立如植寸鐵指月月不蝕括月

一作僕蓋妖虵區區孱吾擎正以痛快興洮一徂徠之銘董狐筆神物當為吾道惜屬君金匱秘石室一日龍化雷破壁一日一作不然

良佐鏡銘

郾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日之光天下大明予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閒衍博大之義寓焉丙戌夏四月予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因取往所見八言之義衍之以為銘良佐忠於豪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為治心之要

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時之金金城之功刻畫之制鍛鍊之功自其細
者而觀之不過為鄉縱巾帨几杖盤盂間之一物
自其大者而言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
且夫昭曠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
物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聰須眉之不燭妍媸之不
別與亡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與亡視同
豈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而
不得比一物巾帨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俞廡爾
後吾願君子之擴而克

默菴銘爲劉司正光甫作

時然後言眞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喑啞規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拏錚靜如持城其中鏗鋐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脉眼有玄臧口無靑白欲息于言當息于機一菴屋白天地同歸

布衾銘

百世溫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貧爲辱我以貧爲福人以儉爲詐我以儉爲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斁

無絃琴銘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可忘聖則徒制如陶所言奚貴於琴羊存禮存大中之心我琴無絃絃會當具尚因正聲以識真趣

最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揚歷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為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涔湛里社乃無失侯故將幽憂焦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為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攷之

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

樂外有終樂内莫窮惟樂焉有外内之别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薫釀四體以克聽不象爰而天獨以享公醪醴腐腸鼓鍾聒聰誠有嚚嚚者存洶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秖繫於逸就七過之皆比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鹿門龐翁幽蘭深林發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彊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超然堂銘

眼空四海自聖癡否啽一時無眼撣匡床兀坐差
獨賢恩澤小侯佳少年威儀秩秩賓初莚檠觀燕
虞防未然小學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靜而天青
雲騂騮瀏瀏翩翩

仲寧提領年甫弱冠顯襲世爵蓋嘗從吾友輔
之教接張君學故時譽甚著日者燕諸老於所
居之超然堂問以超然之義且以銘爲請因就
其所可致者而勉之

太古堂銘

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

苦為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參議趙振玉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因首喪面者之所可爲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為作太古堂銘其銘曰

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萬

年後天為期虛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窮玄學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標枝穴居野處旦暮見之彼傃隱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復者殆昨暮兒耶

皇極道院銘

盧白處士趙君巳入全眞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為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探三聖書而問津焉討其眞積之力雖占候醫卜精詣絕出猶為餘刃耳道風旣扇旌車時徵曳裾王門大蒙寵

過三年以母老得請歸在鎮陽行臺奉被
恩旨發泉公帑築館迎祥觀之故基是為皇極道
院年月日某實叙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卿河中
人虛白其賜號云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爾秉
彝有物有則厥惟背馳固有而失有淫有明有比
其德匪伊司南倀其擿埴于帝其訓王道正直福
自爾求如飲而錫浴爾虛白廱然後得言以道敷
中由權執賢王好善而康而色相叶厥居方穀之
實善領善禱香火晨夕恭惟君師求還皇極

長真庵銘

淮安張澤之為予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真譚公舊隱之跡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具矣用譚公之故名之曰長真庵志明初隸唐州營卒在諸縣中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囚有矜憫之實飢飽寒暑每為調護之既久轉將領貫產亦厚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高舉遠引之意即棄家入道其子追及于襄城泣拜請還志明確然不移遂入嵩山師事紫虛于大師及即僊翁積年避壬辰之兵東之海濱亂定還洛陽又還堵于韓城而

居之道俗嚮向以為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
郎譚所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
烱然人望之知為有所養者長真為得人矣辛吾
子為之銘澤之予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叅用溪
南詩老辛敬之之語為作銘銘曰
其蓁㬟也揚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樹藝有頭陀
之縛律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
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卽色而實相郎空
而法身孰妄而孰真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硯銘

楊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長衡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為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強名在我自然爾目惟鸜鵒咮惟鳳籌火絕綆求中產之售滲室緹衣致賓筵之奉彼金機而石奏泉生而雲滃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食蕢琢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悳於漢陰之抱甕

小紫玉池硯銘

蒼龍太一玉版之次維寶硯三并此而四出中秘歸元氏得非所且殆天賜子孫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

贊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為　宣聖顔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為龕像出于手檜為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為難合是二難宜為儒家世寶廼百拜而為之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即之溫然見其參於前
手所植焉形所寓焉飲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將以
為井衆之賢耶抑與夏鼎殷槃而傳也

老人星贊

維南有星與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極或見或隱代
不一光精何年貫此石非丹非青非彖刻玄龜導
前鶴後翼飄然而來莫從詰祝爾少留觀世德尚
為斯民開壽域

宣政間忻州天慶觀道士䏻知雄命其宗入堅
畫老人星像紫府竹璟為之贊石刻有二一在

吾州一在濟源貞祐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存亡未可必在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不可讀己亥正月予見之濟瀆祠歎州里舊物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而不傳因爲贊以補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紫府今五臺二十七日謹記

范文正公真贊

文正范公在布衣爲名士在州縣爲能吏在邊境爲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爲一代宗臣而已丁

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曦乃為之
賛云
以將則視管樂為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為有餘其
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
方輿朱衣玄冠珮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凜如古
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
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趙閑閑真賛二首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絕
業斂避於蘇無可覺竹溪之後而竟推為斯文之

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濕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温見于冊青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鳳衰然用龍務啓魏殄瘁攸屬古為悲歎人知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為中國百年之元氣

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為可教為延譽諸公間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為挽之奬借過稱旁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部之美雷御史希顏李内翰欽叔為元氏黨人公

不之邺也正大甲申諸公貢其詞科公為監試官
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
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為聳動顧座客
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公之篤
于自信蓋如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
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
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
如寒士不知富貴為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麥我
寧欲為利祿計欲使之亟進得以斗升活妻子耶
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兀兀近五十

而迄無所成用是為媿負耳北渡後求汴人趙濟甫為公寫真因題賛其上嗚呼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利禄期我然則今所以事公者雖出于門弟子之私亦豈獨以門弟子之私也哉

公無恙時辱公陶甄獎之提之且挽且前萬馬之所馳不足以北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迴公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為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牙絶絃千載一人猶以旦莫萬里一士且謂北肩

念公生平使我涕漣顔如渥丹雙瞳烱焉彼粹而

温既與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則猶可以髣髴其
足音之跫然

范錬師真贊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宫時范錬師已東
邁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冩真求予為贊錬師初事
崑嵛郝公號之曰玄同子後從棲霞丘公復有玄
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
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
不可變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貝闕珠
宫野服蕭然與雲俱東横絶四海者亦何慕冥冥

之鴻耶

寫真自贊 崧山中作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窣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為德秀之兄蕭散不足以為元鄉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之緼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卹橫身於利害相磨之塲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介山馬鄉雲漢為仲晦甫寫真燕坐蕭

然六籍在旁目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
予心者爲作贊云
聖謨洋洋善誨循循敷則新兮司南通途及門而
堂自致身兮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叶經綸兮所學
所知效之所天遂及民兮河潤九里海潤百里熙
如春兮大方無隅孰墨孰儒孰繼鄰兮繼衣好賢
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內之外方外之內有若人兮
張幾道鍊師真贊
玄學爲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譁孫龍田巴其書
五車吾知爲益夸若夫自後而先絕棄隱之累方

外而内無多歧之差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人之所以敦龎耆艾者其未涯也哉

頌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莅登封侯之來前政適為飛語所被拿小焰焰如棼絲如沸糜殆若不復能措手者侯曰内之不治不可以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冗吏夬留務釋滞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即召里胥鄉三老之屬凡民之貧富丁之衆寡里社之小大輸送之近遠諦問詳審

纖悉具備著為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一粟之斂一夫之役均配周叉權衡之必平錙銖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督强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給矣方春勸耕遣田父野叟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訓懇切至到人為感動以為前乎此蓋未嘗有令惠吾屬之如此也夫縣侯之治仁心以為質不屑於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欺以改過而已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情用者深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為孝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

賔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洋聞四外之人
莫不以茲前爲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舉
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民卽相與
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終惠茲邑侯往矣吾屬能
文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
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
中進士乙科釋褐滏陽簿卽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胥章綬盜符魚肉視
人以膏自濡百螣踵來惠而不鉏饞喙旣饜督之
公輸嗟嗟遺黎寒餓而劬歛拏幾何日腊以枯孰

當膏之俾還敦朘侃侃薛侯仁信篤誠優爲趙張
恥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驚涵漫薰釀千室更
生侯勸于郊民爾良苦治爾耒耜安而田畝輕家
而連孰為汝所不奪汝時不急汝租無墮不勤游
末是趍辨爾穜稑相爾菑畬區爾欲深苗爾欲疏
稂莠既芟蟊賊既除穰穰滿家貢以羨餘民拜侯
教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維侯之賜有來督郵責賦
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
此暇時從侯于嬉有嘉者禾將獻而失民謂我侯
豈當移秩蕭蕭馬鳴我侯于征侯無慍容民有嘆

聲吏昔羼氣今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予渴未濡敝其泉流于暍未蘇撤其庇𫓧侯去不留云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下邑出而為雨崇朝萬國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東顧瞻裴回萬丘盤盤頳水潛潛我侯之思其有旣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書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閤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閤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係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閤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

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賛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諭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楠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欂櫨椳楔楹棧甍桷離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

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
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
鷄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庭
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大異沛縣劉汝
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
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
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冶柏人胡德珪易州
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隆
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第
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洺水張仲

經虞鄉麻葦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汶
南揚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
從第恩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
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
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
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
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
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
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
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

大賚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與樞判白兄書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皆尾閣

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問吾兄亦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為慰耳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瘓證賴醫者急救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傳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妬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實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披節

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縣否也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爲商略之碑石想亦未便立得他日攷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爲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答中書令成仲書

張子敬處備悉盛意未幾張伯寧來招致殷重甚非衰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癸卯之

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閎博識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顧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後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答聰上人書

某頓首啓四月末自太原來鎭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什及後熟讀且書且嘆又媿褒譽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

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于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贗攷古今詩人之變有蕙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後生未敢多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用李長源輩數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復真賞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如何哉上人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橫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唯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饜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為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

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焉潔本年間得斷手郎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

著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答大用萬户書二

某頓首啓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第昆慰藉之厚内省褢謬媿無以當之耳郎日伏惟起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氏霜鍾亦名器也胥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知之臨行聊此為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啓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褢謬無以當之郎

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
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郎欲東行繼聞相君北
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婿能言之所需橫笛侍女
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歙器賦全文
并跋語千萬錄寄欲入見聞錄中時暑彊學為親
加愛不一一　某再拜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始定終綏守文之期式遵有敎無類作人之効可
徵言念吾州久崇廟學傳侯完復於天德小康之

際傳守名慎徽字機先要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要守名介述字伯升杜

地位之高明副師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廟學

下有双鶴觀連岡雄鎮於九龍學在九龍岡最上弦歌絕井邑之譁章

甫易弓刀之舊孫內翰之科名相踵孫名九鼎字國鎮國初狀

元郡人姚隱君之文石具存學記醉軒先生所作名孝錫字仲能徐州人不圖

劫火之餘遽有園蔬之嘆頓懸小己猥守大藩方

舉廢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

齊宣由稷下垂聲不能廣厦以庇賢良媿萬夫之

觀政況乃玄壇竝峙佛屋載新開檀施於奔馳戰

效之場化金碧於顧盼顰呻之頃何私有百神之

秩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後下車修庠序之教猶竊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遠之有孰相茲役我懷其人

清真道院營建疏

奉為本庵欲創聖位以為焚誦祝延之所其於工費有賴弘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設嚴真儀之奉齋厨維淨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為大方經營之伊始宜助藉之相先凡我同仁幸埀一諾謹疏戊申六月日遺山老人疏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僊聖所廬剱飛而古栢仍存石㵎而仙蒲未老執為真隱再暢玄風揚潘馬之徽音續覃劉之正脉李公大師源分渦水名動漢庭靜一得精微之傳冲退為衰薄之鎮惟望拜之祠既舉而司真之治方虔敢因黃鶴之書敬促青牛之駕璧門金闕瞻星漢以非遥玄都石壇佇嵩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興國院改律為禪請住持䟽二首

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真實具存星河同是一天淮濟更無別水談空說有何妨換轉話頭

皆東畫西究竟不離當處眷茲興國初議安禪誰堪選佛道場來舉開山公案集公清風匝地滿月當秋不甘北覬之鈴鎚自得壽寧之衣鉢（僧嗣壽寧月）光明既露雖擬蓋藏賓主相請共為推挽雲山改色鐘鼓同聲甦從華表之游盡華青氈之舊法遊龍象同歸佛祖之權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壽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為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父祖之田園遠歷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露塔相望雖齋鼓粥魚粗供朝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閑幸我

賢侯特紆滹眷謂打地之清風未遠而開門之勝槩空孤變遷旣異於古今授受寧論於甲乙誰其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輪桂樹斬新别出一枝佛國旃擅何假更求他木某公清標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圏繩穿透向上諸人鼻孔林間几席坐断天下衲僧舌頭旣爲大事因緣化身合與末法衆生援手自教自禪之已竟誰賓誰主以何言勿云鶴戀舊巢自是龍行故道高提正令行十三八棓之權永爲皇家延百億萬年之壽無勞擬議便可承當

曹子歸葬疏

松栢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求父要不忘交情乃見通甫曹君敉之風調張祐才名誰謂雍容閒暇之平生而有零落棲遲之暮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不歸蓬藋一丘事葢棺而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豈徒哀無賵賻之文凡我同盟忍忘斯義城旁冢地何如溫序之鄉閭汴上麥舡會有范家之父子

雜體

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為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敝於不相統一有連鷄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為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矣恐三子者不為光弼耳

射說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壻馳射壻佳少年也跨躡揶行中勝氣軒然舞於穎閼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隋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躰不廢而内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為一的雖虱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為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為一身不暇騎騎不暇彀彀不暇的以

是求中於奔駛之下其不碎首折交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頤嘗學焉敢請外厩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頤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銜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為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為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嘆也作射說

酒裏五言說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惟醉鄉地中有羲黃醇聖教難為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

中民此余二十六七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
卿楊德秀與一傳生祈仙山寺中蘇晉降筆焉詩
數十首一詩有百偽無一真中有義黃醇之句餘
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卿德秀初
不知蘇晉為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
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余前身歟抑嘗見余詩竊以
為已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余詩以託
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既以余詩為渠
所作故余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
府一篇繡佛長齋半生枉伴蒲團過酒壚橫卧一

蹴虛空破顏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大少箇神仙我

靖德昭兒子高〻字說

古今俗忌以五月為惡月端午為惡日赴官者頗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為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貽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戶而乞字於余余以為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惡之等其事見於

史漢魏晉之書為甚詳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袪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修遭離世故又債

不能舉宜為造物者之所秉除以起家之予遺之也高户今六歲青衿繡襦溫然如含玉之璞瑑而文之將為萬乘之器吾知惡月之說殆田家媼火爐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曹南商氏千秋録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
軍節度使衛所著千秋録備矣蓋自少典而降得
姓者十四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
七世而微子代殷後為偃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
兩漢於曹魏六朝隋唐詳見於家諜者以節度君
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平殺高宗冢在焉遠祖
司空侑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天平節鉞子羽舉
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宗聞其有禮
學擢為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書子暄
暄之子處讓處讓之子嶽已上失其官號俱為唐

人嶽之子諱懷欽入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燦榜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試大理評事知曹州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見譜諜蓋自司空而後為鄆人南華而後為曹人避宋宣祖諱改姓商氏建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子捷淳化三年孫何榜擢第累官至比部郎中生七子宗聖宗傳宗回宗嗣宗旦宗奭宗昱宗傳宗嗣宗旦三子登科宗傳咸平三年陳堯咨榜擢第初仕蜀川後乃隔絶不知所終宗嗣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宗朝時譽藹

然有鄉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
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爲
稱道之享年七十娶龔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
僃儼傳佑侅傚偕倚僃傳侅四子登科郎節度君
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尭臣牓擢第
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卞
氏生四子伊灝佾侁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諶倚
元豐五年黄裳牓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
教授大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興碑其名於餘官之
列一子中立僃皇祐三年馮京牓擢第三子穆之

伯之適之傳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牓擢第繼登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於光祿寺丞出知撫州朱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六十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詳見墓誌郎節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成之貫之元之貫之登科儀嘉祐四年劉輝牓擢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先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先之說之登科元之熙寧九年徐鐸牓擢第終於承議郎濟州鉅野令縣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氏四子因園冉丙因登科

先之元豐五年黃裳牓擢第終於衡州茶陵令貫
之字以道後改名乂元祐六年馬涓牓擢第張君
向辟為計司屬官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德鎮致
仕享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人郎節度君之高祖
也生六子周同岡冊丹甬皆業進士說之建炎五
年李易牓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
二年通判興仁軍府事張君撤文商文學素勤學
古可使入官令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
享年六十娶傅氏郎龍圖公之女孫也四子黙點
勲黷默後改名休復字子泰風儀秀整襟量夷曠

博學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郎金紫公鄰幾女孫也有陶丘先生文集行於世諶九舉終場建中靖國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大庾令因紹聖四年何昌言牓擢第終於通仕郎開德府臨河縣令三子大有大聲大臨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補累官至通直郎開德府濮陽縣丞一子騤冏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錫太尉觧危滄州奏補拱輔從事入金朝換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郎節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馳冊字元功丹字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為施內翰

朋望詩酒之交生二子驥騄皆早世甬字子華俱以儒業顯于鄉里學者宗之祖駒字士龍兩赴庭試天資和雅博學強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長永錫字難老次敷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難老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曰衛字正叔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衎字信叔穎悟早世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生李著訥若訥愛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慶二年黃裳牓詞賦進

士第釋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時興定巳卯歲饑民無所於糴公乃開倉賑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甚衆夏六月地震城郭摧圮夏人乘釁入寇公率須蕃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為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為尚書省掾歷粮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满授戶部主事兩月擢拜監察御史姨母郕國夫人不時入禁中干預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宗室帥慶山奴軍淮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不問公建言自古敗

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為決杖八十因而退罷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時一女在掖庭從史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塡揷諸司貪墨張露而臺官無敢言者公歷數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溫果可罪當貶逐溫無罪則臣為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哀宗為之動容乃出溫為汝州防禦使未幾改右司都事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華公領陝西行臺奏公措

行克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符容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間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饑凍不能戰主帥兀典棄衆降敵公為北軍所得令去巾公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哉終不能降迴望闕膽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

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一死報國耳遂援佩刀自頸時年四十有六褒贈正奉大夫昌武軍節度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濮陽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援字仲經女一人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琥璘璹瑝皆業進士瑺瓛琯及女孫二人尚幼初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召道真赴都堂問孰為可相道真以尚書省掾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

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郎命驛召致之復右司諫天下相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為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首以公為可相則公之材為可知矣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毋慍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捄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所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優為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

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為斯世惜也故好問銘其墓云云　按公所藏及記録者有唐武德三年遠祖司空勛國公開山誥有體質平允才器斂洽宣力義旗功參造珠可吏部尚書宣和內府物也已下皆贈道堂題詠備在家録　自餘玉牒授之楚尾毛觀後給事中知曹州興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濟北李那商老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楊庭東平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濮州軍事判官林棣姚建榮興祖尚書左丞壽

國公金城高汝礪嚴甫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
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尚書右丞汶水賈守謙益
之諫議大夫滹南許古道真戶部尚書權參知政
事臺山楊造叔玉尚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平
章政事蕭國公東阿侯摯莘卿大司農戶部尚書
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札詩篇在家錄翰林應奉東
明王鶚百一嘗作誥詞云出知外縣凜乎其德讓
之遺入掾中臺熙然有宰輔之望禮部閑閑趙公
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為時賢
所推重如此尚何待僕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為

千秋録作後託因得件右之或疑商氏名德相望
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諭之今夫流泉出石罅間
從濫觴之微涓涓而不絶及其合支流會衆川儲
蓄淵渟盡洄洑舒徐之態皷之以長風驅之以迅
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檣遲
迴顧盼而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
耳今孟鄉館嚴侯之門者十餘年侯温然執擁篲
之敬海内名勝率以清廟之器許之諸郎玉立秀
發生長見聞宜有不貸於人而自織者正叔年甫
六十安閒樂易福禄方來他日蒸蒸爲成群極人門

盛事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
好問裕之謹書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
及五代寫本為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
薛稷六鶴最為超絶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
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硯兩小山以涵沃之青舉
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
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壓重緻
客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

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遠也住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

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為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屨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為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欵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

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盖自莊周列禦冦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淏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卽空以遺累矯情以趍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

原房某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亘萬世而無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方屬靈臺偃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門之盛眷紫微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繄改作之良難知樂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癢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閟宮之義以佐武城之歌

兒郎偉拋梁東井邑弓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

始衣冠禮樂有儒宮

南極目農郊露氣融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

說冝蠶

西木鐸新聲換皷鼙學館大亨知有日富兒未用

笑朝虀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令佐嚮儒風子弟於今

有矜式

上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奎壁光芒

三萬丈

下絃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

應勤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

繭絲不媿晉陽之尹鐸旁沾鄰郡共洽文明

南陽廨署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

國家謹官府之常繫攺作之果難宜樂成之有在

爰從舊邑攺隸新州一朝公廨之遷遷三政民居

之雜處吏卒靡醻依之地簿書失扃鐍之嚴加之

獻直稍懋公移郎至度財計役有司誠憚於紛更

習陋安卑職者亦為之竊笑眷惟吾土今號名藩

田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將之鼓旗樹入舂陵猶有故鄉之城郭豈有官為十萬戶之長地方二千里而遂陛級不為之少崇繩墨自拘之如此後逸

外家別業上梁文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匱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兹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蟫蠹書癡鷄虫祿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文矣公

私之俱釐困於春夏之長圍竊甚析骸死唯束手
人望荊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
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
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徵軀於萬
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群盜
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
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構亂群小歸功翊太學之名
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為就磨甘露
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欵具存李
吳之世修越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文選謝平原內史表伊

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養虺以成虵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彀予比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以流言之自天下名士造謗者二三亦書中故擧之類也止知神理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巳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敝廬可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尤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録事寄草堂之貲占松聲之一丘東皋子北山賦菊花澗華松聲一丘近桃花之三洞予此別業與白子西所居

相近東牆西壁無補圻之勞上兩旁風有閑藏之固已與編戶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鋭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順老盆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尚媿奉園夫之刹彼扶搖直上擊水三千韋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取合歡之意演爲助役之謡

兒郎偉拋梁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處且將耕穫教兒童

南牟谷山中好石翁杖屨一遊無腳力會稽禹穴

更須探
西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
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鄉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
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間道有少微星兩眼眵昏
無後望
下百尺長松遶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鐮
行時稼長松萬株遶茅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鐮樹引兒孫行時稼此吾家次山公詩也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為美鄰德不孤子期求作知

音晉子期晉友生李膺早思命駕張繡文留滯燕京起居飲食身為
無事之人伏臘歲時家有長生之醼旁沾親舊共
樂安閒

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恩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
夘翼之未終忽栖捲之永棄敢伸悃愊仰訴昊蒼
中謝伏念臣母張婦德成家母儀範世儉必求於
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拊臣
者其勤盡三釜得躋榮之祿百身無可贖之年消

垓之願莫施風樹之悲咼已惟幽誠之有假或冥
福之可徼敬叩玄科竊依真㕔土灰有望儻沾再
造之仁草木何知永戴曲全之賜

劉宣撫設醮青詞

咸然後懲恒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
洪纖同萬化之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間敢殫悃愊
仰叩希夷中　謝　伏念臣某塵劫賦形昏衢失步偶會
崩離之遇妄從角逐之餘出入兩州因循十稔豈
微勞之可錄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尋
陷長途之荊棘憂虞甫集衰病踵來暴貴非祥固

退藏之巳晚孤根易撓在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尊將安寘眷深衷之有假尚後福之可徼載舉玄科竊依真廕恭惟至公立德弘濟為仁閔其翾飛蠕動之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土灰有望懺露善貸之私滌盩未填舉是自新之日

張喜千户青詞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菑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欲敢殫悃愊仰叩希夷臣某爵朽餘生編齊廐品匪時緣之幸際撫氣質以奚堪户封巳迫於通侯子婿繼聯於鼎族滿盈之極負乘是憂果催奏天

之殃危失保家之長尚賴至仁之弘濟庶幾大道
之曲成恭披玄科竊依真蔭自同草土固所謝之
莫知未即灰釘惟改新之永誓

樊守謝土詞

營建非時事關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
扣玄科切依真蔭有相之道何知陰隲之私永建
爾家尚覬曲成之賜

郡守天池祈雨狀

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
官等惶恐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食一

方膏潤千里靈應之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召迎和氣自開歲以來雖曾被一溉之賜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秋稼無望民庶嗷嗷將遂逃播匪我神明則將疇訴乃消吉旦謹遣管內僧某道士某躬詣靈湫奉迎甘澤某卑職所限止於道左顒俟雲興風馬尚屏臨之不勝懇禱之至謹狀

祭文

祭飛蝗文

粤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既枯懸望此

秋以紓日夕沴氣所召百螣踵來種類之繁蔽映天日如雲之豫一飽莫供道路嗷嗷無望卒歲考之傳記事有前聞魯公中年今為異政貪墨汝罰詎曰弗靈言念茲時瀕於陸沉吏實不德民則何辜歲或凶荒轉死誰救敢殫志籲神其憫之

為第四女配婚祭家廟文

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曾孫元某謹以家奠敢昭告于顯曾祖忠顯府君曾祖妣王氏顯祖朝列大夫銅山府君顯祖妣河南縣太君趙氏顯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巖府君顯伯

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威隴城府君顯妣河
南縣太君張氏先以庚戌八月爲第四女擇配得
世官張氏之長子興祖作婚家居龜筮叶吉今正
是時廟授有儀式伸虔告尚饗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維大朝癸卯歲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謹
以家奠敢昭告于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負釁蒙
禸貽禍庭闈龜筮告期迫於襄事尚假殘息勉瀝
血誠維先夫人系繇鼎族天作之配嬪於我家婦
德有光母儀克備彤管所擬於古無慙維我嚴君

蚤逢昌運仕非為巳義不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饋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天功實資内助謂當陽報俾壽而康如何盛年奄棄帑養相彼糜品資於坤元得一靡常倏焉傾圮豼是煢獨託體何從創鉅痛深百賣奚贖人皆有毋今我獨無哀哀昊穹忍此荼毒終天一慟五内崩離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綱密文峻不免嚴而少

息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為風塵表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大學叔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南麓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真為一時龐許且置若党承旨正

書八分閑閑以為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氷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胙國公詩筆圖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分之二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前人不言之秘皆識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

裁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子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耳九歌遺音易曲山蒯東山蒼穆千章竹萬竿嶺頭雲自閑杏花殘欲春闌立玉峰前水一誌鶴飛落熙開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為松菴書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荊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劘虎兕齒如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礎而於趍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一瓢水均為一窖塵誰光百世杷較其得失閒奚

翅十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時儁求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易諸已閑閑公此詩為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心畫玧其辭旨不覺歛衽生敬公嘗為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倡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爲過望况工妙如此耶

跋蘇黄帖

蘇黄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寳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尚計少作耶

跋松庵爲尤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閑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庵文詩筆字畫皆不减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爲過必有能辯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稚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輙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黄樓賦坡亦嘗辯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抵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年消彊秦淵明决不能辨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

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為往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題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深類其為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大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嵓黃華黃山諸

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要相任醫面周廟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正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枝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蓋無

媿也此詩渠家青氈其實秘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晩進河東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鄉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敕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為言内翰王君伯翼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諜相好善巳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亮略相彷彿言行之閒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横造飛語遂陷詔獄一債而不

後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敘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雖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為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弁渭南手筆紬繹之私竊慨嘆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偽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顛仆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絕而復續稍樴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不有以啓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雒水之上矣己酉冬甚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予姨也獲觀世德名氏敢以

燕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婿河東元某歛袵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旣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爲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撥地以爲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旣不聽郎致相印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

臺東平威惠竝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記爵里僕竊以為未盡何則追述前賢鄉里後生寔任其責柳子厚先交紀近世名臣言行錄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錄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貫文顯之

嘗試問之以為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後郭熙為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逃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晚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為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溯天清畫千崖秋

氣雪𤍠群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為書之此翁定襄人童丱入道道行高潔而邃於玄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予恐後人闕翁此筆但與郭憲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闕闕之論定矣此詩余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

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為之書余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真令諱蹟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弟昆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錄之以備遺忘亂後唯余家有之然則余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跋龍嵒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嵒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

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為樂府絕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逕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真所畫門生元某謹書

遺山先生文集後引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閑閑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群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弱歲嶄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遷文譽日崇作詩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為尤長不惟可肩追配古人而一時學罕見其匹士林英彥不謀而同目之曰元

子尊之也後雖出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
倥偬之際不廢吟詠北渡以来放懐詩酒
游戲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為榮閒作
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叙
事之工槩可見矣
國朝將新一代實録附修遼金二史而吾
子薦是選無何
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雄文鉅筆不得馳
騁於數十百年之間吁可悲夫東平嚴侯
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即其家購求遺

棗梢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爲引余
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
深契厚固不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
顧余荒謬安敢贅長語於其旁感念疇昔
姑以平日親所聞見與夫同志之所常談
者書諸卷末云歲昭陽大淵獻秋七月已
丑愼獨老人曹南王鶚識

遺山先生文集附録

繫舟山圖裕之先大夫嘗居此山之東岩

李平甫爲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繼作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馬圖同裕之賦 韓筆定襄霍孟之家物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

次韻荅裕之

寄裕之二首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題裕之家山圖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顏

贈裕之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爲寄因以山中之意仍其韻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一字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玉華谷同希顔裕之分韻得秋字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送裕之還嵩山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鼎玉分得留字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

和裕之二首

題裕之家山圖

贈答史院從事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渭城煙雨者因及之

寄裕之

古月一篇爲裕之賦

讀裕之弟詩藁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

跋遺山墨跡

遺山先生挽詩

題中州詩集後

金史文藝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嵓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太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

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絶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謡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趣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晩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録在順天張萬戸家乃言於

張頎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搆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輙以寸紙細字爲記録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遺山先生墓銘　　郝經見陵川集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昇歸葬文酹酒哭于画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

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敘而銘之詩自三
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艷怪誕癖澁寖
㠯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踣
益爲瑰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祿
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聚訕笑大以爲異委
隆廢絶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
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
黃氏天才清瞻邃婉高古沉鬱大和力出意外巧
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絶去浮靡造微而神來槩
發雜弄金璧糅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

把酒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
爲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
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寓怨恩者又百餘篇用
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
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
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
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
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
文曜晻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
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脉繫而不絕其有功

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已所當爲而國史實録在順天道萬戸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録往来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輙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録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録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係出拓拔故魏姓元

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七歲能詩
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
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
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
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
子尔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 肆意經傳貫穿百
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
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来無此作也以書招之
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三年進士第
不就選往来箕潁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累

其什人寶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坡
谷復出也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
十餘萬帥府令兼鎮府甚有威惠以太夫人衰疾
辭劇致養轉內鄉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尚書都省
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
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于定襄之先塋前配太原
張氏再配臨清毛氏子男三人曰某某女三人長
適進士程端甫次爲女冠次適張某銘曰
士子賈技爭綴緝僥倖寸祿奔走急以為詩文作
無益糞壤擲弃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

入𧖅黄室閙闖文源蔫荆棘大敵復完金玉擊爛熳長醉恩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陰妬護前喘肝膽群犬皝皝共説嫉塵埃野馬爲鬼蜮遺山岩岩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戰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褒高寒拓拔國馬昇歸來反玄宅有書有傳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祭遺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遺山先生之靈嗚呼氣數之窮靡物不壞或者不論胥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于

成是理其可明邪嗚呼先生莘霻蜚英矚非宦學嶽嶽稜稜碩士鴻儒莫不震驚以爲閒世生閒閒初見公文曰是閒世生者渡南河而爲名公入京師而爲名卿張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撥鴻章而根纆挫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攄塵言與滯思淪錮濁以爲清闡斯文之洪源俾灝汗而淵澄而乃汴蔡淪亡蜚血淩城氣數俱盡萬化崩騰特惟先生獨矯首而行挽崦嵫之日慧欲曙之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義藪文模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十年豈非造

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興耶去魯西来聿峻有聲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古文之有体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樂章之雅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其籠罩宇宙之氣撼搖天地之筆因鎖造化之才究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尤爲可哀也嗚呼哀哉尚饗

元遺山真贊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啻蔡辛與坡谷爲鄰歌謡慷慨喜氣津津噓玉噴珠肴花飲醇而乃爇香讀易坐席凝塵假邪真邪嗚呼復幾千年更有兹人也邪

原古上元學士

麟死九鼎淪萬世無孔孟文字糠粃餘扶藉不絶聖伊昔大觀李天王始失政中聲入哇淫吾道孰不競金源東北來一洗河海淨斯文甚濫觴幾墜土梗攅吳楚割半天瘡痍僅續命伊洛遂騫騰朱

張立朝廷弘肆六藝學俾與日月並中原有奇才
詞賦方餖飣天門黃金榜赫耀動萬姓君臣此爲
得父師此爲令或者語詩文環視驚盱睇孰意元
化精不遂入昏暝浚發自蔡党高步出逵叟墨浸
天壤深筆掃風雷動絲綸帝載熙訓誥王言堅諸
公繼踵作互執造化柄黃山與黃華雙鳳高蹭蹬
清風玉樹鳴千古一輝映有若閑閑公光彩璧月
恒雲煙恣揮灑乾坤快歌詠亹亹金聲鏗鏘鏘銀
鉤硬楊馮李雷麻嶷崿肯倡應五行運嚴天四海
望而敬偉哉遺山老青雲動高興文林剗荊棘翰

府開蹊徑秋空玉笋張摶樹分雅鄭三間一曲歌
忽與劉伶醒哀哀汴蔡亡六合爲懸罄此老獨巍
然摯價駿群听振秩麦孤震珠壁飛㷊警人宗一
代代文天賦百年風紛紛夸毗子梱摭爲訾評自
謂人勝天詎知天已定行行野史成共爲天下慶
作甌遼子月授我以照乘蔀屋驚見斗寒焰忽蟠
亘經也生已晩弗及拜先正窮閻一束書十載成
壁蝕學問苟有歸貧窶安足病今乃得漢渤問津
有龜鏡挈我登龍門綆我出虎穽摧摧風中椊兹
始見依凭緬思先世澤于今累無竟嗚呼世道衰

欲語寒淚迸何時倒銀漢與世開聾聵昂頭冠三
山俯瞰旭日戢陸海闢文源生民共涵泳

壽元内翰

秋風颯颯吹庭梧長庚吐焰横太虚遺山先生曳
長裾醉鞭黄鵠来天隅蹴開化窟肆搜肌玉斗倒
瀉明月珠九原呼屈原底事爲焦枯青霄問李白
佳句今何如百年元氣一盃酒千丈光輝萬卷書
高卧一曲歌聲價百碑礫雲璈宫徵奏玉宇春鶯
袍擲鳴天衢惜哉時不與命偶西周削弱爲東都
明堂一柱入樵採安得致主爲唐虞遺山山頭有

簷廬歸來亦足爲歡娛既有驥地風雲之驤駒又有竹花弄語之鷓鴣仰天一笑萬事足倒騎箕尾遊蓬壺

辨磨甘露碑

國賊反城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訟德召學士濘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艸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闇流涕数樽黃封幾斛米賣却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吹兙拯口無靦顏作詩爲告曹听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游華山寄元裕之

趙秉文　見滏水集

我從秦川來過歷終南游暮行華陰道清仲明雙眸快東風一夜横作惡塵埃咫尺迷嵩幽山神戲人亦薄相一盃未盡陰霾收但見兩崖巨壁揷劍戟流泉夾道鳴琳璆希夷石室緑蘿合金仙鶴駕空悠悠石門劃斷一峰出婆娑石上爲遲留上方可望不可到崖傾路絶令人愁十盤九折羊角上青柯平上得少休三峯壁立五千仞其下無址傍無倚巨靈仙掌在霄漢銀河飛下青雲頭或云奇勝在高頂脚力未易供冥搜蒼龍嶺瘦苔蘚滑欹

空石磴誰雕鎪每泠風自四山而下不見底惟聞
松聲萬壑寒颼颼捫參歷井到絕頂下視塵世區
中囚酒酣蒼茫瞰無際塊視五岳芥九州南望漢
中山碧玉簪亂抽況復秦宮與漢闕飄然聚散風
中漚上有明星玉女之洞天二十八宿環且周又
有千歲之玉蓮花開十丈藕如舟五鬛不朽之長
松流膏入地盤蛟虬釆根食實可羽化方瞳綠髮
三千秋時聞笙簫明月夜芝軿羽蓋來瀛洲乾坤
不老青山色日月萬古無停輈君且為我挽回六
龍轡我亦為君倒却黃河流終期汗漫遊八極乘

風更覔元丹丘

寄裕之

久雨新晴散癖頑一軒凉思坐中間樹頭風寫無窮水天末雲移不定山宦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得老來閒紫芝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繫舟山圖裕之　先大夫嘗居此山之東岩

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嶺關名字不經從我改便稱元子讀書山

李平甫爲裕之畫繫舟山圖閒閑公有詩某亦

繼作　　楊雲翼俱見中州集

名利走朝市山居良獨難況複山中人讀書不求官東嵓有佳致書室方丈寛彼美元夫子學道如觀瀾孔孟澤有餘曾顔膏未残向来種徳深直與山根蟠之子起其門孤鳳騫羽翰訃偕聊爾耳平步青雲端褐來遊京師士子拭目觀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一見折行輩殆如平生歡舞雩詠春風期著曽點冠五言造平淡許上蘇州壇我嘗讀子詩一倡而三嘆世人非無才多爲才所謾高者足詆訶下者或辛酸吾子忠厚姿不受薄俗漫晴雲意自高淵水聲無湍他日傳吾道政要才行

完會使嵇山名與子俱不刊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李純甫

遼鶴歸來萬事空人間無地着詩翁只留海岳樓中景長在經營慘淡中

馬圖同裕之賦韓筆定褒霍益之家物

天馬飛来不苦難雲屯萬騎開元間太平有象韓生筆曾見真龍如此閑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　　趙元

蓍龜不須問窮命只自知多生墮宿業世網纏綿之羈㡌受羈銜大笑跋𤅴遻𤅴跋亦復笑縮首甘自卑何必參

漆園物理本自齊擯抑可消穀志士常苦飢稷之萬人雄猶不免此識我懦更多病區區欲何爲鍾鼎不可侔藜藿分所宜安能如黄蜂爲人塡蜜脾清白儻少汚平声後人何所貽初學悔大謬篆刻工文辭年來厭酸鹹淡愛陶潛詩愛詩固自佳其如未忘機回頭四十年言動俱成非誰能逐世利日久常規規惟當種溪田與子嘗相期

窓扉有生意山間春到時長安冠盖塵滸哉不如玆西疇將有事老農真吾師不見元魯山夢寐役所思遺山乃其後儁儼政坐詩時復一相過照眼珊瑚枝寄書多

攜來爲子卧聽之

少從白衫游氣與山峥嵘一念墮文字腸服期拄撐多機天所災室暗燈不發枯書枕頭聽鼻息春雷鳴泰山與鴻毛何者爲重輕蹄涔與渤澥誰能較虧盈如能平其心一切當自平

嵩箕有奇姿出雲何悠然雲山足佳處留客今幾年有子罷讀書求種山間田栗里愧淵明香山慚樂天二老已古人相望雲泥懸得酒邀月來對影空自憐攝衣欲起舞稚子不須牽

次韻荅裕之

薄暮敲門喜客佳水萍風絮共天涯行攜一話傾心肺

古律三詩淬齒牙朱研不妨閑度日青山終得共飡霞

扶持老病須君輩滿地豺狼萬里家

寄裕之二首

汨没兵塵滿鬢霜買鄰心樂古清凉闍陪老秀春行脚

闊欠臞元夜對床正欲脫身求免窟誰能隨世轉羊腸

南陽未比嵩陽好滿眼交游即故鄉

老懶愚軒百不能飽諳人意冷於冰清狂舊日躭詩客

灰朽而今有髮僧眼界帘衾三丈日話延雪屋一龕燈

新開一逕通蘭若斬盡清凉舊葛藤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魚入深淵鶴在陰飛潛何幸遠危砧乾坤萬里雲無迹
氷雪三冬栢有心故國夠留清夜夢歲華分付白頭吟
華川擬作桃源隱共與青山閱古今

古屋颼颼四壁塵不堪憂獨足吟呻瓶儲看客常年慣
家具為農近日新世味飽嘗唯可聽詩情漫苦不醫貧
相從分我西山半欲乞耀元伴老身

題裕之家山圖

繫舟盤盤連石嶺牧馬澄澄倒山影山光水氣相混涵
中有元家舊廬井鴈門一開對虎場駕言投迹嵩之陽

青山偃蹇不可將十年竟墮兵塵黃東巖風物知猶在
說與寄庵神已會一揮淡墨能似之清輝遠寄形骸外
元家故山吾與鄰夢見不如畫圖真舊曾行處聊經眼
未得歸時亦可人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顏　馮璧

寺元魏離宫十日來凡兩前與髯卿偕齋奠少林往其
時已薄暮諸勝不暇訪今同魏諸孫再到風煙上寺僧
尊升殿雄深肅瞻仰柱礎門限砧追琢成大壯不見磨
琢痕瑩滑明滉朗摩挲三嘆息後世無此匠曉登西南
亭碧玉對千丈如王官天柱如太華仙掌留宿贊公房

秀色夢餘想夜静耿不眠泉溜琴筑響悟髯今不来聯
詩共清賞

贈裕之　　麻九疇

向来三度見君詩常望西山有所思誰料并州天絶處
相逢梁苑雪消時賢入樂古聲猶在聱叟文高世豈知
只恐神嵩不留客秦川如畫渭如絲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為寄因以山
中之意仍其韻

石華政可採負我孤舟蓬胡為紅塵裏擾擾槐安宮山
間緑蘿月一照十巖空洪崖去不返清游誰與同空餘

松根泉雜佩流無窮人心墮泥滓不如與天通舉頭視
霄漢浩露洗心胷
日月兩角蝸天地一粒粟老盆可徑醉豈擇瓦與玉大
笑區中人朱門丐粱肉清曉登少室月夕眺玉屋紫煙
晞我髮碧霞貯我腹溪中有白雲萬事付濯足物物愜
幽情不獨蘭與菊
南風入桂樹高葉碧崢嶸舉手戲攀折上與雲煙撐黃
金間白玉遍地先晶熒笙簫坐間發鸞鶴空中鳴浩歌
山谷應起舞衣裳輕一尊石上酒如我浩氣盈目送飛
鴻盡青雲萬里平

國風久已熄如火不再然流爲玉臺詠鉛粉嬌華年政
須洗妖冶八駿踏芝田青苔明月露碧樹涼風天塵土
一一盡象緯貽貽懸寂寞抱玉辨爭竟掉尾憐辛有元
公子不爲常語牽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　雷淵

幼安謝辟命子雲老寂寞趣嚮豈獨異時命非所度我
久困流離一廛永負郭雖無斬敵功尚舉力田爵崧少
啓吾封四履盡伊洛有客來問津醉眼入寥廓世事久
閉眼終日只睡昏清風何處来佳客已在門倒屣往從
之玉色向我溫妻孥趣作具歡喜傾瓶盆清夜襆被往

共就遺山元朝譔及俳語發揮間微言懸斷漏天樞高
嘯驚鄰垣胳合政相和意到俄孤騫恨不倒囷廩矧肯
留離樊弃蹻獲珠玉披榛見蔺蓀我冞巳三折醉墮偶
全渾知無適俗韻量力仕灌園二君清廟器巾冪華疊
尊蒼生望休息朝廷待崇尊出處既異途會合難預論
此樂未易得此夕勿憚煩白酒舉初子黃鷄涸諸孫水
樂喧後部山鬟秀又前軒一醉萬事休商聲滿乾坤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洗耳頻川水療飢西山薇山川得佳客草木生光輝末
路風教薄此道日巳微相期千載事非君誰得與歸

九日登少室絶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閑居愛重九佳人重相過登高酬節物少室尊嵯峩迤邐謝塵土夷猶出煙蘿縱如攀鰲頭萬壑俯蜂窩浩浩跨積風瀰瀰溯長河日車昊紅輪天宇綠蒼波指點數齊州始覺氛埃多我無倚天劒有淚空滂沱驚鱗盼與渚倦翼占危柯悔不與家來結茅老巖阿歸與途睇老阮廣武意如何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名勝相燃半成尺戰退紛華沛始迴文字喜逢脩月手津梁愧之濟南才等閑有酒輒共醉信口俄詩不買才

最憶平生劉子駿紫芝之可惜不憎來

王華谷同希顔裕之分韻得秋字　李獻能

玉龍落峽噴飛流空翠霏霏晚不收軟脚山堂一壺酒

暮凉閑對兩峯秋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突兀高臺上古城登臨入境兩崢嶸關河落日歲云暮草木臨風氣未平虎擲龍拏王伯事天荒地老古今情一盃欲洗興亡恨爲喚窮途阮步兵

送裕之還嵩山　王渥

高懷不受簿書侵清穎鷗盟欲重尋老去宦情知我薄閒來道念見君深對床夜雨他年夢蒲馬西風此日心嵩頂勝游誰得共仙聞仙馭待知音（末句用仙人語）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暴玉分得留字

霧落豈山白水收歲華全在竹園頭賦詩戰馬慚真賞載酒林泉阻勝游野色自隨人意遠夕陽應爲鳥聲留仙源回首旌旗隔一笛西風喚客愁丹霞下寺士夫以付園頭名之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 崔遵

青燈別酒夜沉沉力負相思自不任閑裏更誰留我醉與來無復伴君吟一枝仙桂知難擬千頃黃陂未厭深爲向荆州王粲道安排佳境約相尋

和裕之二首

行李西來便得君相從回首七經春君方倫患原思病我亦私憐仲父貧底事卻成今日別枯腸難着此愁新

鳶肩火色真將驗馬虎何勞更問辛

不幸還能作幸民十年同醉潁川春酒船載我雖堪老
仕路有時或爲貧少室山人三日惡夷門紙價一番新
益知衰樂終年事未唱驪駒鼻已辛

題裕之家山圖　劉昂霄

萬里神州刼火餘九原夷甫有餘辜作詩爲報元夫子
莫倚家山在畫圖

贈荅史院從事　賈益謙

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
鳳閣鸞臺孰後先節圃道尊何敢望濟南書在子當傳

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渭城煙雨者因
及之　　　　　　　　　　　　　　　辛愿

白酒留分袂青燈紛對床言詩真漫許知已重難忘爽
氣壓韓岳文星照許昌休歌渭城柳衰老易悲傷

寄裕之

青雲一別阮家郎甚欲題詩遠寄將好句眼前常蹉過
佳人心上不曾忘誰家秋月茅亭底何處春風錦瑟旁
昌谷煙霞久寂寞歡遊還肯到三鄉

古月一篇為裕之賦　　　　李汾

古月天不收畝君三萬秋天孫弄明鏡光湧雲間流澺
昔放逐江南州金陵女兒歌櫂謳草裹烏紗巾散着紫
綺裘酒酣把玉笛直欲捫參歷井騎汗牛醉中呼兒擢
雙舟吾欲乘流下石頭起来茫茫視八極萬里只有元
丹丘丹丘子游人間風塵何為往復還玉華山人近招
我九日朝帝蒼梧山

讀裕之弟詩藁有贈鳥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

其後　　兄敏之、

阿翁醉語戲兒癡說着蟬詩也道奇吳下阿蒙非向日
新篇爭遣九泉知

鶯藏深樹只聞聲不着詩家畫不成慚愧阿兄無好語
五言城下把降旌
傳家詩學在諸郎剖腹留書死敢忘先人臨終有剖背腹留書之語
上錦囊三箭在直須千古說穿楊

跋遺山墨跡　劉因 見容城集

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惜取
注家參校有他年

遺山先生挽詩　聞復 見元詩

蕭寺秋風捲玉荷月明人影共婆娑誰知別後驪駒曲
便是先生薤露歌野史夜寒虫蠹簡錦機春暖鳳停梭

祗應前日西州路常使羊曇忍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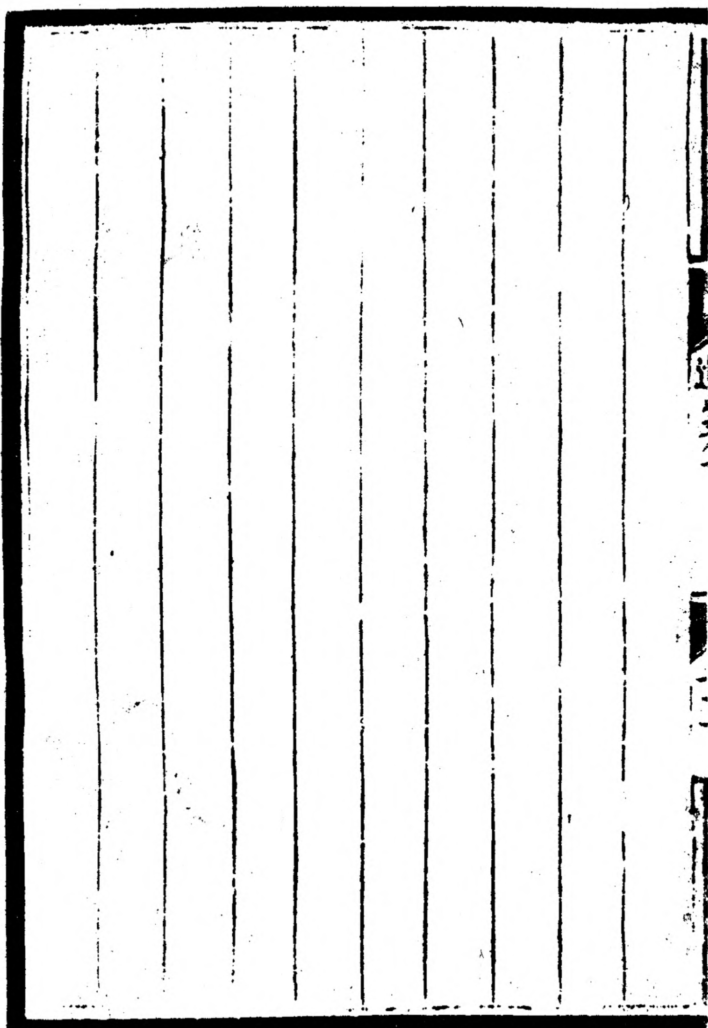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見文類

世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内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爲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脉之所從出必曰泒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

睠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況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為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錄不遺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為詩與其人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為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胸

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
視元子之先度儁識溟涬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
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爲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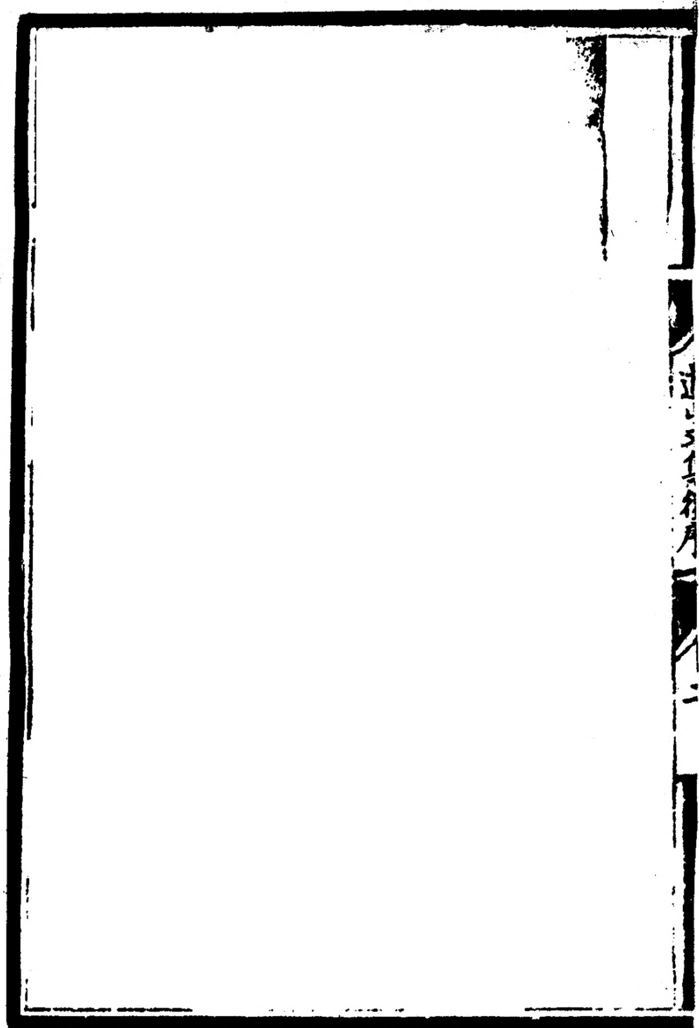


遺山先生文集後序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載間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字凡經幾手左持右扯橫安竪置搓揉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襲自成一家者為得耳噫後之秉筆者亦認乎其為言哉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爐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

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脆疊爲飯飣可謂備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知籍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爲予言吾讀元子詩正如佛說法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雖倡優驅儈牛童馬走聞之莫不以爲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爲

文亦安用艱辛奇澁爲哉敢以東坡之後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爲如何或者曰五百年後當有楊子雲復出子何必喋喋乃爾濟南杜仁傑直序



陽曲令周君墓表

君諱鼎字器之姓周氏世爲定襄人曾大父萬力田爲業大父慶嗣字榮甫通六經教授鄉里者六七十年鄉人尊之父丕顯字著明質直尚義好交結四方獲鹿世家有以女婢誘陜右饑民爲贅壻者歲旣久并所生男女皆奴之贅壻單弱無以自解著明冤之示以文法及訴訟次第累爲有司所直准生女從母其餘皆奪爲良嘗自言吾後世當有興者君其長子也幼穎悟未十歲大父教之六經應童子舉平陽宿儒畢晉卿愛其風骨謂當有所成許之親授賦學年十六卽辭家從之又二年取平陽解名三赴廷試貞祐乙亥程嘉善榜內登第釋褐徵事郎五臺主簿未幾丁母王氏艱太原行元帥府事翟德升雅知君名以便宜起復定襄丞時中原受兵所在殘毀民人保聚多爲脅從君時佩銀符兼義軍彈壓以爲軍力不足備敵而人無所逃死豈樂爲背逆凡所詿誤者一切貸之縣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明年遷陽曲以下不闕

遺山先生集今世行者以此本爲最古惟二十二卷內中順張君碑中脫一葉末闕銘文兩行陽曲周君表佚去前半十八行蓋明時已然後刻各本仍之近見靈石楊氏本搜訪頗勤釐從金石例補得陽曲周君表闕文半首而已爰迻錄於此聊彌前隙云爾丁卯八月吳縣姜殿揚校補幷記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初編（二二一—二二二）

遺山先生文集（二册）

金元好問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1989年3月



